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柯志昌 博士

本土語言教育政策下對臺灣閩南語  
語言態度、語言使用與族群認同之研究  
—以國立臺東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

A Study on Language Attitudes, Language Use and Ethnic Identity of  
Taiwanese Southern Min under the policy of the Native Language  
Education : A Study of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s

研究生：江惇元 撰

中華民國 一一一年 七月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本土語言教育政策下對臺灣閩南語  
語言態度、語言使用與族群認同之研究  
—以國立臺東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

A Study on Language Attitudes, Language Use and Ethnic Identity of  
Taiwanese Southern Min under the policy of the Native Language  
Education : A Study of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s



研究生：江惇元 撰  
指導教授：柯志昌 博士  
中華民國 一一一年 七月

# 國立臺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班：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本班 江惇元 君

所提之論文 本土語言教育政策下對臺灣閩南語語言態度、語言使用與  
族群認同之研究—以國立臺東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碩士學位論文 條件  
 博士學位論文

論文學位考試委員會：

洪錦如  
(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人)

李可芳

洪錦如  
柯志昂  
(指導教授)

論文類別(請勾選)：

學位論文

代替學位論文：

( 藝術類  應用科技類

體育運動類)

1.  專業實務報告

2.  技術報告

3.  作品(連同「書面報告」)

4.  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

論文學位考試日期：111年6月29日

國立臺東大學

# 國立臺東大學

## 學位論文網路公開授權書

**重要事項說明：**依著作權法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依學位授予法撰寫之碩士、博士論文，著作人已取得學位者，推定著作人同意公開發表其著作」。本校圖書資訊館就紙本學位論文之閱覽服務依前開規定，採公開閱覽為原則。如論文涉及專利事項、機密或依法不得提供，需延後公開紙本論文者，請另行填寫本校「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申請書得自本館網站下載)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 學位論文 書面報告 技術報告 專業實務報告 為本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系(所) \_\_\_\_\_ 組 110 學年度

第 2 學期取得 ( 碩士 博士 ) 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本土語言教育政策下對臺灣閩南語語言態度、語言使用與族群認同之研究—以國立臺東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

本人上列依學位授予法取得學位之論文電子全文(含書目、摘要、圖檔、影音資料、附件等，以下同)，依著作權法非專屬、無償授權予下列授權使用單位，得因教育、科學及研究等非營利用途，不限期間與次數重製，並得將電子全文收錄於數位資料庫，透過自有或委託代管之伺服器、網路系統或網際網路向授權使用單位圖書館館內及館外之使用者公開傳輸，提供該使用者為非營利目的之檢索、閱覽、下載及列印。

授權使用單位	電子全文於網路公開時程
國立臺東大學	(依據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決議：研究生畢業論文延後公開上網時程，至多以三年為原則)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立即公開 <input type="checkbox"/> 一年後公開 <input type="checkbox"/> 二年後公開 <input type="checkbox"/> 三年後公開
國家圖書館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立即公開 <input type="checkbox"/> 一年後公開 <input type="checkbox"/> 二年後公開 <input type="checkbox"/> 三年後公開 <input type="checkbox"/> 不同意公開 (僅能查閱論文書目、摘要、參考文獻等資料)

本授權書所定授權，均為非專屬且非獨家授權之約定，本人仍得自行或授權任何第三人利用本著作。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同意授權。

學 號：3010926 (務必填寫)

研究生簽名：江 惇 元 (親筆正楷)

指導教授簽名：柯 志 昂 (親筆簽名)

日 期：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25 日

本授權書(得自本校圖書資訊館網站下載)，請勿自行變更本授權書內容及格式，並以黑色字體撰寫後複印裝訂於審定書之次頁；授權書正本於畢業離校時，連同紙本論文一併繳交至圖書資訊館。

## 謝誌

充實而又忙碌的碩士在職專班時光即將結束，心中的感激和歡喜難以言喻，感謝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優秀的教師群：柯志昌老師、靳菱菱老師、李玉芬老師、盧浩平老師、謝志龍老師、劉麗娟老師、林慧芬老師，帶給我豐富廣博的學識，每堂課不僅有認真嚴謹的學術訓練，也有詼諧幽默的風趣，對學生來說都彌足珍貴。

此篇論文的完成，我最先要感謝的人是指導教授柯志昌老師，感謝老師悉心的指導與耐心地審閱文稿，我才能夠如期畢業，也非常謝謝老師在我發放問卷碰到艱難的時刻，給予最強力有效的幫助，讓我能夠依循自己關心的議題去發展文本論述，中間修稿潤稿的過程非常漫長，承蒙老師的協助與提點，最後才有這篇論文的誕生。同時，也要感謝兩位和藹可親的口試委員—成功大學洪綾君教授及臺東大學人文學院李玉芬院長，因為有您們寶貴的建議，讓本篇論文更加充實與周全。在此也要特別感謝臺東大學王文清教授，因為有您大力的協助發放問卷，我才得以順利完成學業。

回想這兩年當一個碩士班的研究生真不容易，所幸有班導靳菱菱老師的帶領與鼓勵，有班上來自各個領域的同學互相鞭策，才得以堅持努力往前，這些笑中有淚的過程，我都銘記於心，謹以此感謝班導及公事系的夥伴們。

在論文尚未落筆前，我就期許自己能寫出一篇具有理性思辨與溫度的文本，「語言是族群文化的根基和底蘊，然而語言是會流變的，因此，在語言正值流逝卻又還沒完全消失前，我能夠為它做些什麼？」謹以此回答所有對我為何探討這個主題而感到好奇的人們。祈望不論是哪個族群、哪個世代，都能夠自然的、自在的開口說自己的語言，希望這些純樸美好在歷史的洪流中，得以流傳。

最後要感謝我最愛的家人，終於一起走到碩士畢業的時刻，一直陪伴我，給我滿滿的愛還有最大的溫暖和力量，所有的所有都歸於我最愛最愛的家人。

江惇元 謹誌

2022年7月

# 本土語言教育政策下對臺灣閩南語語言 態度、語言使用與族群認同之研究— 以國立臺東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

作者：江惇元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碩士)

## 摘要

本研究在本土語言教育政策實施20年的分水嶺之際，以臺灣閩南語為研究範疇，將研究對象設定為本土語言教育政策施行初期的學生，藉由問卷調查並透過統計軟體SPSS來分析臺東大學學生對臺灣閩南語之語言態度、族群認同和語言使用，期望藉由研究結果提供推動語言政策與本土語言復振之參考，並探究臺灣閩南語在現代是否還存在負面意象，若負面意象已消除，則進一步該如何縮短過往因國語政策導致的「失語世代」與現今「多語世代」之間的斷層。

研究結果顯示，多數受訪者肯定臺灣閩南語的價值，對臺灣閩南語的態度為正向，負面意象已有減退，並具有保存臺灣閩南語的意識，然而在語言使用上，不論是在哪種場域、哪種對象、哪種議題皆不太會使用臺灣閩南語，並且閩南人的母語認同多數轉移至國語，而且此種現象從父母輩已有跡可循，臺灣閩南語的社群成員在使用族群語言的堅持度似乎並不強烈。雖然本土語言教育政策實施多年，但臺灣閩南語的使用程度仍呈現世代遞減的情形，使用場域也逐漸限縮，受訪者亦認為缺乏語言使用環境，唯有在與家庭成員溝通時較會使用到臺灣閩南語，並且也認為家庭是語言傳承最重要的場域。

因此本文建議未來臺灣閩南語的保存與發展仍需從家庭層面做起，並且持續拓展使用場域，積極創造語用的環境，讓臺灣閩南語能夠走向日常化，同時並應思考，若語言流失的速度超越復振的腳步，則在復振的同時也應致力於保存語言傳承的完整度，可以藉由臺灣閩南語文物館的建立以維護相關文化和語音文字的流傳。

**關鍵詞：**本土語言教育政策、臺灣閩南語、語言態度、語言使用、族群認同

**A Study on Language Attitudes, Language Use and Ethnic Identity of Taiwanese Southern Min under the policy of the Native Language Education : A Study of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s**

**Dun-Yuan Jiang**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university student's language attitudes, ethnic identity and language use of Taiwanese Southern Min at the time of the policy of native language education for 20 years. Research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n use the SPSS system to analyze, expect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language policy. It also explores whether there are still negative image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in the modern. If the negative images have been eliminated, how to shorten the gap between the "aphasia generation" and the "multilingual generation."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most university students affirmed the value of the Taiwanese Southern Min, hav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ethnic languages and have a sense of preserving Taiwanese Southern Min. It means the negative images had diminished. However, the result of the language use shows that respondents seldom use Taiwanese Southern Min in every domain, objects, issues, and most of the identity of Southern Min's native language has shifted to Mandarin, and this phenomenon has been traced from their parents. It seems like that the persistence of Southern Min use of the ethnic language does not be strong.

Although, the policy of native language education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many years, the use of Taiwanese Southern Min is still decreasing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nd the domain of use is gradually limited. The respondents also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lack of language use environment, and they can only use ethnic languages with family. As a result, family is the most important domain of intergenerational language transmiss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Southern Min must start from the family, then still continue to expand the domain of use, actively create a pragmatic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think that if the speed of language loss exceeds the pace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we should also strive to preserve the integrity of language inheritance when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We can maintain the spread of Taiwanese Southern Min culture and phonetic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aiwanese Southern Min Museum.

***Keywords : Native Language Educatio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language attitudes, language Use, Ethnic Identity***



## 目錄

摘要.....	i
Abstract.....	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3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4
第四節 名詞解釋與概念釋義.....	6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0
第一節 語言態度及其相關研究.....	10
第二節 族群認同、語言使用及其相關研究.....	18
第三節 臺灣語言政策與臺灣閩南語的變遷.....	22
第四節 本土語言教育政策的發展.....	34
第三章 研究設計.....	40
第一節 研究架構及假設.....	40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42
第三節 研究工具.....	43
第四節 資料分析方法.....	49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54
第一節 問卷樣本描述與描述性統計結果.....	54
第二節 背景變項對語言態度、族群認同及語言使用之分析.....	70
第三節 本土語言課程態度及綜合題項討論.....	83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93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結論.....	93
第二節 建議.....	95
參考文獻.....	99
附錄：本土語言教育政策下對臺灣閩南語語言態度、語言使用與族群認同之問卷.....	106

## 表目次

表 1 臺灣閩南語語言態度相關研究 .....	13
表 2 語言瀕危等級表 .....	14
表 3 臺灣閩南語語言活力表 .....	15
表 4 國語解者統計 (1905-1944 年) .....	25
表 5 學生國語程度調查結果 .....	29
表 6 社會人士國語程度調查結果 .....	30
表 7 Fishman 挽救語言流失理論(RLS)及世代失調分級表 .....	38
表 8 抽樣調查表 .....	43
表 9 受訪者基本資料對應問卷題目 .....	45
表 10 語言態度量表之面向與對應問卷題目 .....	45
表 11 族群認同量表與對應問卷題目 .....	46
表 12 語言使用量表與對應問卷題目 .....	47
表 13 本土語言課程認知量表對應問卷題目 .....	48
表 14 保存與推廣應用之綜合題目 .....	48
表 15 語言態度構面之信度分析 .....	49
表 16 族群認同構面之信度分析 .....	50
表 17 語言使用構面之信度分析 .....	51
表 18 本土語言課程量表之信度分析 .....	51
表 19 語言態度、族群認同、語言使用構面相關分析與區隔效度 .....	52
表 20 背景變項次數分配表 .....	54
表 21 樣本特性-生理性別 .....	56
表 22 樣本特性-戶籍地 .....	56
表 23 樣本特性-就讀學院 .....	56
表 24 樣本特性-父親族群 .....	57
表 25 樣本特性-母親族群 .....	57
表 26 樣本特性-受訪者族群 .....	58
表 27 樣本特性-父親主要使用語言 .....	58
表 28 父親主要使用語言與族群交叉分析表 .....	59
表 29 樣本特性-母親主要使用語言 .....	59
表 30 母親主要使用語言與族群交叉分析表 .....	59
表 31 樣本特性-自己主要使用語言 .....	60
表 32 樣本特性-母語 .....	60
表 33 受訪者族群與母語交叉分析表 .....	61
表 34 樣本特性-臺灣閩南語的能力 .....	61
表 35 樣本特性-最先學會的語言 .....	62
表 36 最先學會的語言與族群交叉分析表 .....	62
表 37 母語與最先學會的語言交叉分析表 .....	63
表 38 問卷各構面及面向敘述統計 .....	63
表 39 語言態度-情感性價值敘述性及排序統計表 .....	64
表 40 語言態度-工具性價值敘述性及排序統計表 .....	65
表 41 語言態度-保存與流失意識敘述性及排序統計表 .....	65

表 42 族群認同敘述性及排序統計表 .....	66
表 43 語言使用-談話對象敘述性及排序統計表 .....	67
表 44 不同談話對象使用臺灣閩南語比例 .....	67
表 45 語言使用-談話場域敘述性及排序統計表 .....	68
表 46 不同談話場合使用臺灣閩南語比例 .....	68
表 47 語言使用-談話議題敘述性及排序統計表 .....	69
表 48 不同議題場合使用臺灣閩南語比例 .....	69
表 49 生理性別-語言態度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	70
表 50 族群-語言態度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	71
表 51 主要使用的語言-語言態度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	71
表 52 母語-語言態度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	71
表 53 臺灣閩南語能力-語言態度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	72
表 54 戶籍地-語言態度 ANOVA 結果 .....	73
表 55 學院-語言態度 ANOVA 結果 .....	73
表 56 生理性別-族群認同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	74
表 57 族群-族群認同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	75
表 58 最常使用的語言-族群認同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	75
表 59 母語-族群認同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	75
表 60 臺灣閩南語能力-族群認同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	75
表 61 戶籍地-族群認同 ANOVA 結果 .....	75
表 62 學院-族群認同 ANOVA 結果 .....	76
表 63 生理性別-語言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	76
表 64 族群-語言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	76
表 65 最常使用的語言-語言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	77
表 66 母語-語言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	77
表 67 臺灣閩南語能力-語言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	78
表 68 戶籍地-語言使用 ANOVA 結果 .....	78
表 69 學院-語言使用 ANOVA 結果 .....	79
表 70 語言態度、族群認同及語言使用相關分析 .....	80
表 71 層級迴歸條件一至三檢驗結果 .....	81
表 72 層級迴歸條件四檢驗結果 .....	82
表 73 背景變項對各變項之差異性分析結果 .....	83
表 74 本土語言課程整體量表與各題敘述性及排序統計表 .....	84
表 75 本土語言課程題目答題分析 .....	88
表 76 受訪者對臺灣閩南語現況認知 .....	89
表 77 說臺灣閩南語的原因答題情形 .....	89
表 78 不說臺灣閩南語的原因答題情形 .....	90
表 79 語言傳承中負有最大責任單位之答題情形 .....	92
表 80 語言傳承中最具影響力的單位之答題情形 .....	92

## 圖次

圖 1 臺灣北、中、南、東及金馬地區居住者主要使用語言比例 .....	4
圖 2 父母相互溝通使用語言比例 .....	5
圖 3 本土語言教育政策重要時點 研究者自繪 .....	37
圖 4 本研究架構圖 .....	40
圖 5 本研究流程圖 .....	43
圖 6 層級迴歸分析架構圖 .....	81
圖 7 本土語言課程問卷題目與主題架構圖 .....	84
圖 8 受訪者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常使用本土語言之情形 .....	85
圖 9 受訪者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聽得懂本土語言之情形 .....	85
圖 10 受訪者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會說本土語言之情形 .....	86
圖 11 受訪者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了解本土文化之情形 .....	86
圖 12 受訪者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喜歡本土語言之情形 .....	87
圖 13 受訪者對臺灣閩南語現況認知 .....	89



# 第一章 緒論

本土語言教學最先於 1993 年為鄉土教學活動中的一部分，而至 2001 年實施教育部頒布的九年一貫課綱後，本土語言教學才從鄉土教學活動中獨立出來，自此成為國小一至六年級的必選修課程，此時的課程尚稱為鄉土語言課程，而至 2008 年教育部特將「鄉土」語言課程一詞改為「本土」語言課程，以彰顯尊重多元族群之意識並避免字義之混淆。而本研究以探討 2008 年實施本土語言教學政策後，規定國小一到六年級必須修選本土語言課程，包括臺灣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教育部，2008），其中學生對於臺灣閩南語之態度及使用情形，以及族群認同是否會影響語言使用為研究主軸，藉由蒐集文獻、問卷調查來分析，以下就本文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研究範圍與限制、名詞解釋與概念釋義等分項說明。

##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語言有雙層意涵，一是表徵性功能，一是工具性功能，既是溝通的媒介，亦是文化的載體。一種語言背後代表的是一個族群，亦是一個知識體系，探究語言可得知世代傳承的生命經驗，了解當時的時空背景，以及一個族群的文化蘊涵，建構理解世界的知識觀，甚至於啟發自我族群的認同。而臺灣豐富的底蘊為多族群、多文化，在這座島嶼上原本是多種語言並立，若要將臺灣二千三百萬人口概括分類，約略可分為四大族群，其人口比例分別為閩南人 74.3%、外省人 13%、客家人 12% 及原住民 1.7%（洪惟仁，2002）。每個族群皆有其本身的語言，因著地域的不同也發展出相異的口音與腔調，然而，歷經國語政策獨尊華語的洗禮，諸多「家鄉話」已逐漸凋零，以臺灣閩南語來說，雖然本土意識隨著 1980 年代興起的民主化運動逐漸甦醒，使用臺灣閩南語的族群佔人口數也較多，但是政府於 2003 年成立客家電視臺、2005 年成立原住民電視臺，而公視臺灣閩南語臺遲至 2019 年才成立，臺灣閩南語復甦的腳步相較於客家話、原住民語似乎起步得較晚（文化部，2021:15），因為臺灣閩南語目前仍為臺灣華語之外的第二大語言，閩南族群之人口數也較多，所以語言消逝的危機看似並非立即明確，因此更加容易疏忽了語言流失的嚴重性。

台灣有多元族群及多元語言，每一個族群都有自己的語言，過去這些本土語言在歷經推行「國語」政策的壓制後，逐漸瀕臨流失，以臺灣閩南語為例，因為單一語言政策的緣故，硬生生地從日常生活語言轉變為被禁止的語言，再被貶低為低階的語言。這些轉變導致使用臺灣閩南語的空間限縮，人們對於臺灣閩南語的態度轉為羞愧與自卑，為了逃避處罰也不再說臺灣閩南語，漸漸地失去臺灣閩南語的能力，原本是母語也變得不再是自己熟悉的語言，從而語言世代的傳承產生斷層，連帶著臺灣閩南語語言的活力降低，逐漸面臨著消失的危機。直到 1990 年代解嚴之後，追求母語運動興盛，政府亦開始修改過往「獨尊華語」的語言政策，自 1993 年起教育部將母語教育列入國中小學的教學領域，學生得以選修的方式學習臺灣閩南語、客家語（教育部，1993a），1994 年教育部頒布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增加「鄉土藝術活動」及認識臺灣社會篇、歷史篇與地理篇，使得母語正

式進入國民教育課程，2001 年實施鄉土語言教學，規定國小一到六年級每周一堂課的時間，必須選修鄉土語言課程，課程包括臺灣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雖然各鄉土語言列入正式的國民教育課程，看似對母語復振燃起一盞明燈，然而，在長期的單一語言教育下，臺灣除了華語之外的語言都面臨程度不一的流失，鄉土語言教學的成效似乎無法在短期內彰顯，以臺灣閩南語族群為例，經歷了國語政策後，許多人已不再使用臺灣閩南語，愈年輕的世代、教育程度愈高的人們，愈偏好在家裡說華語，2013 年時戰後第一代已流失臺灣閩南語，但戰後第二代才將華語作為第一語言（葉高華，2017）。表示戰後第一代說母語的能力已降低，戰後第二代的第一語言轉為華語，也就是說能夠經由自然環境最先習得臺灣閩南語的人已減少，臺灣閩南語的使用場域不僅從公共場所限縮至家庭，甚至連家庭內的使用率也隨年齡遞減，家庭的代間傳承功能日益喪失，因此臺灣閩南語的跨世代傳承並不樂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 2003 年為「保護瀕危語言」召開國際專家會議，與會者包含瀕危語言社群的成員、語言學家及民間組織，與談成果由參與者共同發表〈語言活力與瀕危〉(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的聲明，其中說道：增進瀕危語言活力的迫切需求，包括了語言典藏、新語言材料、訓練有素的本土語言學家和語言教師、新政策的推動、民眾意識的提升，以及各個不同層面的支持：從個別語言專家到民間組織，從各地政府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機構。更重要的是有關語言的存亡，最終取決於社群的成員，而非局外人所能左右，強調只有社群成員才能決定如何復興、維持與強化自己的語言(何大安，2007)。由此可知，語言社群成員對語言的態度和保存意識皆會影響語言的活力，有鑑於已有諸多文獻指出臺灣閩南語的活力正在衰減，因此，本研究期望可以藉由問卷調查以認識臺灣閩南語社群成員在面對語言逐漸瀕危的過程中，對臺灣閩南語的態度與使用情形為何，以此歸納整理出臺灣閩南語保存推廣的建議。

此外，盧佩芊(2021)指出語言態度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會隨著年齡層、周圍環境、語言本身價值等原因的改變而導致語言態度的改變(Ianos et al., 2017)。因此，探討人們不同時期對語言的態度也有其關注的價值，並且從過往推行成效極高的國語政策可知，語言政策對人們語言態度及語言使用確實有影響。由於人與語言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產生改變，這些流變的過程中，攸關許多因素，可能是時間、社會、環境、歷史事件、語言政策或是流行風潮等，又或者是個人的學習動機等原因，也因此對於人們語言態度的相關研究與調查，仍是許多國內外研究者感興趣的議題，每過一段時間便需再做一次語言態度的調查，因為這樣的調查不僅可以知曉此一時期人們對於語言的態度，也可從中得知一個語言的活力、傳承情況，更進一步可探討語言政策的成效或影響，以作為參考修正的方向，這也是本研究的價值所在，也是引起研究者關注的原因，因此，研究者聚焦於社群成員對語言態度的影響，將研究對象設定為曾接受過本土語言教育政策的臺東大學生，進一步了解在推行本土語言教育政策 20 年後的今日，本土語言消逝的危機是否得到緩解。

如今，國家語言發展法（2019年公布施行）<sup>1</sup>已通過，明定國家語言為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試圖挽救這座島嶼上即將消失的各種語言，並保障各語言的平等發展權。然而，固有自然語言如何使它重新正常的出現在生活中，從認識自己出發，幫助人們掌握一門語言，此項議題需要全民共同察覺，自主推動及落實，才能夠有效的復甦本土語言。

##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依據文化部2020年「面臨傳承危機國家語言」之調查，臺灣閩南語三代間的使用率降至6成<sup>2</sup>，顯示語言之代間傳承有遞減的現象。簡孝光(2008)曾指出鄉土語言教育<sup>3</sup>並未成功提升學生學習臺灣閩南語的興趣，亦未得到社會大眾對臺灣閩南語價值的肯定，且臺灣閩南語的傳遞有明顯代間遞減之情形，因為每隔一代約20年的時間，人們臺灣閩南語的能力即顯著下降，許多研究亦顯示臺灣閩南語的跨世代傳承並不樂觀，而一個語言要能夠活用於生活中、存在於社區中才是活的語言，如果語言越沒有人使用則越容易面臨到消失的危機。有鑑於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旨在了解單一語言政策已被破除，並且本土語言教學實施20年後的當代社會，本土語言是否已擺脫過往負面的意象，重新回歸它自然樸實而美好的面貌，更進一步探討本土語言在生活中的使用情形，本文以臺灣閩南語為例，在語言政策20年的分水嶺將研究對象設定為本土語言教學政策施行初期的學生，期望藉由研究結果提供推動語言政策與本土語言復振之參考，本研究之目的與待答問題臚列如下：

### 一、研究目的

- (一)了解臺東大學學生對臺灣閩南語的態度及使用情形。
- (二)了解語言態度、族群認同與語言使用之間的關係。
- (三)探討臺灣閩南語保存、推廣應用與族群認同的相關議題與可能形式。

### 二、待答問題

對應研究目的的待答問題如下列：

- (一)了解臺東大學學生對臺灣閩南語的態度及使用情形。
  - 1.臺東大學學生對臺灣閩南語的態度是正向還是負向？
  - 2.臺東大學學生使用臺灣閩南語的情形為何？
- (二)了解語言態度、族群認同與語言使用之間的關係。
  - 1.語言態度與族群認同之間的關係為何？

<sup>1</sup> 文化部(2021:8)《國家語言發展法》2019年1月9日經總統公布施行，並於同年7月9日發布施行「國家語言發展法施行細則」，以保障臺灣各固有族群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的傳承、復振及發展。

<sup>2</sup> 文化部(2021:8)國家語言發展會議正式大會手冊。

<sup>3</sup> 在此依原文用語使用鄉土語言教育一詞。

- 2.族群認同與語言使用之間的關係為何？
  - 3.語言態度與語言使用之間的關係為何？
  - 4.族群認同在語言態度與語言使用之間是否具有中介效果？
- (三)探討臺灣閩南語保存、推廣應用與族群認同的相關議題與可能形式。
- 1.臺東大學學生對臺灣閩南語的現況認知與保存意識？
  - 2.臺東大學學生對本土語言教育課程的看法？

###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基於前述研究動機、目的及待答問題，本研究之研究範圍與限制分述如下：

#### 一、研究範圍

本文研究範圍為臺東地區，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99 年統計臺灣北、中、南、東及金馬地區的居住人口主要使用語言情形（單位%），研究者繪製如下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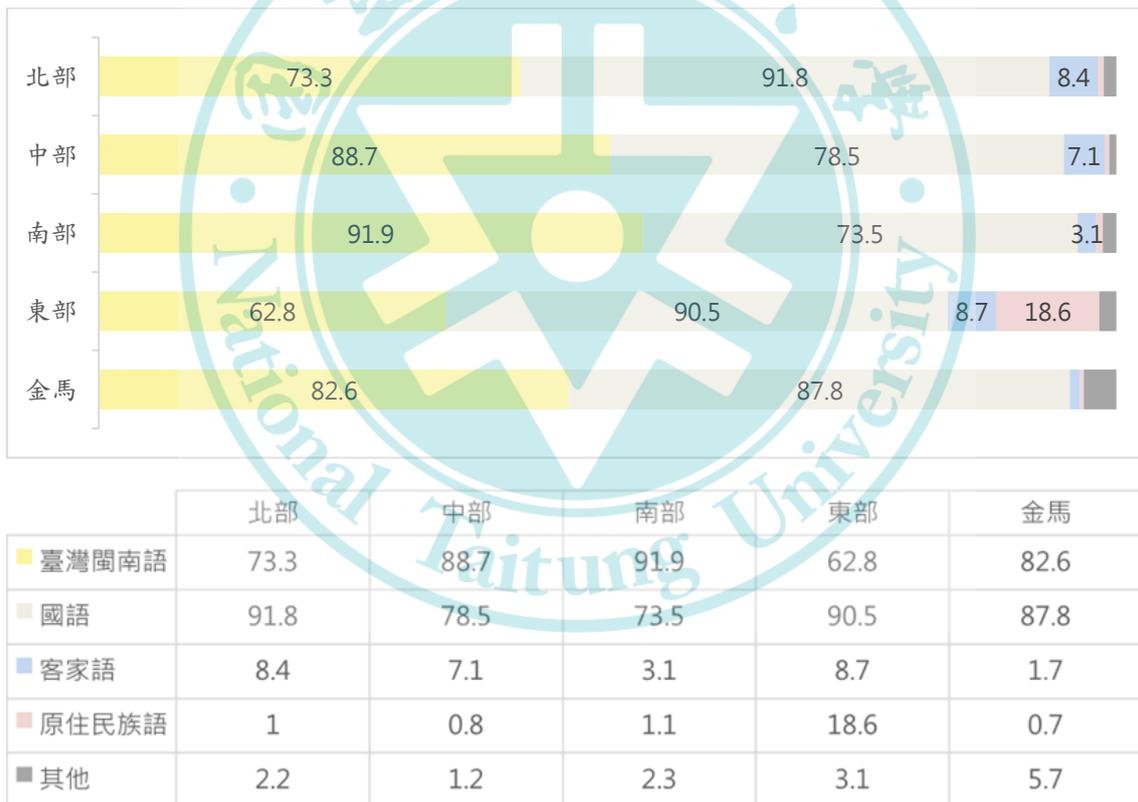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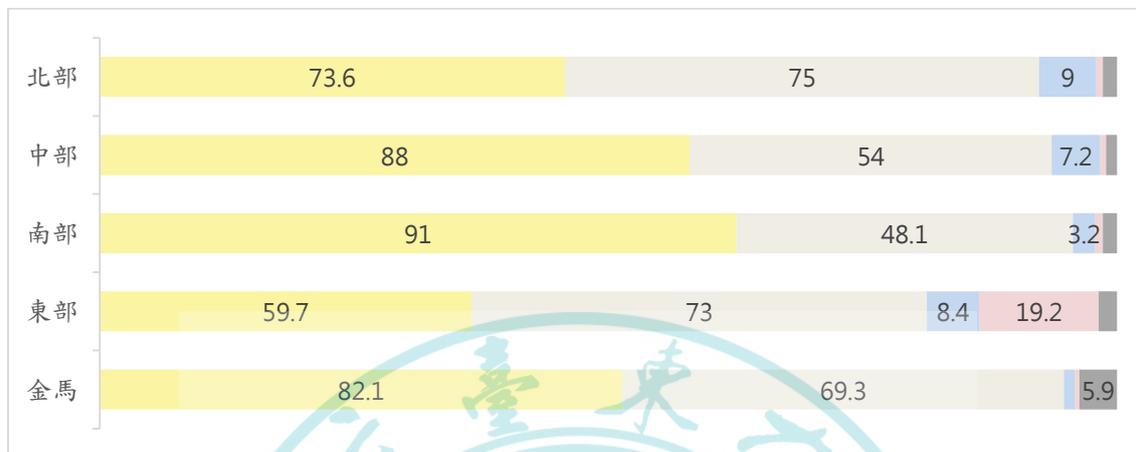


圖 1 臺灣北、中、南、東及金馬地區居住者主要使用語言比例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總報告統計結果提要分析

其中南部地區(含台南市、台南縣、高雄市、高雄縣、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澎湖縣)，當地民眾在家使用各語言的比例為閩南語 91.9%、國語 73.5%、客家語 3.1%、原住民族語為 1.1%；父母相互溝通使用語言情形為閩南語 91%、國語 48.1%、客家語 3.2%、原住民族語為 1.1%，顯示南部地區 6 歲以上常住人口在家

使用閩南語的比例為 91.9%，高於其他地區，而北部為 73.3%、中部 88.7%、東部 62.8%、金馬 82.6%。各地區父母以閩南語相互溝通的情形也是以南部地區 91% 的比例最高，北部為 73.6%、中部 88%、東部 59.7%、金馬 82.1%，如圖 2（行政院主計總處，2012，26-27）。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金馬
臺灣閩南語	73.6	88	91	59.7	82.1
國語	75	54	48.1	73	69.3
客家語	9	7.2	3.2	8.4	1.7
原住民族語	1.1	0.9	1.1	19.2	0.7
其他	2.2	1.6	2	2.9	5.9

圖 2 父母相互溝通使用語言比例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總報告統計結果提要分析

以上統計資料顯示了南部民眾在家使用語言還有父母相互溝通使用之語言皆以閩南語為主，且比例高於其他地區，東部地區(臺東縣、花蓮縣)則是最少使用閩南語的縣市，由上述資料推論南部的學生應該有較多的機會在生活中接觸或使用到臺灣閩南語，而依據國立臺東大學校務資訊公開平台<sup>4</sup>，該校大一學生生源來自北部的有 285 人，中部有 139 人，南部有 431 人，東部有 98 人，金門有 2 人，可知臺東大學學生生源有將近 9 成來自外縣市，其中又以南部居多，此項特性恰好可作為本研究適切的研究母群體，因為本研究欲探討學生對於臺灣閩南語的態度及使用情形，再者，在本土語言教育政策實施 20 年之際，以當時接受本土語言教育課程的第一梯次的學生為研究對象，也是本文別具意義的地方。

依據主計處統計顯示東部地區不論是 6 歲以上常住人口在家使用閩南語的比例，或是父母間以閩南語溝通的情況皆低於北、中、南、金馬等地，當國小階段接受過本土語言課程，且原本的生活環境較有可能學習或使用到臺灣閩南語的學

<sup>4</sup> 國立臺東大學校務資訊公開平台 <https://irpub.nttu.edu.tw/>。

生，轉移到一個生活中可能較少接觸得到臺灣閩南語的環境時，生活空間的轉變是否會影響其語言使用的情況，藉由臺東大學的生源特性，或許也可窺知一二。

## 二、研究限制

國內有關母語的研究，有以語言政策、本土語言教學為主題的探究，此類主題大致在討論各國語言政策以尋求適合臺灣的語言政策；探討鄉土語言教學的課程設計、成效等。另有以探究族群意識、社會變遷與語言之間關係的研究；也有以語言復甦為主題探討母語的活力、流失情形、使用與態度等。就研究範圍而言，有針對全臺進行抽樣以比較不同區域的語言態度，也有以不同世代為取樣對象，以了解不同年齡對於母語的態度及使用情形，此外，也有針對不同場域語言使用的情形進行調查，在不同地點(傳統市場、商場、車站等)抽樣，即使相關的學術研究已累積一定程度的數量，但僅針對臺東地區進行的語言相關研究並不多，為了補足東部區域的相關探討，本文以臺東地區為研究範圍，而且語言的「生態環境」會隨著社會文化遷移，所以，語言態度及語言使用的情形在不同時代、不同區域進行的研究，都有可能產生非常不一樣的結果，這也是此類研究的旨趣。

承上述，本文以臺東地區為研究範圍，研究主題以探求臺東大學學生對臺灣閩南語流失與復甦的態度為主，另為了尋找臺灣閩南語保存的途徑，輔以探求對臺灣閩南語的使用及族群認同，至於其他母語保存及發展的相關議題則非本文力所能及。另外，受限於時間、地區及人力等因素影響無法做更全面性的調查，也因此無法廣泛的推論至全國情形。

## 第四節 名詞解釋與概念釋義

本節將解析本研究幾項重要概念及名詞，以利釐清本文研究範圍與概念：

### 一、解釋名詞

#### (一)語言態度

語言態度是指人們在對於不同的語言及其語言使用者在情感、認知與行為的一連串價值反應 (Agheyisi & Fishman,1970:13、Cooper & Fishman,1974:7)，Agheyisi & Fishman(1970)將語言態度分為三種類型：

1. 對語言本身的態度：即是對語言本身的判斷，例如：語言的雅俗、好聽與否、親切與否或價值等。
2. 對語言及其使用者的固定印象：亦即對語言使用者的既定印象，像是某種語言是某些族群或階層使用的語言，涉及到對使用者產生之正面、負面評價、社經地位或文化教養等。
3. 對語言態度的履行：基於語言態度的形成，最後產生選擇使用何種語言、如何使用的選用結果，例如：在正式場合選擇使用官方語言，在非正式場合選擇使用方言。

總的來說，語言態度即是人對於某種語言的情感與評價，而這些心理層面的情感與評價，外顯即為對於一種語言或語言使用者的喜好與否，並會影響個人的語言使用情形。因此，語言態度有情感、認知與行為三個面向，一般研究也多以此三種面向來測量語言態度。本研究亦以前述論點開展語言態度構面的題項。

## (二)語言動機

Gardner與Lambert(1972)將語言學習動機，分為「工具性動機」與「整合性動機（又稱為情感性動機）」，所謂工具性動機，即是指將語言視為溝通的工具，得以藉由該語言獲得功能性的價值，例如：獲取證照、幫助升遷、增加就業機會等，當工具性的動機越強，學習的成效也就越迅速，然而此種動機容易在獲得工具性價值後消失，持續的時間較短。

基於情感與認同而去學習的動機，即稱為整合性動機或情感性動機，此類動機認為語言具有情感與認同的功能，當人們越想要了解某種語言文化、成為該文化社群成員時，學習的動機則越強，隨之學習的成效也越好，而情感性動機維持的時間較工具性動機久。

## (三)本土語言

在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中的用語為「鄉土語言」，只是這個用詞有時候容易造成混淆，所謂的「鄉土語言」也流行於都市，並非侷限於鄉村使用的語言。黃玉冠(1994)認為自己出生的地方就是本土，本土地方大多數的人所使用的語言，就是本土語言。為了彰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多元族群意識，強調各個語言族群平等與相互尊重，以及千百年來土生或土長的語言與文化，教育部在2008年修訂《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時，特將「鄉土」一詞改為「本土」(教育部，2008)。本研究所提及之「鄉土語言」是指國語之外的其他台灣本土的族群語言，包括臺灣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即一般所說之母語。

## (四)第一語言習得

第一語言(First Language)是指人們最早接觸並掌握的第一門語言，也就是說個人出生後第一個所學習到的語言(蔣為文，2006：6)。而習得(Acquisition)是指在自然又隨意的情況下接觸語言，經由周圍的環境自然內化的語言能力，此過程有別於透過學習所獲取的語言能力，習得是不需要經過教導的，通常人們的第一語言即是透過習得的方式所掌握的。Chomsky主張語言天賦論，其認為人類具有天生的語言學習機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語言習得(Language acquisition)是指學習者在自然的情境下觀察語言使用方式的內在歷程，當學習者遇到外在的語言刺激時，學習者能透過人類與生俱來的語言學習裝置，將外在的語言刺激融合成自己內在的語言知識(曾歆尹，2016)。

## (五)國語

「國語」擁有「國族整合統一」的意涵，顧名思義是一國官方指定統一使用的語言或是通行語，是人所制定的，而非天生即處於優勢地位的語言。在本文當中所稱之國語，係指國民政府遷台後所推行之國語。於文獻中引用則以原文所用字語為主，因此或稱華語、國(華)語。

## 二、概念釋義

### (一)臺灣閩南語的起源與意涵

人類可經由血緣比對關係，以科學的方法追溯祖先，語言同樣可以經由分析語音、詞彙及句法等特徵，透過比對來找出語言之間的關係，如同人類的血緣，語言也有譜系關係，依次為「語系>語族>語言>方言>次方言」。不同種類的語言，若能在語言的形式或構造上，整理出系統性的對應關係，就有可能屬於同一語族，而不同語族間如果可以分析出系統化的對應現象，即有可能屬同一語系(李子瑄、曹逢甫 2013)。目前世界上現存的語言大致可歸類出多達數十種語系，而臺灣的語言可分為兩大語系，一為漢藏語系，包含臺灣閩南語(閩南語)、華語、客語、馬祖語。一為南島語系，包括原住民族語(16族，42語別)以及平埔族群語言。臺灣閩南語或稱為臺灣閩南語、河洛話、閩南語，係屬漢藏語系下之漢語方言，意即流通於臺灣的閩方言。然而，語言會隨著區域和時空、人們的語言使用及不同語言的接觸而產生流變，具有任意性及約定俗成的特性，閩南語最早隨著閩南地區開墾移民來臺，之後吸收外來語，並隨著不同族群混居與社會變遷發展，自然形成與閩方言相似卻又不盡相同的臺灣閩南語。

對於臺灣閩南語之定義歷來有諸多學派論述，在陳述何謂臺灣閩南語前，應先釐清何謂「臺灣的語言」以及其概念，有論者認為臺灣閩南語意指「臺灣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Taiwan)，此即為廣義的定義，包括臺灣客家語、臺灣南島語及人口絕對多數的福佬族(也稱鶴佬族)的語言。另有論者認為臺灣閩南語泛指「臺灣話」(Taiwanese)，此處為狹義的定義，專指福佬族的語言(董忠司，2001:12)。而本文所稱臺灣閩南語泛指臺灣話或閩南語、福佬話、河洛話及鶴佬話等一般通俗稱之語。

### (二)語言與族群認同

語言是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的重要基礎之一，由於語言是最簡便的辨識特徵，族群或民族的成員往往會使用自己的語言來象徵其族群排他性，並滿足心理上的集體需求(施正鋒，1998)。最早連結語言與族群或國族概念之濫觴為18世紀末、19世紀初德意志浪漫主義者，如格林兄弟、赫德等人，格林兄弟認為民族是由一群持相同語言的人民所組成的，赫德主張語言是構成國族的基石，國族是由所有以特定語言為母語的人所組成的。

不只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浪漫主義者認為語言是構成國族的重要判準，當代國族與國族主義研究者亦承認語言對於國族建構的重要性，如 Deutsch 所

言：「語言是國族意識的主要建材之一，不但居於溝通系統的核心，也是產生一個國族的重要互補來源」（許維德，2013）。以上觀點咸認為語言是民族意識的重要核心，對內凝聚自身民族的意識，對外則是作為與他群之間的區別，強調一個族群、一個生活、一個語言及一個社會。

然而，若僅以「講某某語言的人，屬於某某族群」的概念來劃分族群，實際上並不能完全解釋語言的面貌，亦不符合實際社會情況，因為語言與國族間的關係並不是一對一的對等關係，換言之，一個語言可能分散於不同國族間，而一個國族內可能同時擁有多種語言，因此，無法以單一現象來涵括全體。再者，有學者提出語言與認同的關係應為「相對」而非「絕對」的，例如，Fishman(1999)主張語言對族群、國家認同是不是有相當的作用，必須由其存在的社會情境來決定，也有研究指出族群母語的消失不一定會造成族群認同的喪失，而族群認同也不一定會促使族群使用母語（施正鋒，1998；王明珂，1997）。

綜上所述，語言雖是最簡易區辨族群的象徵，也是凝聚族群認同的重要因素，但並非絕對因素，而是族群意識形成的客觀因素之一，語言對於族群認同的影響性，尚需綜觀語言族群所處的社會情境，也正是社會語言學者所探討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現象與語言的關係。



##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此章節依據本研究欲探討之「語言態度」、「族群認同」與「語言使用」三大主軸，進行相關文獻回顧，以下分為四節：第一節為語言態度及其相關研究，第二節回顧族群認同、語言使用及其相關研究，第三節為臺灣語言政策與臺灣閩南語的變遷，第四節概述本土語言教育政策的發展，依照不同時期的語言政策以了解臺灣閩南語在其中的衰退與復甦。

### 第一節 語言態度及其相關研究

為何要探討語言態度，因為語言態度與各種語言議題都存在相關聯，Ianos et al. (2017) 曾列出跟語言態度相關領域的研究及作者，包含了語言學習、語言使用、語言多樣化及保存、身分認同及表現、語言政策規畫與實施。Saville-Troike (2003) 也指出正面的語言態度會把語言變成族群特徵之一，而負面的語言態度則保持著對身分認同的否定（盧佩芋，2021）。Baker (2006) 亦指出個人對於語言的態度可能影響語言的維持、復原、轉移或是語言的存亡。除此之外，若要更全面的了解語言態度，則不只要觀察語言社群成員的態度，同時也必須注意其他族群對於該語言的態度（Sallabank, 2013）。由此可知，語言態度對於語言的維繫或流失極為重要，尤其是社群成員對自己語言的態度更是關鍵，同時，語言態度也是評估語言變化及語言傳承的指標之一。

關於臺灣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大約興起於 1970、80 年代，其中不乏探討語言態度、語言使用、語言遷移等議題，首先觀察研究臺灣語言使用情況之先驅為 Van den Berg (1986)，其依照臺灣移民社會背景，將語言使用人口分為外省族群、閩南族群、客家族群、原住民族群，並首開以應用語言遷就理論探究臺灣語言議題，發表了其所觀察到的臺灣語言使用情況，指出 1980 年代中產階級的語言態度，是臺灣閩南語流失與否的關鍵，發現因為國語的職場價值高，故而中產階級轉向使用國語以換取較高的社會地位。這份研究結果呼應了 Edwards (1985) 所言「語言選用是個人基於實用考量的結果，因此，有必要從個人的態度和動機去探討個人如何選用語言」。可見，語言態度是極為複雜的議題，不僅受到個人背景的影響，也和學習動機相互影響，因此，本研究參考相關研究以情感性動機、工具性動機與保存流失意識構成本研究語言態度構面。以下整理臺灣閩南語語言態度相關之研究，作為本研究立論依據及後續研究開展：

#### 一、語言態度之研究

Young (1988) 的調查結果回應 Van den Berg 的研究，顯示台灣各族群咸認為國語有助於找到好工作，非常認同國語的「有用性 (usefulness)」，意即各族群皆認同國語的工具性價值，因此人們會主動說國語，或傾向讓自己的子女說國語，不過，人們對母語的情感性價值仍有相當程度的認同，研究顯示即使在情感上認同母語，但在語言使用上已轉向國語。相較之下，人們認為母語比較不具有工具性價值，再加上社會變遷、使用情形轉變等因素，母語將持續的流失，因此需要

建立工具性價值，才不致於因為「母語無用論」而導致語言社群成員選擇放棄母語，轉向使用強勢語言。

Feifel (1994) 的研究結果顯示，台灣人對國語使用態度最正面，閩南語次之，對台灣國語感覺最差。可見對語言的態度產生高低之差，如果能說流利的國語，則人們會給予較好的印象，而閩南語次之，但臺灣國語則是最容易受到嘲笑的。蔡淑玲 (2001) 指出在職場上國語代表好的工作環境，使用臺灣閩南語的工作場域是壞的勞動市場，顯現出明顯的階序排列，國語越是流利，職業地位越高。

以上研究皆顯示語言態度不只是對語言本身的態度，也會反映在對使用者的觀感，甚至影響著工作位階，然而，語言本身並沒有標準來評斷「好/壞」、「優美/難聽」，而是使用者主觀地給予語言刻板印象的態度，進而選擇語言 (Edwards, 1979)。King (1999) 也提出類似概念，認為人們對語言高低位階的態度，包括對使用優勢語言的優越感 (ideology of superiority)，和對低階語言輕蔑的意識形態，此種現象呈現社會資源分配不均 (蘇鳳蘭, 2019)。從上述的研究，已顯現臺灣的語言之間存在不平等地位的端倪，而依據研究指出及學者論述，語言態度影響語言行為和語言選擇，後續也影響語言保存或流失，語言態度不僅反映對語言和其使用者的優劣認知，也影響語言使用或是學習該語言的動機。然而，語言本身沒有優劣之分，那麼語言態度之高低評價從何而來？又是為何而來？因此，本研究除了探討語言態度之外，也蒐集有關語言政策和臺灣閩南語變遷相關的文獻，期望能更清楚當時的語言生態，以利了解不同時空背景之下所產生的語言態度。

林憶秋 (1987) 以聽錄音的方式請受試者選填感受，測試結果顯示國語在教育程度及社會階級皆處於較高的地位，而臺灣閩南語則傾向於非正式場合使用，語言呈現高低位階的現象。呂麗蓉 (1988) 讓受試者在閩南語、客語、國語三種語言中選擇何者較親切、文雅、有水準、有面子、易得到工作、對其喜歡的程度等來探析受試者的語言使用及語言態度，同時分析族群認同與語言態度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國語的語言活力最高，閩南語次之，客語最低。

從以上研究得知，在臺灣有不同的語言使用人口，大致可依照四大族群分為外省族群、閩南族群、客家族群及原住民族群。對於這些不同的語言，人們各自有不同的價值判斷，不同的價值判斷也會影響對語言使用者的印象，語言態度亦會影響語言選用的情形，不僅如此，如果國家的語言政策是單一政策，那麼在推行單一語言的同時，也會邊緣化其他語言，因為國家的教育體系在標準化、正式化及統一化語言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即 Bourdieu (1991) 所言的雄厚「語言資本 (linguistic capital)」，因為過往臺灣單一語言政策獨尊國語，並且透過學校教育及壓制的方式，再加上廣電法壟斷了語言市場，限制了其他語言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因此造成語言呈現高低位階的現象。國語自此佔據高位階的地位，在任何場合均佔有優勢，並逐漸壓縮其他本土語言的使用空間，而且影響範圍擴散至非正式場合及家庭場域。

王明柔 (2010) 以屏東縣國小學童為研究對象，以問卷調查來了解國小學童對本土語言的認知、態度及行為，研究結果呈現國小學童普遍具有正向積極的本土語言認知，本土語言態度表現及語言行為也傾向正面，而且家長的態度對國小

學童在認知、態度及行為層面上有產生差異，如果家長越鼓勵國小學童說本土語言，則學童在本土語言的表現上會越積極正向。從中可看出，家長支持與否和國小學童對本土語言的認知與態度有一定程度的關聯。

鄭安秀（2010）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及田野調查，比較分析北、高兩地；二年級、五年級與七年級生對臺灣閩南語的態度與使用情形，透過不同教育政策時期劃分出具有時代意義性的三個年齡層來進行對比，第一個世代為經歷日本皇民化時期教育者（約 1931~1940 出生者），第二個世代為國語運動時期（約 1961~1970 出生者），第三個世代為解嚴後推動母語教育時期（約 1981~1990 出生者），以此觀察不同世代間對語言使用的選擇與使用態度之差異。研究結果顯示，人們的情感和價值觀會對語言使用產生影響，以青年層來說，由於所處環境及教育政策逐漸開放之下，其對語言的態度、情感或價值觀，顯得較為自由且開放，呈現雖然自身的語言能力與使用以華語為優勢，但態度上卻是傾向臺灣閩南語的情況。而中年層雖然具備國語、臺灣閩南語兩種語言能力，但對於語言的態度則傾向華語。可知，時代背景及語言政策之差異，影響著人們對語言的態度及認知。

陳麗君（2011）調查臺灣大學生的語言意識並比較台文系的學生與其他科系學生對語言意識之差異，研究結果得出在語言態度面，多數大學生的態度是普通，性別與科系不會影響對語言的觀感，不過北部學生的觀感比東部學生好；在語言能力上，中文系和理工系的學生有 7 成認為只要具備可以溝通的能力即可，台文系的學生有四成認為要會讀寫，大學生的母語能力呈現倒退的現象；在族群意識和語言使用面向上，母語具象徵性的族群標幟，但是語言使用的能力與空間已被華語取代；語言傳承所得結果為閩南族群約有 4 成第一語言習得為臺灣閩南語。在此研究中得出，多數人對語言態度持普通意見，所以，在未來語言發展時，需要留意如何增進社群成員對語言的意識，將他們從光譜的中間推向右邊，讓他們去關注自身族群的語言議題，因為語言的存亡繫於社群成員，如果社群成員能進行語言的實踐，將有利於增加社群成員使用語言的意願。

蔡仲茵（2014）同樣以問卷調查北高地區大學生對國語和臺灣閩南語之語言態度，主要探討受測者對臺灣閩南語的評價，研究指出語言使用、語言態度及語言觀感互有關連，而語言態度和語言使用不一定相符，此現象可能與社會變遷有關，普遍來說不論是北區或高雄地區的學生都很少使用臺灣閩南語，而在情感評價上發現語言的概念與社會經驗息息相關，因此刻板印象和語言產生特定的連結，另外，高雄的受試者對臺灣閩南語有較正面的態度，反映不同的歷史文化、社會語言背景也會產生不一樣的語言觀感。

吳庭宇（2018）研究對象為出生於 1981 年至 1990 年的七年級生，分析的主題是語言使用、語言態度及族群認同，其中探討語言能力、語言使用和語言態度相互的影響，以及族群認同等問題，研究結果表示在情感和價值觀面向上，確實與國語政策的推動有明顯的關係；族群認同的意識來自於共同來源，或是共同的語言或文化，而台灣認同也有可能取代「四大族群」的認同，也就是說語言會影響著族群界線的改變。

楊真宜(2018)以國語、本土語言、英語三種語言作為比較,分析全臺(北、中、南、東、離島地區)的國中生對上述三種語言的語言態度、使用情況及語言能力,在語言態度面向上得到的研究結果是,華語在任何層面都擁有最高的評價,然而,學生對於保存與學習本土語言的態度是正面的。另外,學生在上完國小本土語言課程後,有增進其本土語言能力。最後,研究結果顯示,獨立變數如第一語言、年級、性別、居住地區、客家地區/原住民地區與否、族群差異等對於學生的語言能力與語言態度均呈現不同程度的差異,並且有達顯著性。

蘇鳳蘭(2019)探討臺灣國中、小學生臺灣閩南語語言態度,文中指出語言態度跟語言流失互有關連,研究顯示,國小三年級至國中三年級的學生對臺灣閩南語工具性價值及情感性價值的支持並不強烈;對語言地位提升及制度性的支持亦不強烈,有鑑於學生的學習與使用動機皆不高,其主張應該要加強學生正面積極的語言態度,提升學生的使用意願,增進臺灣閩南語在學生語言社群成員間的接受度、影響力與親和力。

綜合上述,有關語言態度之命題,國內已累積一定程度的研究,有鑑於語言會隨著時代變遷、政策遷移及人們使用情況等原因而產生流變,因此相關文獻在探討語言議題時,不僅會去了解人們對語言的態度,還會與族群認同、語言使用等議題一併研究,而在研究主題上有以比較不同語言的價值與使用情形,也有針對不同世代探究其語言態度及語用狀況,以了解不同語言政策背景所產生的世代差異,也有探討不同世代間語言傳承、語言能力之對比,或是不同族群之間的語言觀感問題等,而本研究也立基於前述文獻的基礎之上,將本文研究的焦點放在本土語言政策之下的學生,其對於臺灣閩南語的語言態度、族群認同及語言使用之間的關連,有關上述文獻,研究者整理如表 1:

表 1 臺灣閩南語語言態度相關研究

作者/年份	論文名稱	調查對象	研究方法
王明柔 (2010)	國小學童本土語言認知、態度及行為傾向研究	屏東縣 98 學年度就讀國小五年級的學童	問卷調查
鄭安秀 (2010)	臺灣語言使用與態度初探—以臺北、高雄兩地為例	臺北、高雄兩地之二年級、五年級及七年級生	田野調查 問卷調查
蔡仲茵 (2014)	北高地地區大學生對國語和臺灣閩南語之語言態度調查	臺北(84份)及高雄(71份)都會區的大學生	問卷調查
吳庭宇 (2018)	七年級世代語言態度與族群認同	臺灣四大族群之七年級生(1981-1990年)出生者	問卷調查 訪談
楊真宜 (2018)	台灣國中生對國語、本土語言與英語的語言能力、使用與態度之探究	臺灣(北、中、南、東、離島地區)國中生、56位臺灣家長及8位新住民家長	問卷調查 訪談
作者/年份	學術期刊	調查對象	研究方法
陳麗君 (2011)	臺灣大學生的語言意識	全臺大學生	問卷調查
蘇鳳蘭 (2019)	在語言保存或流失的十字路口徘徊：臺灣國中、小學生臺灣閩南語語言態度調查	臺灣北、中、南、東四區國中小學,小學三年級至國三的學生。	問卷調查 訪談

## 二、臺灣閩南語流失相關研究

臺灣各個本土語言正逐漸流失，各族群之母語，除了國(華)語之外，皆面臨不同程度的消逝，已有諸多文獻指出這項危機(張學謙, 2008:19; 黃輝爵, 2007: 103; 文化部, 2021)。而本研究以臺灣閩南語為例，因此僅聚焦於回顧與臺灣閩南語流失相關之文獻，以下茲就語言活力之探討、語言政策之影響整理有關臺灣閩南語流失的研究。

### (一)語言活力之探討：

語言活力是指語言在一定場域中被使用的頻度和完整度的總和，也就是語言活動的能力。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03 年發表的語言活力評估標準(Language Vitality Assessment, 簡稱 LVA)總共有 9 項指標，這些指標也被用來判斷語言瀕危的程度(UNESCO, 2003)。第一項指標為「語言的世代傳承」，並且依傳承危機狀況分為下列六級，詳如表 2，語言在世代間能夠自然傳承的程度越高，代表語言活力越好。

表 2 語言瀕危等級表

瀕危程度	級數	語言使用者人口
安全	5	在群體內所有年齡層都使用，且世代間傳承無礙。
不安全	4	在群體內大多數兒童使用，但有限定場域。例如：多數孩童在家中使用母語。
明確危險	3	在群體內不再作為兒童之母語。大致上從父母一代以上的人在使用。
嚴重危險	2	在群體內大致上多被祖父母一代使用，父母一代能夠理解該語言，但並不會對同年齡層或其兒童使用。
瀕臨滅亡	1	僅被群體內祖父母一代部分地、偶爾地使用。
滅絕	0	沒有人使用。

第二項指標為「語言使用者的總人數」，一般認為使用同種語言社群的總人口數越多，則語言活力越強，因為人口數較少的族群比較容易因為疾病、天然災害、融入他群等原因而消亡；第三項指標是「語言使用者佔總人口的比率」，係指在多族群或多語群的社會中，使用同一種語言的人所佔的人口比例越高，其語言活力也就越強；第四項指標為「語域的大小」，是指語言使用的場合、對象越廣泛，語言活力的程度越好；第五項指標是「適應新事物的能力」，是指當社群的生活環境改變時，語言是否能作出相對應的改變？當語言能越快、越精確的適應新的領域時，則語言的活力越強。所謂新的領域，包括新出現的語域、環境、事物、知識、傳播方式(媒體)等等。第六項指標為「是否作為教育媒介」，如果語言作為教育媒介的機會越多、時間越長，則活力度越高；第七項指標為「是否具有共通語或官方語言的地位」，表示一種語言，越是具有共通語或官方語言的地位，或越是受到社會、公共政策或政府的支持，則語言活力越強。第八項指標是「是否得到社群成員本身的認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本次聲明也強調語言社群成員的重要

性，換言之，語言必須得到語言社群成員的認同才得以維繫，一個語言若是能得到越高的支持與發揚，則語言的活力就越好。第九項指標是「是否有豐富的語言典藏」越是有充足的完整記錄、轉寫、翻譯，有越多的歷史和當代語料，則語言活力就越強。這些語料包括了完整的文法和字典、大量的文本、不間斷的語料流通、以及加註過的豐富且具高品質的聲音及影像記錄(何大安，2007)。

蕭素英(2007)以上述語言活力九大指標<sup>5</sup>與語言瀕危六個等級(0-5)來評估臺灣閩南語語言活力。結果顯示，臺灣閩南語語言活力評估等級大致落於(3)「明確危險」和(4)「不安全」之間。換言之，臺灣閩南語活力介於多數為父母輩、祖父母輩在使用，而越年輕的世代越不說母語<sup>6</sup>，和社群成員內仍有多數人使用，但語言的場域已限縮之間。代表著臺灣閩南語世代傳承不佳、使用場域縮減及語言轉移(Language shift)<sup>7</sup>，並且社群成員對自己語言的態度消極，整理蕭素英(2007)研究臺灣閩南語語言活力結果如表 3。

表 3 臺灣閩南語語言活力表

因素	0	1	2	3	4	5
1.語言的世代傳承				X		
2.語言使用人口約 15,000,000						
3.社群人口中說母語的比例				X		
4.語言使用的場域與功能				X		
5.是否使用於新場域與媒體				X		
6.語文教育與學習讀寫所需的材料			X			
7.政府對語言的態度與政策				X		
8.社群成員對自己母語的態度				X		
9.語言相關典藏的數量與質量				X		

資料來源：蕭素英(2007)

陳淑嬌(2007)研究顯示各年齡層能用臺灣閩南語有效溝通的比例為：12歲(含)以下為 44.09%；13-18歲為 55.29%；19-29歲為 71.48%；30-45歲為 93.21%；46-59歲為 93.29%；60歲(含)以上為 100%。研究顯示臺灣閩南語的使用率隨著年齡層遞減，祖父母輩及父母輩之間尚且會使用臺灣閩南語溝通，然而轉頭卻跟子孫以國(華)語溝通，此種語言轉移的現象，造成世代傳承產生危機，世代傳承產生危機的原因不單是長輩沒有跟晚輩說臺灣閩南語，也和自身的語言能力有關，越年輕的世代，臺灣閩南語的能力越差。

<sup>5</sup> 語言的世代傳承、社群人口中說母語的比例、語言使用的場域與功能、是否使用於新場域與媒體、語文教育與學習讀寫所需的教材、政府對語言的態度與政策、社群成員對自己母語的態度、語言相關典藏的數量與質量。

<sup>6</sup> 此處之母語為臺灣閩南語。

<sup>7</sup> 語言轉移是指使用某語言的群體轉為使用他語言之現象。

透過上述文獻可得而知，語言活力的概念經由九項指標更為具體化，並且作為評估一門語言瀕危的程度，這些指標可以運用在分析語言的現況，也可作為語言傳承與發展的具體面向，可謂是語言的探測器。依上述文獻所得結果觀察到，除了社群成員已不太使用臺灣閩南語之外，有關臺灣閩南語的語文教育與學習讀寫所需的材料也因書寫系統未統一、編寫教材不足等問題處於危險等級，此點更顯得臺灣閩南語的傳承不易。

## (二) 語言政策之影響：

語言規劃係指國家或社會團體為了對語言進行管理，而進行的各種工作的總稱（陳美如，2009），Haugen(1969)定義語言政策為：「語言學術單位及機關的標準化工作，所有為語言文明化的形式，及所有語言改革和標準」，Bourdieu(1991)認為以國家教育機器支持官方語言的象徵性價值與認同情感，將會壟斷語言市場，限制其他語言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可見，當政府介入各語言間的競爭，並特別推廣某一語言而抑制其他語言的發展，進行語言規劃時，即有可能加深或導致其他語言消逝的危機。然而，若以語言生態的觀點敘述，為了維繫社會、方便溝通，需要一個共通語，但為了不讓本土語言消失，又必須讓各語言有得以生存的語域，故語言政策的走向至關重要，如果是強勢的單一語言政策，通語在公共領域極易形成排他獨佔的地位，勢必會影響其他語族的使用場域和維繫，而若是雙語或多語政策，則多種語言皆有生存的領域，例如：在瑞士以分區的方式，讓不同的語言各自擁有部分專屬的語域。而在臺灣的歷史中，曾歷經過兩次的國語運動，最早是發生在日治時期，當時政府為推動日語，分階段逐漸加強推行的力度，接著是在國民政府遷臺後所推行的國語運動，關於國語運動對臺灣民眾使用語言習慣之改變已有許多研究，諸如下列：

林瑞祥（2004）論述戰後臺灣閩南語及社會變遷的消長關係，指出國語政策對臺灣閩南語使用的諸多限制，導致臺灣閩南語不僅從公共場域退出，甚至於家庭內也逐漸失守。可知，語言政策快速而且劇烈的改變語言生態，國語成為公共領域使用的唯一語言，並且藉由學校教育、政令宣導、廣電法的實施及處罰性和鼓勵性的相關措施，逐漸讓國語擴散至家庭等其他非公共領域，更加限縮了臺灣閩南語使用的場域，並且使得學生已習慣說國語，對臺灣閩南語的能力下降，而且產生因為被處罰而排斥的負面情感，或是不得已被迫改變說話的行為。而在解嚴之後，隨著各族群意識覺醒，逐漸意識到母語的重要性，紛紛要求政府給予各族群平等的地位，臺灣閩南語也因此重現，並透過鄉土教學、母語教育逐漸復甦。

黃建銘（2011）從時間脈絡探討推行「國語」政策的內涵與影響，依據政策網絡觀點及 Fishman RLS 架構，將政府、家庭、學校及社區納入共同復振本土語言的網絡。指出當政府的語言政策以單語同化為政策目標，相對地其他語言的發展則會受到限縮，而臺灣各種母語面臨消逝危機的肇因為推行「國語」政策。並提出「語言的雅俗化」、「語言的世俗化」、「語言的階層化」、「語言的地域化」及「語言的場所化」，表示推行國語政策壓縮了本土語言的發展空間，禁止使用本土語言的強制性措施，使得本土語言被低俗化，甚至與工作連結，許多人為了保有工作權，放棄母語轉而認同國語。亦使得人們產生本土語言為落後沒有水準的認

知，進而產生排斥與鄙視的心理，因此不願在任何場合使用該語言。

透過上述文獻可知國家對語言的總體計畫若為單語政策，則會導致非國語的其他語言被排擠為低階語言，而政府所推行的國語成為高階語言，並且佔據公共場域以及教育的資源，原本語言的自然發展即會產生變動，也因此產生語言的高低位階，加之過往政府以各種強制的手段大力推展國語政策，確實對臺灣的本土語言產生負面的衝擊，更嚴重衝擊個人的母語能力，因為母語意識和對母語的態度與母語學習動機和使用意願相關，過往國語政策加諸於本土語言負面的形象，更是後續推動本土語言復振要著重改變的部分，Fishman (1991) 即提出語言復振的前期工作就是展開意識形態澄清，藉以去除負面的母語意象。Saville-Troike (2003) 也指出正面的語言態度會把語言變成族群特徵之一，而負面的語言態度則保持著對身分認同的否定。由此可知，在保存母語、積極復振母語之前，先要破除負面意象，才得以營造母語生長的环境。解嚴之後，各族群逐漸追求恢復母語的使用權，政府開始更改單一語言政策，逐步實施鄉土語言教學，直至本土語言教育課程，有關本土語言課程之研究對學童之影響如下：

陳淑嬌、余光雄 (1997) 調查台北小學生對母語復振的態度，未參加母語課程的學生傾向擔憂學習母語可能降低國語學習表現，曾盈碩 (2019) 以新北市某國小學童為研究對象，探討九年一貫實施本土語言課程後，國小學童對閩南語態度和課後使用行為的影響，本研究發現，學童喜歡上閩南語課，認為閩南語是溝通工具，肯定學習閩南語的重要性與課程的價值。在學校接觸過閩南語課程後能提高對閩南語喜愛的程度，但對使用意願與族群認同的提升不顯著。受訪者普遍認為該課程的重要性比不上國語，但是重於英語。學前已具備閩南語基本溝通能力的學童多數希望能提高課程的難度。課後使用行為受到課程影響的人數多，但是程度不大，多為點綴性的影響。學前已具備基本溝通能力的學童甚至表示，由於環境的轉換，入學後反而會造成使用頻率的減少，甚至能力上的衰退。整體來說，閩南語課程對受訪者生活所帶來的影響多為正向的，在增進人際關係、提升能力而得到自信，等態度上的影響較為顯著。歐嬌慧 (2012) 以具有多元族群文化特色，並且致力推廣本土語言教學的國小為研究對象，經過探索性研究進入學校觀察，了解本土語言教學課程在這間國小的推動情形及學生的看法，發現政府對於各種本土語言推廣的方式有所差異，除了以現行的激勵性措施來鼓勵學習母語之外，如：通過語言認證獲得優渥獎金或加分制度，下一步要做的是增進文化認同，目的是為了促進說母語的內在動力。而學童會因為老師教學的方式差異，產生對本土語言喜好程度的不同，此外能夠延續孩童回家後持續說母語的動力是「與親人之間的聯繫」，如果與家中長輩說母語可以得到鼓勵、支持，則學童對該語言之態度會越正向，表現得越積極。

綜整以上相關學術研究，可知臺灣閩南語的語言活力下降，語言使用場域限縮，使用人口隨年齡層遞減，祖父母、父母一代雖會說臺灣閩南語，卻轉向跟孩童說國語的語言轉移現象，種種因素皆導致世代傳承出現斷層。而且受國語政策影響，研究顯示比較國語及臺灣閩南語兩者語言時，臺灣閩南語往往呈現負面的意象，國語的工具性價值較高，也因為工具性價值比較高，不僅可以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又是我國社會中最通行的語言，所以相較之下，人們比較願意使用國

語。但陳婉琪、溫郁文(2010)研究指出特別之處，臺灣閩南語能力並非全然無用，反倒有可能成為工作的助力，此項研究顯示部分老闆認為擁有臺灣閩南語的語言能力，可以在工作上提供他幫助，因為他所接觸的客戶或員工是使用臺灣閩南語的族群，因此自然而然地會使用這項語言，臺灣閩南語可以幫助他溝通順暢，由是可知，某種語言可能通行於某些地理區域、行業別，儘管屬於少數族群，但只要還有人使用該項語言，那麼這項語言就不會是完全無用的語言，這也是為什麼要復振本土語言的原因之一，有許多因素影響著語言態度的形成及語言使用情形，從上述研究可觀察到，語言情感及對族群的認同皆與個人語言使用相關，因此以下將接續探討族群認同跟語言之間的相關研究。

## 第二節 族群認同、語言使用及其相關研究

### 一、族群認同及其相關研究

自從民族主義將語言視為民族建構的重要因素，語言也成為群我劃分的最初步、最直接的界線，從凡爾賽條約根據語區來劃分也可看出此種想法，然而，實際上是很難僅以語言來區分族群的，因為語言和族群認同之間的關聯性，尚需綜觀語言族群所處的社會情境，不能一概而論的認為說某語言的人即屬於某族群。而且，一個國家內通常存在多種語言，這些語言可能並立又或者彼此競爭，「當多種語言並存甚至是相互競爭，無法共存時，就需要國家出手解決，決定國家的語言政策是單語制、雙語制還是多語制，這件事關係到國家利益、民族情感、基本人權」(鄒嘉彥、游汝傑，2007:339)。Fought 主張語言比血統更能讓人產生族群認同，在臺灣的歷史上，日治時期的地方仕紳拒絕學日語，紛紛成立詩文社以維護自己的本土語言，即是最佳例子，Fishman (1991)指出父母能否將母語傳給下一代，是語言存活的關鍵，也是扭轉語言活力的起點，因此必須從教育、媒體多方宣傳母語傳承的重要性，尤其最重要的是父母在家跟子女說母語，由此可知語言政策和語言保存皆是有意識的行動，因此本節將整理族群認同之相關理論與研究，本研究假設閩南人對自己族群的認同感高，則對於臺灣閩南語的保存和維護會較積極。

謝國平(2007)，指出語言流失從個人層面看將減低個人表達與溝通意見上的流利度、精確性及舒適感；從群體層面看將造成文化與身分認同的流失以及族群世世代代透過語言累積下來的知識流失。Hornberger (1988)、Woolard (1992)指出語言意識形態是不可言喻的信仰與價值，影響著人的理解與行動，以及個人如何與他人互動的關係。由上述學者論點可知，語言不僅是承載意義、達成溝通的工具，更是建構個人的哲學思考與知識體系，形成文化與身分認同的基礎，語言有溝通、流變及傳遞的特徵，既與文化共存又隨著社會演變，不同族群的語言即承載著不同的文化，甚至同一族群之語言在不同時代的意義也不盡相同。所以，學者認為語言流失代表著族群世代傳遞的知識流失，也意味著族群認同的流失。對此，Kroskrity (2015)提出增強對語言的感受、促進互動的興趣，可以澄清對該語言的重要性，例如：培養使用母語的族群認同、宣導語言的優點與實用性、提升語言的親切度等(蘇鳳蘭，2019)。

Bourdieu(1991)提出的文化再製(cultural reproduction)理論，解釋了語言、不平等和權力三者之間交織的關係，其認為語言是一種文化資本，通常支配階級的人掌握著語言符碼，以構成社會的宰制文化，我們所說的「標準/官方語言」是透過教育系統來建構、正統化的，並且經由強制執行以建立語言階序，而語言是分享知識、技能與文化，以及價值和態度的基本管道，當語言可能成為經濟、社會位階時，多數人會選擇官方地位的語言，或是具有較高工具性價值的語言，因此，產生族群認同的動搖。

葉高華(2017)運用2013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與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分析臺灣民眾的家庭語言選擇，在考慮雙親族群、性別、出生世代、教育程度等變項之下，試圖釐清階級、民族認同與鄰近效應對家庭語言的影響。其研究結果發現，臺灣人認同未能增加對小孩說臺灣閩南語之意願；慣用臺灣閩南語者平均擁有較強的臺灣人認同，但這份認同不會使非慣用臺灣閩南語者轉用臺灣閩南語；並且臺灣人認同並不排斥使用華語。相對地，中國人認同會促使人們跟小孩說華語，且中國人認同越強則越排斥臺灣閩南語。研究結果顯示臺灣人認同未能恢復本土語言在家庭中的地位。

語言遷就理論或稱語言適應理論(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 SAT)為Giles(1973)提出，說明人們在對話互動的過程中，對語言的使用會產生「聚合(convergence)」或「背離(divergence)」的現象，前者指說話者遷就對話者的語言，使用對方的語言對話，以拉近彼此的距離；後者指為了區隔雙方、保持距離，刻意使用與對話者不同之語言。不論何種情形，語言的聚合或背離取決於說話者的使用選擇，語言遷就理論指出說話者會依據某些心理因素，並根據說話情境與對象來選擇如何進行對話。究竟是哪些心理因素影響語言在對話中的轉變，黃宣範(1993)指出可能的原因為(邱英哲, 2008)：

- (一) 向對方的語言產生聚合：基於希望得到對方的讚賞、希望得到某種利益、爭取對方的認同，或促進彼此的溝通。例如：西非的西喀麥隆選英語，東喀麥隆選法語。主要是為了能在語言複雜度高的地方追求政治融合。
- (二) 背離對方的語言：為了維持己族的認同、展現己族的文化特性、拒絕與對方互動，或暗示對方要改變所使用的語言，向使用自己語言的族群靠攏。例如：東非的坦山尼亞，選擇本土的Swahili語為國語，因為Swahili語有長久的文學傳統，又能夠滿足民族情感，因而成功取代殖民國所使用的英語。當兩種語言接觸時，除了可能出現前述之聚合或背離之外，亦有可能不做任何改變，而採取保持原狀(maintenance)的模式(Giles & Coupland, 1991)。因此，可知情感態度確實影響著語言使用行為，而其中「語言的背離現象」是為了彰顯自己跟他人族群的差異，展現自己族群的文化特性，或維持自己的族群認同，而在對話過程中產生「背離」他人的現象，此種行為也可視為對自己族群高度認同的表現。

經由爬梳前述文獻研究及理論，發現族群認同跟語言之間雖具有關聯，但並不一定會顯現在語言使用的行為上，又或是在語言使用上呈現背離現象，則也無助於多種語言的共存，因此，許多關心本土語言發展者對於復振本土語言仍感到

憂心忡忡，若與學習語言動機綜合觀之，情感性價值表示語言具有情感與認同之功能，並且情感性動機和學習成效呈正比，也就是說情感性動機越強，語言學習成效則越好。因此，本研究也討論族群認同跟語言之間交織的關聯，以了解族群認同程度高是否會提升語言使用的比例。

## 二、語言使用及其相關研究

由於語言活力是指語言在一定場域中被使用的頻度和完整度的總和，因此，語言使用和語言活力彼此相關，語言使用的情形，通常也被用來了解語言的活力面向，涉及世代傳承議題，因此探討語言使用不僅可以了解語言被使用的完整度，也可以知道人們的使用情形，以作為語言流失之判斷或語言政策發展之相關建議。相關文獻多以對話的對象、對話的場域及話題來分析語言使用之情形，以下回顧本研究參考之文獻及研究。

黃宣範（2008：263-264）指出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社會價值，並且使用在不同的情境下，一個會多種語言的人在某一情境下，會依他所認定的社會價值而選擇使用某一種語言，一般認為家庭、學校、工作地點、朋友之間、宗教集會等是重要的情境，而不同的語言根據人所認定的不同價值，會被分配到不同情境，例如：高階語言分配到學校或某些工作地點；低階語言可能被分配到家庭或宗教集會。一般而言，語言情境的分配跟語言轉移有關，通常高階語言所分配到的場域稱為正式場域，較為正式、嚴肅；而低階語言所分配到的場域為非正式場域，較為親切、友善。譬如：Van den Berg（1986）的研究顯示在傳統市場使用本土語言的比例較高，而在商業與現代化購物場所則是國語的使用比例較高；Sandel（2003）的觀察指出臺灣閩南語在臺灣社會上並非少用，在家庭、社區及工作場合使用者比比皆是，但是，在正式場合使用台語的情形則較罕見。

洪惟仁（2002）在桃園縣的火車站、機場、百貨公司、傳統市場、餐廳、公園等公共場所調查人們在這些場所使用哪種語言，研究結果發現語言轉移的現象非常嚴重，即使在桃園這樣傳統的閩、客語地區，不論在哪種場合，華語的平均佔有率都是最高的，因此他認為以語言社會學之角度來說，桃園縣不再是閩南語或客語的分佈區，而應該可以劃入華語的分佈區了。此外，也發現經濟水準跟語言的使用也很有關係，越高檔的消費場所，例如：高級餐廳、大型美髮院，華語的使用率越高，約在 70.1~77.5%；在鄉下餐廳使用華語的情形較少，但平均也近 7 成；而在夜市的華語使用率為 60.1%。百貨公司的華語佔有 63.5%，在傳統菜市場下降為 48.6%。差別最明顯的是美髮院，在大型的美髮院華語的佔有率高，而在家庭式的美髮院臺灣閩南語遠遠超過華語，呈現出華語的佔有率隨著消費層次的降低而陡直下降，而臺灣閩南語之使用則隨著消費層次的下降而直升。研究顯示臺灣閩南語無論在哪一種較高階的場合，其使用率都無法跟華語相比，只有在低階場所，如火車站電話亭打電話回家時可以和華語並駕齊驅，另外在家庭式美容院的使用率高於華語。雖然臺灣閩南語由於人口優勢，使用率比客語高，但是在家庭、菜市場這些原本較常說母語的非正式場合中，呈現的情況是閩南人對於母語的堅持似乎不如客家人。

陳淑娟(2007)引用 Fasold (1984:213)的說法認為語言使用的場域影響了語言的維持或取代，亦即如果是在穩定雙語或多語的社會，若各語言皆有其固定的功能與使用的場域，則各語言比較容易維持；反之，則比較容易被取代。陳淑娟(2007)藉由分析跨世代、不同社經地位之人民的語言能力以及語言在場域的功能表達，以比較臺灣各族群母語、國語及英語在臺灣的活力。而語言場域縮減、台語使用降低是語言轉移和語言遷就交互作用的結果，其原因在於語言選擇的態度，使用者認為國語適用於多數場域，但母語的功能與使用對象則受到侷限(蕭素英, 2007)。

由上述文獻可知，語言使用很重要的判準為語言場域，人們會隨著說話對象之遠近親疏及環境異同，而產生語言轉移或語言遷就的情況。有關語言使用場域涉及語言的選擇態度並影響著語言的維持或流失。一般廣為多語社會接受的語言使用場域包括：家庭、學校、工作場合、朋友間及宗教場域(Fishman, Cooper & Ma 1971)。當母語在原本的使用場域被其他語言取代時，表示母語正在轉向主要語言，母語的功能也正在削弱。相關研究亦有指出語言使用的變化與工作、社會階層有關，例如：陳淑娟(2009)的南投語言活力消長的調查研究顯示，藉由教育途徑晉升為中產階級、社會地位相對高的這群人以國語為工作語言，所以經常使用國語，因此國語成為共通語言，而台語逐漸流失。陳婉琪、溫郁文(2010)研究顯示，國語能力對於取得較高的職業地位有顯著正向影響，在工作上的語言能力，臺灣閩南語能力對於成為小僱主的機會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大僱主是國語、臺灣閩南語皆有顯著正面影響。因此得知，工具性價值是顯而易見的改變，而情感性價值則較難體現，換句話說，當社群成員認為在某些特殊情境之下，使用某一語言比其他語言更適切，因為某一語言在功能上更具有價值，則人們便會轉向使用較具價值的語言，於是，當多種語言接觸時，往往造成弱勢語言逐漸轉移至重要語言的現象(Edwards, 1994)。語言擴散或轉移最主要的因素是由於新的價值系統滲入語言社群。來自社會、經濟甚至意識形態(ideology)方面的壓力使得社群成員對自己語言的忠誠度產生動搖，繼之改變其場域之語言使用。

鄭安秀(2010)研究結果顯示，以對語言的熟練程度而言，在老中青三個世代之間，臺灣閩南語呈陡降般的減少，國語則是陡升式的普及，在語言此消彼長的狀態之下，便產生了老年層與青年層的溝通問題。楊真宜(2018)研究指出無論是臺灣家長或新住民家長對本土語言教學都表示支持，然而北部及中北部地區的臺灣家長於家庭場域幾乎不使用臺灣閩南語，即便身處閩南社區，其使用比例仍不高。居住在中部、南部及東部的臺灣家長，大多使用半華語、半臺灣閩南語的方式與小孩交談。而新住民父母大多使用華語和小孩交談，較少使用本土語言，更少使用東南亞語言(其本身之母語)。研究結果顯示，85.9%的國中生習得華語為第一語言，而只有42.4%的人有機會習得本土語言為第一語言。以上研究表示臺灣閩南語的使用對象隨世代遞減，老年層尚且會使用臺灣閩南語溝通，然而卻不會以該語言和子女說話，因此子女沒有自然習得環境，中斷了語言世代間的遞移。

綜整上述文獻回顧，地區、性別及年齡層甚至經濟因素，皆會對語言使用的選擇態度產生影響，而人們也會因面對不同的人、事、物，而選擇使用不同的語言。除了觀察到青年層與老年層之間語言使用的差異，也發現老年層在和晚輩對

話時容易產生遷就國語的現象；中年層雖然具備國語、臺灣閩南語的能力，但是在使用上傾向使用國語，而情感認同則是臺灣閩南語；青年層是由於教育及社會環境氛圍的影響，對情感與價值觀等語言態度上，顯得較為自由且開放，因而有可能產生雖然自身的臺灣閩南語能力欠佳，使用也以國語為主，但在態度上卻是認同臺灣閩南語的情況。由本文以上文獻的探討，可得知臺灣閩南語的使用模式仍在發生變動，臺灣閩南語的使用率尚在隨著年齡層的下降而減低，而語言使用的對象和場域也逐漸消逝，代表著使用國語已經是生活慣習，也是年輕世代自然習得的第一語，而本土語言失去了母語的地位，退縮為第二需要經過學習才能掌握了解的語言。

### 第三節 臺灣語言政策與臺灣閩南語的變遷

語言的使用會影響一個人的行動、溝通、組織、形成自我認同，以及培養及自我尊敬的能力；語言的強弱表現在人口、經濟、文化、政治四方面(洪惟仁，1992:39)，透過四種競爭力，語言彼此融合與消長。另外，隨著政府的語言政策、語言規劃，以及語言規範化的發展，語言極有可能淪為地方的方言或次文化，也有可能提升為官方保障的強勢地位。因此，本節將探討臺灣的語言政策歷程，依照時序嘗試還原臺灣閩南語當時的社會面貌。

台灣經歷過兩次嚴格的單一語言政策，即所謂國語運動時期，第一次是日治時期，第二次是國民政府遷臺時期，兩種時期依據不同的目的實施語言計畫，均對本土語言造成傷害，爰此段落僅介紹上述兩種語言政策期間，不同政權推行國語運動之策略與目標，並依照時序討論政策對本土語言所造成之影響。楊真宜(2018)將語言政策分期以日治時期(1895-1945年)及國民政府戒嚴時期(1945-1987年)為區隔。林育辰(2021)以政府推動國語運動之目標與力度，更進一步區分為日治初期(1895-1918年)、日治中期(1919-1936年)、日治後期(1937-1945年)；戰後初期台灣(1945-1949年)、中華民國遷台後(1949-2003年)，以上分期結合政策與社會重大事件為時間的分線，並描繪當時的社會風氣以及國語運動成效。另就國民政府時期之語言政策而論，1987年解嚴為重要的轉捩點，解嚴前是單一語言政策，國家強力的推行國語政策，陳美如(1996)將「解嚴前」的語言政策更細緻的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去除日本化改為中國化的「改制穩定期」(1945-1969年)；第二階段為貫徹國語推行的「計畫貫徹時期」(1970-1986年)此一時期的目的為凝聚國家意識，然而在解嚴後(1987年)，國家不再強硬的執行單一語言政策，而是因為本土化意識的覺醒，轉向尊重本土語言，邁向多元開放，茲參酌上述學者之政策分期，以日治時期和國民政府解嚴前為時序的重要分隔點，並將焦點置於語言政策和臺灣閩南語之間的變遷，概論不同政策時期社會大眾對語言政策的看法，以下臚列說明之：

#### 一、日治時期

##### (一)日本統治初期的國語運動(1895-1918年)

此一時期從1895年日本統治時期開始，到1919年頒布「臺灣教育令」之前，日治時期的國語是日語，而原本在臺灣最通行的臺灣閩南語，則被稱為「土

語」，亦即為臺灣的地方語言。因此以下於日治時期所提到的「國語」指的是日語，而「土語」是指臺灣閩南語。日治初期對語言的政策是以達成溝通為前提，因此鼓勵日本人學習土語；臺灣人學習日語。

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編著《日清字音鑑》(此書為日本第一本北京語的標音字典)，希望藉此書來作為與臺灣人溝通的工具。然而他卻不知道僅有少數讀書人才懂官話(北京語)。因此，在土語講習所設置相關報告書有以下記載(林育辰 2021)：

因語言不通，文武官吏同感不便之事意外強烈，雖有百數十名陸軍通譯，然詢問臺北地方土民，幾經翻譯仍間或有聞不通話語，況如憲兵警察官等須少許人數離開從事職務者，無法逐一給予通譯，縱使給予，在不說官話之土民當中亦使用不便，因而難期在其中不會發生危險。(臺灣教育會，1939/2010：3)。

伊澤修二發現語言不通，於是在 1895 年提出《臺灣教育意見書》，建議將對台灣的教育方針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是「急需之教育相關事項」，首要任務即為快速地讓日本人與臺灣人能夠溝通，於是急需開設日語學校；第二是「永遠的教育事業」，攸關臺灣長期的教育規劃，包含各級學校制度之建立。自此，總督府對臺灣的教育先以推行日語為方針，但為了要讓彼此可以溝通，於是，除了讓臺灣人學會日語外，日本人來臺灣初期也試著讓日本人學習臺灣閩南語。諸如：1895 年總督府開設土語講習，要求文武職員於公務之餘學習臺灣閩南語，1896 年於各地方設「土語講習所」，對在臺日本憲兵、警察講習土語，主要是為了其行使職務方便。同時，於全台設立「國語傳習所」，提供給不懂日語者免費學習，並且給予補助，至 1898 年因為國庫難以支付國語傳習所的開銷，並且為邁入「永遠的教育事業」階段準備，因此公布「臺灣公學校令」，於各地成立公學校、廢止國語傳習所。公學校對臺灣子弟實施的教育方針以精通國語為主要目的，並且得依情況，另外設速成科，於夜間或放假日或其他教學時間外專門教授國語。自此，臺灣的教育體制有公學校及原本的書房義塾，日本政府發布了書房義塾規程，規定書房應漸增國語及算數等科目、指定教科書，並加強取締不符規定的書房。由此可知，國語運動的推行在逐步增強。

不過，自公學校開辦以來，入學率極低，因為當時家長不認同公學校，仍將書房義塾視為正統的教育機關，大多將子女送入書房就讀，甚至稱公學校為「蕃仔學校」；因此公學校的學生絕大多數為中下階層家庭的子弟(李園會，1983：7)。由於學校教育是普及日語最有效的方式，公學校的入學率低，也就代表日語的普及度低(周婉窈，1995：119)。綜上所述，日本統治臺灣初期亟欲讓人民溝通無礙，鼓勵各地推行國語，並為了讓警察、憲兵等在臺日籍官兵執行職務時，不會因語言產生障礙，於是設立「土語講習所」以及相關土語培訓課程。同時，藉由在各地設立「國語傳習所」來廣推日語，以免費學習及補助為誘因，期間尚未特別限制臺灣各族群本身語言的使用。然而，在公學校設立之後，明顯可看見為了普及國語，以達到「永遠的教育事業」目的，日本政府已開始透過政策規範以降低臺灣閩南語在教育領域出現

的機率，並且減少民間臺灣閩南語的教學課程。

## (二)日本統治中期的國語運動 (1919-1936)

此時期從 1919 年「臺灣教育令」頒布後算至 1936 年皇民化運動前，日本總督府針對臺灣的教育制度首度於 1919 年公布「臺灣教育令」，以奠定在臺的教育政策，之後在 1922 年第二次頒布「新臺灣教育令」，有關語言政策之變革為「改漢文為選修」，致使許多公學校自動廢止漢文教學，以及「以國語能力作為進入小學校或公學校的標準」，亦即如果國語能力好的臺灣學生可以進入小學校與日本學生共讀。除了公學校推行日語之外，地方上也出現推行日語的機構，例如：國語練習會、國語講習所、國語普及會等。起初臺灣人普遍不認同日語，因此這些團體並無法發揮推行日語的功能（臺灣教育會，1939/2010：475）。然而，當時有小學校、公學校之分，兩者在教育資源上有所落差，並且也跟個人與家庭的社會地位有關，因此，當政府以是否為「國語常用者」作為進入小學校或公學校的依據時，促使許多家長選擇讓自己的孩子學習國語，以利進入小學校獲得較優的教育及名聲。同一時期，日本政府為普及日語，除廣開國語講習所，還訂定各種措施及獎勵方法，例如：國語普及收音機廣播、國語普及讀物發行、表彰國語普及功勞者。並且於 1933 年擬定「國語普及十箇年計畫」，其目標是在 1943 年，將國語解者（懂日語者）的比率提升至 50%，而此計畫進行到 1937 年時，國語解者比率已達 37.86%，更於 1940 年提前達到 51.00%（周婉窈，1995：121）。

## (三)日本統治後期的國語運動 (1937-1945)

這個時期從 1937 年皇民化運動開始，到 1945 年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為止。皇民化運動的主要項目有：國語運動、改日本姓、志願兵制度、宗教與社會風俗改革等（周婉窈，1998：165）。有關國語運動的推行，可分為教育及社會兩層面。在學校教育先是於 1937 年廢除公學校的漢文科，也就是說不再有學習漢語的課程，並且禁止在公學校說臺語（林振中，2006：114），此舉便是將臺灣閩南語排除於教育體系之外，隨後又於 1943 年實施義務教育，並且以出身國語家庭與否依不同課表就讀，即是持續以國語能力來劃分學生在學校接受的教育差別，以此來提升國語的功能，在這一時期，因國際情勢等因素，「同化於民族」成為當時教育的重心。

社會層面是廢止各報漢文版、推行「國語常用運動」，指示各州、廳應致力於推行全台國語化，並通令全台官署職員，無論於公領域或私領域，皆宜使用日語。自此，可看見對於臺灣的本土語言開始有所禁止，例如：有些地方政府規定宗教必須用日語布道、嘉義市役所拒絕受理閩南語辦案、高雄市公車禁止使用閩南語等（周婉窈，1995：126）。同時也繼續大力的推動國語運動，從臺北州先開始制定國語家庭政策，其他州紛紛跟進，獲得國語家庭認證後，將可以得到一些優惠，像是子女可進入小學校就讀；可優先聘任於政府機關；經營事業可獲得勸業補助等（林呈蓉，2007：23）到了 1940 年臺灣的國語解者突破 50%，此後日語普及的目標調升為「國語不解者一掃」，此一新目標發布後，各州政府無不盼望快速成為真正的國語州，讓州內所有居

民都能夠說日語，於是全臺各州積極將「國語不解者」送往國語講習所就學（周婉窈，1995：133-134），而隨著 1945 年日本戰敗宣布放棄臺灣及澎湖的一切權利之後，其所推動之國語運動也戛然而止。

#### (四)日本推行國語運動之成效

總結日本統治時期的國語運動，初期，並未嚴令限制使用臺灣閩南語，而是鼓勵部分日本人學習臺灣閩南語，設立講習所，公學校也有「漢文科」，並且對漢文私塾做寬鬆的管理。同時，臺灣家庭對於學習日語並不熱衷，生活語言大部分還是以自己的母語為主，然而隨著日本在臺灣的統治越趨穩固，後期並為了因應二戰，日本政府開始更加強力的推動國語運動，逐漸限制臺灣閩南語。例如：逐年減少公學校「漢文科」的授課時間，直到1937年完全廢除；嚴格取締傳統書房，直到1940年完全禁絕；公學校禁止說臺灣閩南語；高雄市公車禁止使用閩南語……等，此舉限縮了臺灣閩南語的使用空間，讓臺灣從各自使用本身母語，轉變為漢語、日語雙語並用的社會，其中日語主要用於學校或官廳，其他公共場所尚未十分普遍，在家庭領域所使用的「家庭語言」仍是以各自的母語為主（包括原住民族語、客家語、閩南語，其中以閩南語為大宗）（黃宣範，1993：99）。日本在臺的國語運動成效可見於下表 4：

表 4 國語解者<sup>8</sup>統計（1905-1944 年）

年度	國語解者之人口百分比
1905	0.38%
1915	1.63%
1920	2.86%
1930	12.36%
1932	22.74%
1933	24.45%
1934	27.05%
1935	29.73%
1936	32.88%
1937	37.86%
1938	41.88%
1939	43.19%
1940	51.00%
1941	57.02%
1942	58.00%
1944	71.00%

資料來源：林育辰，2021，p.99。

從上表可得知，日語運動前期進展緩慢，經過25年的統治，到了1930年國語解者比率才破10%，之後每年大約以 3-5%的速度成長，直到日本統治臺灣的最後前一年（1944）達到 71%。另外從吳守禮（1946）對臺灣當時的語言觀察如下：

智識人的話雖然大都是臺灣話，生活語也是臺灣話。但是詞

<sup>8</sup> 懂得國語之人，在此處的國語為日語。

彙裡已經摻了不少日本語和語法。中年人除了一部分沒有熟習日本話，大都能操日本話，看日本書，寫日文，有的更因受的是日本教育，所以走思路作思想都用日本語的語法。這一層的人有的雖然會說一口流利的母語，但是因為母語已經由社會上退到家庭的一角落。他們不得不用日本語想東西。臺灣話的根幹雖然沒有動搖，但枝葉的作用已經變了。年輕人這一層不但學會了日本語言，有的簡直不會說臺灣話。實際上最難脫離日本語的一層。

綜上所述，日本統治時期的臺灣話(包括原住民族語、客家語、閩南語，其中以閩南語為大宗)還是各有其發展的空間，不過日本推行日語，也使得臺灣的語言產生日語詞彙、母語日語雙語夾雜的情況，雖然智識份子仍是以說臺灣話為主，惟自中年一代起，接受日本教育，已經開始以日語為思考，母語限縮至家庭領域，而更年輕的世代，不僅學會日語，甚至連自己的母語都不太會說了，可見當時已稍有母語流失的情形。

## 二、中華民國政府國語政策時期

### (一) 改制穩定期 (1945-1969 年)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臺灣脫離日本的統治，將由中華民國接收。由於政權的轉換，過往日本在臺灣推行的「國語」即成為外語，而在新政權接手後「新國語」(華語或稱北京語)的推行便如火如荼地展開。國民政府尚未在臺灣推行國語<sup>9</sup>前，臺灣民眾因欣喜重回祖國的懷抱，基於愛國心與民族意識情懷激盪之下，均自動自發地學習國語；有的在家裡開班授課，自聘老師、有的找左鄰右舍一起學習，有的向外省人討教(許雪姬，1991)，在國語學習熱潮下，先前被總督府禁止的書房紛紛重新開張，老師再度傳習漢文，有人在市場的屋簷牆角掛上一面小黑板就開始傳習幾句會話，向圍攏過來的人收取學費(何容等人，1948：10)，足見當時臺灣社會學習國語的氛圍濃厚。

接收臺灣約 2 個月後，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於 1945 年 12 月 31 日，利用廣播向全臺發布「民國 35 年度工作要領」，其內容節錄如下：

明年的工作，可分政治建設，經濟建設與心理建設三大端。……心理建設，在發揚民族精神。而語言文字與歷史，是民族精神的要素。臺灣既然復歸中華民國，臺灣同胞，必須通中華民國的語言文字，懂中華民國的歷史，明年度的心理建設工作，我以為要注重於文史教育的實行與普及。我希望一年內，全省教員學生，大概能說國語，通國文，懂國史。學校既然是中國的學校，應該不要再說日本話，再用日本課文。現在各級學校，暫時應一律以國語，國文，三民主義，歷史四者為主要科目，增加時間，加緊教學。俟國語國文相當

<sup>9</sup> 本段的國語指北京語、華語、漢語。

通達後，再完全依照部定的課程。現有教員與一般民眾，應普遍設立語文講習班之類，使其有學習的機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1946：51、53-55）。

國民政府為能有效接管臺灣，非常重視語言，並將「國語」視為民族團結的統一工具，首要任務為去除日治時期的「奴化的舊心，建設革命的心理」（許雪姬，1991）。除此之外，1946年，成立「臺灣省國語推行運動委員會」，開始進行推動「國語」的一連串計畫，並制定「臺灣省國語運動綱領」六條，第一條為實行臺語復原，從方言比較學習國語，希望藉由方言來學習國語，然而，其目的並非復原臺語，而是暫借臺語來消滅日語，緊接著消除方言。

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臺灣社會熱衷學習國語的情況產生轉變，國民政府也變得更加強力的推動國語；對本土語言採取更強硬打壓的措施；嚴禁使用日語。此時的語言政策幾乎與「國家統一」、「民族大義」劃上等號，行政長官公署甚至將語言能力連結社經地位，以臺灣人國語程度不足以因應憲法之施行為由，大量拉拔外省人的社會地位，更加限制臺灣地方自治的權限（林瑞祥，2004）。至此往後的期間，國語成為唯一的官方語言，並輔以教育和媒體的機制來獨佔絕對優勢的地位。

國語運動奠基於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在學校教育的措施有1951年臺灣省政府教育廳下令各級學校應以「國語」教學，嚴禁以日語或「方言」教學，聘請教員應注意其「國語」，如屬太差，應不予聘用（陳宏賓，2001：55）。1952年，教育廳頒布「臺灣省國民學校加強國語教育辦法」，試圖將學校變成完全說國語的環境，1955年教育廳修正「臺灣省中等學校獎懲辦法」，規定不說國語者，應記缺點或警告。1956年，規定嚴禁以日語或方言教學，從此臺灣的學校教育進入以國語教學的時代至解嚴結束，1963年，教育部頒布「臺灣省公私立小學加強推行國語應注意事項」將「推行國語」列為校長及老師考績的評分項目，也以國語能力來考評學生的操行成績（許雅惠，2009）。

除此之外，政府亦透過傳播媒體推廣「國語」，以限制「方言」的節目時間以及播出比例，創造有利於學習國語的社會情境，藉以強化國民學習國語，在廣播、報章雜誌的相關措施如：利用廣播進行國語讀音示範節目；在報紙、雜誌上發表「語言統一」及「標準國語」的重要性；1948年發行國語日報，國語日報為配合推行國語，全以注音國字編印，教育廳通電各級國民學校與縣市政府訂閱，國語日報成為宣傳國語政策的最佳媒介（林瑞祥，2004）。

另外，政府在電影、電視方面也訂定廣推國語的相關規則，例如：1959年教育部規定電影院放映國語片絕對不能用臺語加以說明，違者予以糾正或勒令停業；1963年3月新聞局公告「輔導攝製國語影片貸款辦法」。可見，政府未輔導臺語片，反而加以限制，並且將臺語片排除於金馬獎之外（謝麗君，1997：47）；1963年7月行政院公告「廣播及電視臺設置及管理規則」，規定電視節目所用語言，除因特殊原因經奉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應以國語為主；同年10月，行政院再公布「廣播及無線電臺節目輔導準則」，規定電臺對國內廣播，播音應以國語為主，方言節目時間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如分

設國語與方言兩廣播部分，其方言節目時間之比例，合併計算仍以不超過百分之五十為限(許雅惠，2009)。總而言之，政府因掌控政治及媒體資源，藉由法令的限制，使得本土語言失去流通的管道，並且此一時期多用處罰的方式讓人民不敢說方言，而不是以鼓勵的方式推廣國語。

## (二)計畫貫徹期(1970-1986年)

林育辰(2013)，中華文化復興推行委員會於1970年6月9日通過「加強推行國語運動，融洽同胞感情，團結復國建國力量案」，並附上「加強國語推行辦法」，由總統兼會長於同年批准，於是省政府在1971年7月7日訂定「臺灣省加強推行國語實施計畫」，實施方式舉例如下：加強國語教學；辦理學生國語文測驗；推行國語成績列入各級主管年終考核參考資料(包括縣市長、區長、鄉長、校長以及省縣市所屬機關首長)；公務員於辦公處所洽談公務，除對方確不諳國語，否則一律使用國語，違者列入年終考核；各級官員列席民意代表會必須使用國語；禁止電影院對外播放方言外語；嚴加勸導電影院勿以方言翻譯。原則與先前的國語推行作法大同小異，只是加強推行的力道，以貫徹國語，使推行的成效更顯著。

在大眾傳媒方面，1976年公布「廣播電視法」規定電臺對國內廣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方言應逐年減少；其所應占比率，由新聞局視實際需要定之。雖未明文禁止方言播出，但已明確點出政府掌握方言播出的比率，這項政策徹底地限縮本土語言的傳播管道及空間，其後又於1983年規定電臺對國內廣播應用國語播音之比率，調幅廣播電臺不得少於百分之五十五，調頻廣播電臺及電視臺不得少於百分之七十。這意味著廣播及電視節目的方言播音比率最多只剩下30%，方言的生存空間隨著政府的規劃逐漸縮小。另就學校教育探討此時期，從林宗源的詩中，能了解此階段臺灣閩南語在學校受到壓迫的情形，林育辰(2013)：

講一句罰一元 臺灣話真俗 阮老父每日給我幾張新臺幣 講  
一句掛一次狗牌 臺灣話味咬人 阮先生教阮咬即個傳或個  
講一句跂一次黑板 臺灣話味刮人 阮跂黑板不知犯啥罪 講  
一句打一次手心 臺灣話有毒 阮的毒來自中原河洛的所在  
先生 伊講廣東話為何無打手心 先生 伊講上海話也無跂黑  
板 先生 伊講四川話也無掛狗牌 先生 你講英語為何無罰  
一元 先生提起竹仔枝打破阮的心(林宗源，1986：49-50)。

從這首詩能發現，在學校說「臺灣話」(這裡指的是臺灣最普遍通行的臺灣閩南語)，會被罰掛狗牌、罰擦黑板、罰打手心、罰錢。但是，同樣說別的語言，廣東話、四川話、英語，卻不會被處罰。可見當時學校主要禁止的是臺灣閩南語，其他方言似乎不在此限。另外，侯文詠也曾憶及國小推行國語的方式：

為了推行說國語運動，這回我們校長可想出好點子，他用黃色壁報紙包裝厚紙板硬紙板上寫著：請說國語。然後用一條尼龍繩穿過硬紙板，掛在脖子上。像條項鍊，項鍊下繫著一塊不太名譽的狗牌。狗牌是用來懲罰那些不肯說國語，使用方言交談的人。狗牌共有六

面，每個年級各發一面。規則是這樣子的：凡是說方言的人，都必須戴上那狗牌，以示懲罰。這位身戴狗牌的人，同時必須兼任糾察，在他發現另一個說方言的人時，就可以把這塊不名譽的狗牌交出去了。（侯文詠，1992：77）。

總結上述，國民政府來臺後強力推行國語政策，不論是在教育、社會、經濟及文化層面，方言皆被杜絕，諸如：規定在學校僅能以國語教學、成立糾察隊糾舉使用方言的學生、通過廣電法限制本土語言的推播、將國語能力視為工作的能力之一等強制、懲罰性措施，導致臺灣的多元語言朝單一化發展。因為貶抑性的限制使用本土語言，大幅的限縮在地語言使用的場域，同時因為說自己的母語會遭受掛狗牌、罰錢等羞辱性的處罰，加之傳播媒體的渲染，使得在地語言負面意象深植人心。以說臺灣閩南語者的形象為例，影視媒體所呈現的往往是學歷不高、貪小便宜、抽菸喝酒、從事低階工作的人物形象。相反地，說國語者則多為知識分子、熱心公益、收入穩定、高階主管等正面形象，這種形象的塑造，也間接造成語言階級的劃分，更讓人怯於說母語，因為國語成為衡量社經地位的標準之一，舉凡國語說不好或不會說國語者，往往會被認為「水準不夠」，漸漸形成自卑及羞恥感，由於說母語不符合主流社會價值觀，也不會獲得較多的尊重，於是產生母語無用說。

### (三)中華民國政府推行國語運動成效

根據李勤岸(1993：141)所言，國民政府在臺灣的國語運動可以說是很成功的，其統治期間會說國語的人口高達90%，其推行國語運動的成效比日治時期還好。此論點亦可從1981年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國立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林清江主持的專案研究得到驗證，該研究檢視學生的國語程度，結果發現整體學生的國語普遍達到中等以上的程度，大多數的調查項目有近50%或高於50%的學生認為自己的國語程度在「好」以上，而認為自己國語程度在「普通」以上的學生更是高達95%以上，詳見表 5 (林育辰，2021)。

表 5 學生國語程度調查結果

調查項目	反應項目(%)				
	很好	好	普通	差	很差
說標準國語的能力	17.90	34.02	45.65	2.17	0.26
說國語流利的程度	13.04	32.74	51.66	2.30	0.26
把方言轉譯成國語的能力	17.39	35.04	44.12	2.69	0.77
看圖用國語說故事的能力	17.01	31.33	46.68	4.73	0.26
用國語敘述某一件事情經過的情形	20.20	38.24	38.87	2.17	0.51
聽懂電視、廣播國語節目的能力	77.62	20.46	1.66	0.00	0.26
用國語與人交談的能力	21.23	35.93	39.39	2.81	0.64

資料來源：林育辰，2021，p.165。

另外，該研究以21歲以上的成年男女為對象進行抽樣，來檢視社會人士的國語程度，其調查結果如表 6所示，雖然有近6成的人使用國語和別人交談

時感到困難，但卻有高達8成以上的社會人士能聽懂電視或廣播電臺國語節目，代表著社會人士的國語能力在「聽」的部分比「說」的部分要來的優異。此外，大多數社會人士認為社會大眾說國語的比率頗高(林育辰，2021)。

表 6 社會人士國語程度調查結果

調查項目	反應項目 (%)				
	總是	時常	有時	很少	從不
使用國語和別人交談時，感到困難的情形	13.22	44.04	31.99	6.78	3.96
能聽懂電視或廣播電臺國語節目的情形	65.71	20.78	5.79	5.24	2.48
目前社會大眾說國語的情形	2.43	43.89	33.30	16.09	4.30

資料來源：林育辰，2021，p.167。

羅肇錦(1990:137)也指出：「臺灣推行國語的成效，不但可以說令人刮目相看，也可以說令人膽顫心驚。推行國語政策只四十年的時間，可以讓二十歲以下的人幾乎忘了他的母語，三十歲以下到二十歲的人無法說正確的母語，四十歲以下到三十歲的人已無法用母語演說，而五十歲以上的臺灣同胞卻又不會說國語也聽不懂國語」。以上資料顯示，學校推廣國語政策極為成功，而社會人士即使不太會說，但因處於國語的語境中，因此普遍具有「聽懂國語」的能力，並且國語已成為臺灣社會流通的語言。

### 三、解嚴後的本土化時期(1987-1996)

1980年代臺灣面對內外環境的變遷，逐漸形成本土化風潮，也催生了搶救母語的運動，更帶動母語文學的發展，進而開啟1990年代的多元化教育思潮，民間多有復振本土語言的疾呼，例如：1985年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在「臺灣教會公報周刊」中刊出，「母語是一個民族固有的文化，是人民生活之重要部分，同時也是表達宗教信仰生活不可分離之內涵。因此，禁止母語是破壞文化、違反憲法、違反宗教自由的做法」(黃宣範，1993：53)；1988年的客家權益促進會發起一系列的「還我母語運動」；鄉土文學及寫實電影興起等，均是民間為恢復語言平權的重要推力。

#### (一)本土化與母語政策

解嚴之後，追求母語運動的呼聲日益高漲，政府也開始引進多元文化、多元教育的觀念，一改過往「獨尊華語」的語言政策。隨著民間提出尊重各種母語的訴求，省教育廳於1987年8月通令全省國中、國小不得以任何方式禁止校內說方言，避免誤解政府推行國語政策是有意消滅方言(王順隆，1995：145)。1990年後民進黨執政的六縣市先行開辦母語教學，自1993年起教育部將母語教育列入國中小學的教學範疇，學生得以選修的方式學習臺灣閩南語、客家語，1994年教育部頒布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增加「鄉土藝術活動」及認識臺灣社會篇、歷史篇與地理篇，使得母語正式進入國民教育課程(陳美如，2009：150-151)，此時，母語教育依附於鄉土課程中。緊接著1994年

教育部為推廣本土語言教學成效，舉辦一系列的講座，在歷經四年的收集與編輯後，教育部於1995年完成臺灣第一部官方的「閩南語字典」。1996年提出「原住民教育法」，並增設師範大專院校相關臺語研究系所(陳宏賓，2001)。

## (二)本土化與傳播媒體

大眾傳播媒體是社會大眾接觸文化、接受訊息的重要渠道，因此，中華民國政府不僅透過教育法令來推動國語政策，也運用大眾傳播媒體來推廣國語，同時對本土語言的傳播加以限制。

當時的政府不僅掌控廣播頻道分配與經營權，制定法令限制本土語言之外，也對本土語言節目實施事前審查和監看。雖然本土語言難以透過傳播媒體出現，但是隨著本土化意識覺醒，1983年起開始興起了鄉土寫實電影，這類電影中大量使用臺灣閩南語對白，例如：「嫁妝一牛車」、「兒子的大玩偶」、「油麻菜籽」等，然而當時的政治環境還不能接受這種作品，甚至提出「國片就應用國語發音。『臺語』不僅粗製濫造，更不能配合國語建設，才逐步衰退。目前還是應該要全力配合政府促進國語片，方言的電影則應該暫停」(黃宣範，1993：53)，儘管如此，本土化的趨勢仍舊持續發展，1989年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影展的首獎，極具象徵性意義，拓展了臺灣閩南語的發展空間，也提升了臺灣閩南語在電影美學的地位。此外，直到1990年新聞局才取消「電視節目製作規範」對語言的限制規定，1993年廢除「廣播電視法」第二十條規定後，臺灣閩南語才可以在媒體公開出現(林瑞祥，2004)。

總之，解嚴前政府藉由教育與媒體建構國語社會，解嚴後因著民間力量的覺醒，臺灣閩南語才得到復甦的機會，自1983年起，社會逐漸醞釀多文化多語言與找回母語的訴求，舉凡在語言、文學、歷史、藝術及電影等方面都有一群熱心的文化工作者，形成一股臺灣熱(陳宏賓，2002：62)。這些蓬勃的臺灣閩南語運動，除了讓社會大眾重新認識臺灣閩南語，也重現其地位，甚至在本土化的趨勢下，臺灣閩南語一度成為政壇的顯學，被視為是種草根與親切的展現，可知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臺灣本土社會文化力量興起，也改變了語言的生態環境。

## 四、母語政策推動時期(1996~)

教育部1999年宣布實施「九年一貫」，並首次將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正式納入九年一貫課程中的「語文」領域，確定母語成為正式課程的法定地位，而後，主張母語教育優先性的社會人士開始串聯抗議活動，訴求將鄉土語言列為必修課，在社會壓力下，教育部2001年實施鄉土語言教學，規定國小一到六年級必須修選鄉土語言課程，包括臺灣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教育部，2008)。雖然母語列入正式的國民教育課程，看似對母語復振點燃了一盞明燈，但因為國語運動推行得太過成功，家長及學童對於學習母語的興致不大，甚至擔心會擠壓到其他學科的課程時間，擔心造成學生的負擔而反對母語課程。黃建銘(2011)指出2003年有關國民中小學九年

一貫課程標準有所修正，主要的規劃是要求國小一年級能學會簡單的臺羅拼音，國小三年級能用閩南語寫電子郵件，國小五年級能用閩南語上即時通，國中生要能用閩南語寫部落格等，但因為困難度太高，難以獲得支持，而後教育部重新檢討課綱、研擬新的課綱，採取更為寬鬆的要求，並賦予學校較大的彈性，以進一步落實語言教育。

2018年立法院三讀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並於2019年1月9日公布施行，另於同年7月9日發布施行「國家語言發展法施行細則」，以保障臺灣各固有族群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的傳承、復振及發展（文化部，2021）。其中有關母語政策的規定為在十二年國民教育各階段，應將國家語言列為部定課程，使學生選擇選修一種國家語言，自111學年度起，國中須於七、八年級部定課程中開設一節、高中開設2學分，本土語言課程自此從國小串連至國中、高中學習階段。

## 五、小結—國語政策對臺灣閩南語的影響

臺灣語族的形成與移民社會有關，在文化融合的過程中，人口因素、政治及經濟、社會因素更是影響著語言使用人口的消長，不僅在文化上、地區上，甚至會因為時代不同而產生極大歧異（邱立崗，1998：101）。除此之外，語言對政府、族群或個人而言，是一種政治資源，只要能控制語言的使用就能主宰政治舞臺（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2:7）。實際上，語言在互相接觸時，必然會產生競爭，語言競爭力的主要項目有人口、經濟、文化、認同意識及政治，其中尤以政治最為重要，因為有政治力支持的語言，往往會成為較有競爭力的語言（洪惟仁，1995:35）。由此可知，國家的語言規劃影響著整體語言生態，可以讓語言削弱，也能促進語言發展，從臺灣不同時期的語言政策可觀察到政策和語言之間的消長關係，單一語言政策重塑了臺灣原本的語言生態，不論是日治時期或是中華民國政府時期之國語運動皆限制了臺灣閩南語之發展，導致臺灣閩南語的流失，影響所及綜整如下：

### （一）臺灣閩南語使用率下降

林育辰（2021）研究中提及日本統治的50年期間，透過各種政策與方法，讓日語的普及度從1905年的0.38%提升到1944年的71%。山崎睦雄在《國語問題的解決》中提到，語言分為家庭語、社會語、國家語等三部分，而臺灣當時的日語使用程度已經到達社會語以及國家語了（周婉窈，1995：122）。這意謂日語已成為臺灣當時的主流語言，大多數臺灣人在公共場合都使用日語來溝通，而母語僅在家中使用。甚至很多30歲以下的年輕人已經不太會說母語了（邱敏捷，1998：53）。可見，臺灣從原本以臺灣閩南語為主要溝通語言的社會，逐漸變成在學校以及公家機關使用日語，臺灣閩南語使用的空間退回家庭領域，甚至當時年輕一輩的臺灣人，在家裡也使用日語，臺灣閩南語呈現日漸凋零的情況。

國民政府遷臺後，對於語言政策的態度首先是消滅日語，而後以禁止方言的手段強力推廣國語，於是首要任務為禁絕日語，隨後在1947年因為228

事件的發生，使得政府開始對臺灣閩南語有越來越多的限制，諸如：要求學校教職員在學校不能說臺灣閩南語；報紙廢除臺文專欄；廣播電視節目受到政府限制；學生在學校說臺灣閩南語，會受到各式各樣的處罰等。推行國語政策及其相關措施，使得「國語」獨佔國家語及社會語的地位，並且進入家庭語的場域。根據陳淑嬌 2007 年的研究發現，18 歲以下的臺灣人，有 8 成以上在家庭場域經常使用國語，臺灣閩南語的家庭語地位受到很大的打擊。

## (二)臺灣閩南語使用者社經地位的限制

語言政策通常不可避免的涉及政治、社會、文化及經濟等因素，語言形塑的過程即是鑲嵌於社會變遷的過程中，而在臺灣的國語政策，無論是日治時期或是國民政府時期，皆可見當時的政府將國語的能力與社經地位連結，呈現只要國語能力好，就能獲得較好的社經地位的現象，因此國語能力也是政治權力、經濟資源及社會地位分配的權力展現，以下茲以日治時期與國民政府時期分述之：

日治時期鼓勵說國語的措施如：成為「國語家庭」的子女可就讀教育資源較好的小學校、公職得優先聘任、事業可獲得補助、較易獲派至日本考察等（林育辰，2021），足見此種獎勵方法已能夠影響到個人的社經地位。

國民政府時期厲行國語運動，使得國語不單單只是溝通工具，更是社會地位與文化的象徵，能順暢使用國語的知識精英分子不分省籍，皆代表享有更高的政治經濟地位，例如：南部學子到北部讀大學就會感受到標準國語的文化霸權壓力（林瑞祥，2004）。總言之，推行國語政策的期間，社會大眾如果想從政或擔任公職、高階主管，則必須要有國語能力，擁有國語能力，即可享有更多的尊敬、收入與影響力，至此國語的功能不只是溝通工具，甚至是一種資產，無形之中產生了階級流動的限制，而臺灣閩南語逐漸成為弱勢語言。

## (三)臺灣閩南語的負面意象

臺灣閩南語的負面形象，主要源自國民政府推展國語運動時期，透過學校教育與傳播媒體型塑而成。1956 年後教育部年年頒布各級學校禁止講方言的訓令，造成許多學校以各種方式禁絕方言，譬如：鼓勵學生互相檢舉、組織糾察隊、罰錢、掛狗牌等，此種教育方式導致學生對臺灣閩南語無正面評價，尤其對於慣用臺灣閩南語的家庭而言，學生因尚未熟悉國語，導致學習成績不盡理想，大大打擊了對自己語言的信心（林瑞祥，2004）。

另外，對於廣播電視的限制，除了逐步降低臺灣閩南語出現的頻率之外，學生在學校對臺灣閩南語得到的負面評價，再透過國語的電視節目加以強化，最後臺灣閩南語落後的意象逐漸成為社會普遍的價值觀，而國語至上的思想則立於權威地位。

## 第四節 本土語言教育政策的發展

### 一、催生本土語言教育的背景

解嚴後 1990 年代的社會氛圍，促使我國社會逐漸關注與重視本土文化之傳承與發揚，興起本土意識覺醒之浪潮，所包含的面向並非僅限於本土語言之使用權利、復甦與傳承，尚包含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由於民間社會對本土化的意識日益增長，對於本土文化教育之深化與厚植，更期待政府能提供長期性與系統性的支持(教育部，2018)。因此，催生了「本土化課程－鄉土教學活動」，開啟國內鄉土教育的發展。教育部 2018 年制訂「教育部本土教育實施方案」，作為我國推動本土教育的方針，以及教育部推行本土教育政策的依據，其中明言廣義的本土教育內涵包括本土文化教育與本土語言教育，而且我國本土語言教育在 2001 年之前屬於鄉土教學活動中的一環，是以本文在談論本土語言教育政策之前，將先簡要概述本土教育。

本土教育係以「本土」作為教育的核心，在推動時必須以在地知識為基礎，以利發展合乎本土的教育特色，同時培養本土教育所需的人才。推廣本土教育，旨在幫助國民珍惜與了解自身生活密切相關的鄉土文化，包括本鄉鎮市、本縣市或本直轄市、本國等層次，尤其是前兩個層次。循序發展由近而遠、由小而大的教育，不僅可提升國民的鄉土意識，更可促進族群之間的相互理解，進而建構本國的文化主體性。本土教育構築在本土文化知識的基礎之上，因此須以本土文化研究的統整為方針，在學校教育當中結合歷史、地理、自然、藝術、數學、健體、語文等各領域(科目)，同時向下扎根至學前教育，向上延伸至高等教育、技職教育、師資培育，乃至於終身教育。本土文化的學習應兼顧正規、非正規、非正式的教育，重視各級教育管道的銜接與貫通，並結合家庭、學校、社區(部落)、民間社團，形成緊密聯繫的有機體系(教育部，2018)。

綜上所述，自 1987 年政府宣布解嚴後，累積已久的民間力量日益蓬勃，社會各層面逐步邁向民主化、多元化以及現代化，在文化覺醒的思潮之下，本土化的教學活動課程應運而生，起初是由部分地方政府開頭(如宜蘭縣、高雄市)致力於推動鄉土教育、編寫鄉土教材、鼓勵民俗技藝、辦理鄉土藝術表演及實施母語教學等。(吳俊憲、吳錦惠，2014)推動本土教育的目標在於讓國民對於自己生長的土地有更深的認識，增進斯土斯民的關懷，有助於深化學生對本土文化的認知、促進本土文化的保存與傳承，同時也維護台灣本土文化的多樣性。

### 二、本土語言教育政策

語言是人類寶貴文化資產，含有族群獨特而豐富的生活、人文、歷史、自然等資訊及經驗智慧，承載著一個民族之記憶和圖像，亦包含族群心智互動結晶。因此，學習本土語言可以保存族群之語文和情感，也有助於個人體認自身與族群之間的緊密關係(吳俊憲、吳錦惠，2014)。

有關我國本土語言教育政策之發展，羅維仁(2015)以政策文本分析及訪談的方式，論述及批判本土語言教育政策；並探究官方決策者與利益相關人論述的互動歷程。在論述實踐中，發現政策中可能隱含的知識與權力對於政策詮釋的影響；最後則從社會脈絡層面，進行社會條件產生及影響的分析，以揭露權力控制知識產生的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等結構關連因素。從文本、論述實踐與社會脈絡等三個層面，深入探討意識形態、權力與知識等重要議題，並分析其與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等結構之關連因素。透過政策文本分析，論述我國本土語言發展歷程：

羅維仁(2015)從 1987 年解除戒嚴後，民間力量開始興盛，台灣社會隨著潮流漸漸趨向多元化及本土化，進而關注母語復振的議題，教育部開始擬定本土語言教育的發展政策。首先，1996 年教育部頒佈「鄉土教學活動」的規定，其中含有「鄉土語言」一項，第一次將鄉土語言列入學校教育之中；其後，為因應「九年一貫制」的教育政策，教育部於 2001 年將鄉土語言列為正式課程(納入語文領域中)，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生，必須就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等三種鄉土語言任選一種選修，每週至少一節的課程。起初母語教學以所謂「鄉土語言」的形式正式進入國民小學，後來 2008 年(97 學年度課綱)又將總綱內容之「鄉土語言」名稱修改為「本土語言」延用至今。本土語言教育政策以傳承本土語言並延續族群語言文化多樣性為主要工作。藉由語言學習傳承發揚本土文化，產生對台灣土地與多元族群的認同與尊重，為政府推動的重要施政方向之一。羅維仁(2015)為了清楚呈現出本土語言教育政策的發展重點，以「鄉土教學活動」中的本土語言教育政策與「九年一貫課程」中的本土語言教育政策二個階段為主，各別做重點說明再比較分析：

羅維仁(2015)第一階段「鄉土教學活動」中的本土語言教育政策：

1993 年 6 月，教育部在「修訂國民小學課程標準第六次委員會議」中決議，基於立足台灣、胸懷大陸、放眼世界之原則，「為提供國小學生有學習母語、方言的機會，並使其對鄉土文化有更多的瞭解，於三至六年級增設『鄉土教學活動』乙科，每週教學節數一節，由各校配合各科教學需要及地區特性，彈性規劃活動內容。」(教育部，1993b)；1993 年 9 月，教育部公布新修訂的國小課程標準，規定自八十五學年度國小三至六年級每週有一小時的「鄉土教學活動」，各校得視地方特性，安排方言學習及鄉土文化有關之教學活動(羅維仁，2015)；1994 年 12 月，教育部基於「鄉土教學活動」乃屬新增科目，故另行訂定了「國民小學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將鄉土教學活動劃分為歷史、地理、自然、語言以及藝術五大類，有關鄉土語言的規定擇要概述如下：在總目標方面提到要增進對鄉土語言的認識，培養對各族群文化的尊重，以開闊胸襟與視野，增進社會和諧。分段目標方面希望能熟習並運用本鄉、鎮、市、區鄉土語言，以保存鄉土文化，進而瞭解各族群語言間的關係。在時間分配方面，以中高年級每週一節 40 分鐘為原則，並提供綱要供各校依據實際情況彈性選擇。(台灣省政府公報，83 年冬字第 73 期：3-11)。

羅維仁（2015）第二階段「九年一貫課程」中的本土語言教育政策：

1999年5月，本土語言教育被納入規劃中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成為語文領域中的正式課程，而不再只是依附於鄉土教學活動，任由地方政府和各級學校自行決定與規劃的一個教學項目。以下依據九年一貫課程中關於本土語言教學的相關規劃做介紹。在九年一貫課程的規劃中，將所有的教學分成七大學習領域，分別是語文、健康與體育、社會、藝術與人文、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及綜合活動等七大學習領域。在語言學習領域分成本國語文和英語兩大部份，而本國語文分成國語文、閩南語文、客家語文以及原住民語文四類，換言之，在教育部於2000年9月30日正式公布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中，將本土語言列入語言學習領域中四種本國語文之中的其中三種，並在實施要點中規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自九十學年度起由國民小學一年級開始實施」；「語文學習領域佔領域學習節數的20%-30%」；「每節上課以40-45分鐘為原則(國小40分、國中45分鐘)」；「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生，必須就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等三種鄉土語言任選一種修習，國中則依學生意願自由選習。學校亦得依地區特性及學校資源開設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以外之鄉土語言供學生選習。」(教育部，2000)在暫行綱要中希望培養學生探索與熱愛本土語言之興趣，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與在日常生活中靈活運用、表情達意的能力，進而擴充生活經驗、拓展學習領域。期望達成 1.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2.欣賞、表現與創新 3.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4.表達、溝通與分享 5.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6.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 7.規劃、組織與實踐 8.運用科技與資訊 9.主動探索與研究 10.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等基本能力的目標。並且規劃教材編選、教學方法、教學評量等實施要點，希望學生能掌握學習本土語言的初步基礎。另外，在原住民語文基本理念的部份，特別提到以多元文化之理念，尊重各族群語文，實施語文課程教學，奠定整體社會和諧與發展之基礎(羅維仁，2015)。

綜合前述，這兩階段最大差異為第一階段「鄉土教學活動」中的本土語言是依附在鄉土教學活動課程中，在「九年一貫課程」中的本土語言獨立出來成為語文領域中的正式課程，而不再只是依附於鄉土教學活動，任由地方政府和各級學校自行決定與規劃的一個教學項目，並且從原本國小三至六年級選修變成國小一至六年級，必須就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等三種本土語言任選一種必修，國中則依學生意願自由選習，額外的本土語言採自由選修。除此之外「九年一貫課程」中的本土語言教學進一步詳列各個本土語言的基本理念、課程目標與實施要點。從此我國的本土語言教育規劃是以國小階段的學校教育必修一節為主，採國語與本土語言雙軌進行的實施原則(羅維仁，2015)。

從以上文獻可清楚得知鄉土教學活動與本土語言教育政策的關聯，而在2018年底，「國家語言發展法」經立法院三讀通過，隔年1月由總統公布實施，第九條明定：「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於國民基本教育各階段，將國家語言列為部定課程。」也就是國中、高中須和國小一樣將本土語言列為必修。即便已有法令支持，在課綱審議過程中仍遭遇許多反對，最後討論出來的折

衷方案是國中一、二年級和高中一年級，將本土語文列為必選修，其餘為選修，於 2021 年定案、111 學年度實施(林佳怡，2021)。為了更加清楚本土語言在教育政策中的發展，筆者將幾項重要時點以時間軸呈現如圖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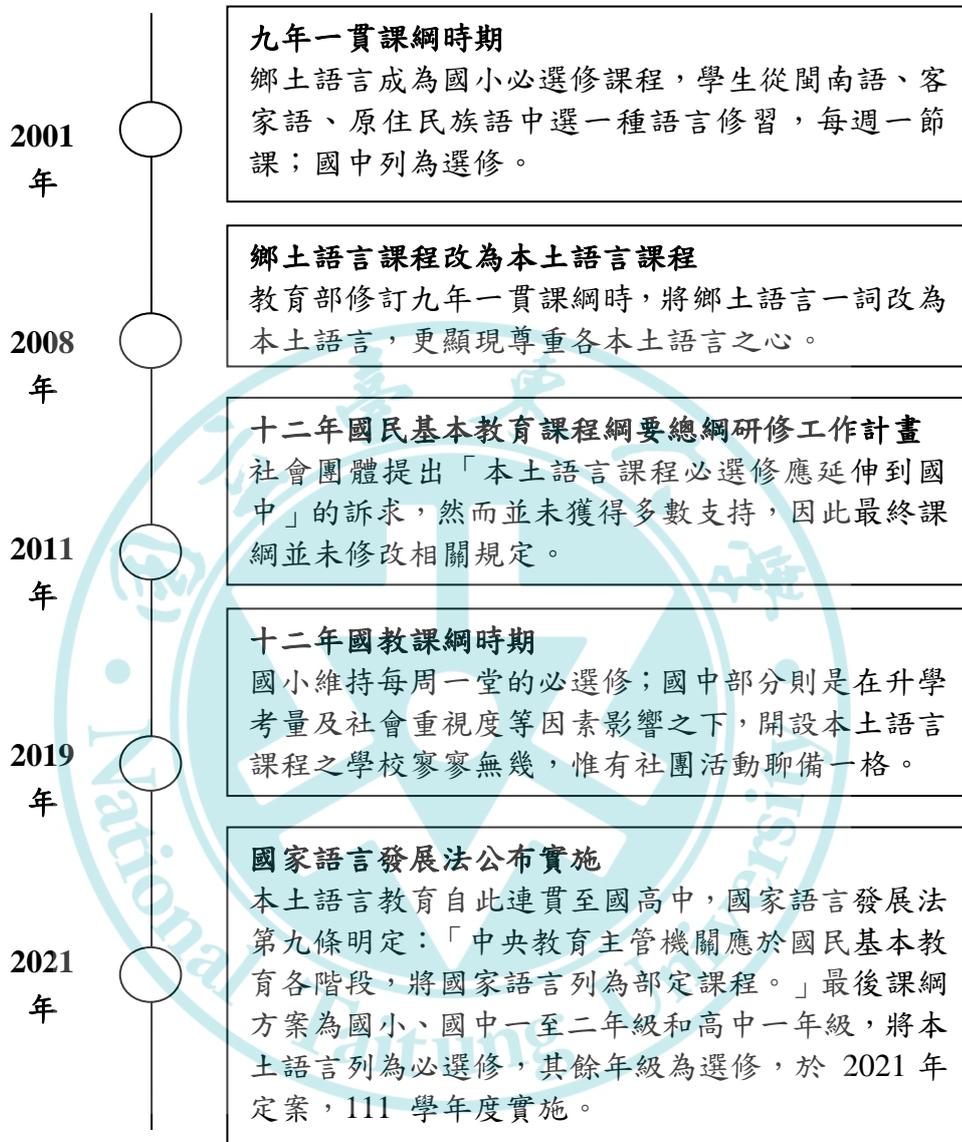


圖 3 本土語言教育政策重要時點

研究者自繪

整理相關文獻可得知我國本土語言教育政策，歷經日治時期以及國民政府時期兩次的「國語政策」，這項政策導致本土語言被抑制，走向不正常的發展歷程，但在解嚴之後，我國的語言政策從單語走向多語，以學校作為語言復振的場域，透過立法給予本土語言制度性的支持，試圖挽救瀕臨滅失的本土語言，而本文以本土語言成為國小必選修課程(即 2001 年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為起點，算至今(2022)年本土語言政策已歷經 20 年之久，當年本土語

言政策實施元年的學生現今正為大學生，他們對於本土語言的看法為何，是本文所關心的焦點。

### 三、本土語言復振相關理論

進行語言復振之目的在於讓瀕危、處於弱勢地位的語言能夠重新獲得活力，可以藉由擴展該語言使用功能的範疇，增加其被使用的頻度，亦可透過立法給予制度性的保障，學者 Fishman (1991) 提出挽救語言流失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RLS) 理論，以及評估語言流失程度的「世代傳承失調分級量表」(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 GIDS)，以語言使用者世代相傳的情況為判準，依其失調的嚴重程度，將 RLS 由下而上分為 8 個階段 (謝國平，2007)，整理如表 7：

表 7 Fishman 挽救語言流失理論(RLS)及世代失調分級表

失調程度 輕微 ↑	階段 1	某一語言在教育、工作場所、大眾傳播媒體以及高層與全國性位階的政府機關運作中使用。	
	階段 2	某一語言在地方/區域性的大眾傳播媒體以及地方政府的服務過程中使用。	
	階段 3	某一語言與其他族群語言在地方/區域性的工作場域中使用。	
	階段 4	4b.公立學校透過某一語言教導該語言族群的孩童，但實質上仍有其他族群語言的課程設計與人事安排。	
		4a.在某一語言的課程設計及人事安排下，進行義務教育。	
	II.達到雙言社會 (diglossia) 之後再超越雙言社會的 RLS		
	階段 5	學校針對年長者與年少者進行讀寫能力的培育，但並非在義務教育的場域中進行。	
	階段 6	某一語言藉由代際相傳及集中於家庭—家族—鄰里—社區中使用；此為母語傳承的基礎階段。	
階段 7	某一語言的文化交流主要依賴社區中老一輩的語言使用能力作為基礎階段。		
嚴重 失調程度	階段 8	重建某一語言，培育成年人再學習此一語言。	
	I.以達成「雙言社會」(diglossia)為目標的 RLS		

資料來源：整理自 Fishman, 1991, p.395、黃建銘，2011，p.77、張學謙，2003，p.212。

Fishman (1991) 針對不同階段提出語言保存的建議，語言世代傳承失調的程度由嚴重至輕微排序為階段 8 至階段 1，並依據不同階段有相對應之目標，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是追求達到雙言社會(階段 8 至階段 5)，第二是超越雙言社會並追求權力的分享(階段 4 至階段 1)，其中階段 6 是最為關鍵的時

期，如果階段 6 沒有辦法連接到其他階段的發展，那麼語言文化的傳承便不具意義 (Fishman, 1991: 396-401)，也就是說母語的傳承要能在家庭、鄰里、社區間流通，良好的母語代際傳承仰賴著家庭、鄰里及社區的母語使用來鞏固。針對本土語言流失的問題，張學謙(2020)運用文獻分析方法，參考國內外臺灣社會語言學、語言復振及雙語教育文獻，進行臺灣本土語言復振教育規劃。他提出整合式的語言復振教育模式（以下簡稱為「整合式模式」），以建構母語優先的語言復振教育規劃，主張結合家庭、社區與學校建立母語防護圈，透過意識啟發、學校教育、校外擴展及世代傳承的語言復振階段，實施提升母語能力、開創母語環境及強化母語意願的本土語言教育政策。

張學謙(2020)所謂整合式的語言復振教育模式，是結合 Fishman (1991) 的挽救語言流失理論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Nahir (1988) 的希伯來語復振模式以及 Lo Bianco (2011) 的 COD 語言活力模式 (COD model)，作為理論基礎及實踐指導。Fishman 認為語言意識形態澄清 (ideological clarification) 是語言復振的起點，他同時注重語言復振需要母語返家，達成世代傳承。Nahir 的希伯來語語言復振模式，包括積極態度、母語教育、校外擴張及世代傳承。Lo Bianco 的 COD 語言活力模式則強調語言復振需要同時加強發展能力 (capacity development)、創造機會 (opportunity creation) 及提升意願 (desire enhancement)。整合式的語言復振教育規劃強調需要連結家庭、學校和社區的本土語言復振。換言之，因為本土語言在過去是透過家庭和社區環境習得，但是，當這兩個領域母語功能弱化時，就需要學校輔助。同樣的，學校無法獨立完成母語復振，需要家庭、學校和社區攜手合作打造本土語言使用環境，提升本土語言能力 (張學謙，2011)。至於母語的總體語言規劃，Fishman (1996) 主張，不能僅注意學校本身，還需要思考在兒童上學前，在學校的時候、放學之後以及在學校之外，如何規劃母語？這個問題的回答將決定母語是否能維持活力，繼續生存。

同樣的概念，黃建銘 (2011) 也認為本土語言的復振需要連結學校、社區及家庭，以網絡的觀點連結三者，讓學童從學校教育培養母語意識、激發學習的興趣，並將母語帶回家庭，學校教育連結社區網絡在生活中創造語言使用的情境，如此語言才能走出學校課堂內，成為活用的語言。綜整以上學者觀點，母語復振的工作並非只靠學校就能完成，而政府透過教育政策，先從國中小學校開始復振母語，是因為國語政策的緣故，導致家庭代際間傳承母語的功能弱化，因此以國家語言政策的總體規劃，將母語意識、母語教學帶入校園，期望藉由政策引導，並輔以教育資源，能夠讓母語重返生活，而要有效的復振母語或推廣母語，則須學校、家庭、社區共同努力，才能達成，總而言之，整合式的語言復振模式，是先進行意識形態澄清，接著在學校進行母語教學，進而在社區擴展，最後達到母語返家，完成世代傳承，而家庭和社區的母語實踐過程是影響母語代際傳承的關鍵點，營造家庭的母語環境，以及建立母語化的社區是可以讓母語延續的方式。

### 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問卷的方式取得普遍性的態樣，以下分別就研究架構及假設、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工具與資料分析方法說明。

#### 第一節 研究架構及假設

本研究根據研究背景、研究主軸、待答問題與相關文獻探討，建構出本文之研究架構，並提出研究假設，分別以三條途徑探討大學生對臺灣閩南語之態度、族群認同與使用關係。

#####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研究主軸、相關理論及文獻探討開展研究架構如圖 4。本研究架構參考自學者 Agheyisi 與 Fishman 對語言態度的三種分類 (Agheyisi & Fishman, 1970) 及 Fishman(1972)的「語言使用場域理論」，並整合學者 Gardner、Lambert(1972)提出的工具性動機與情感性動機(語言學習的兩種動機)，以臺灣閩南語為語言研究的範疇。透過此一架構，發展本研究之問卷，並透過研究結果解釋待答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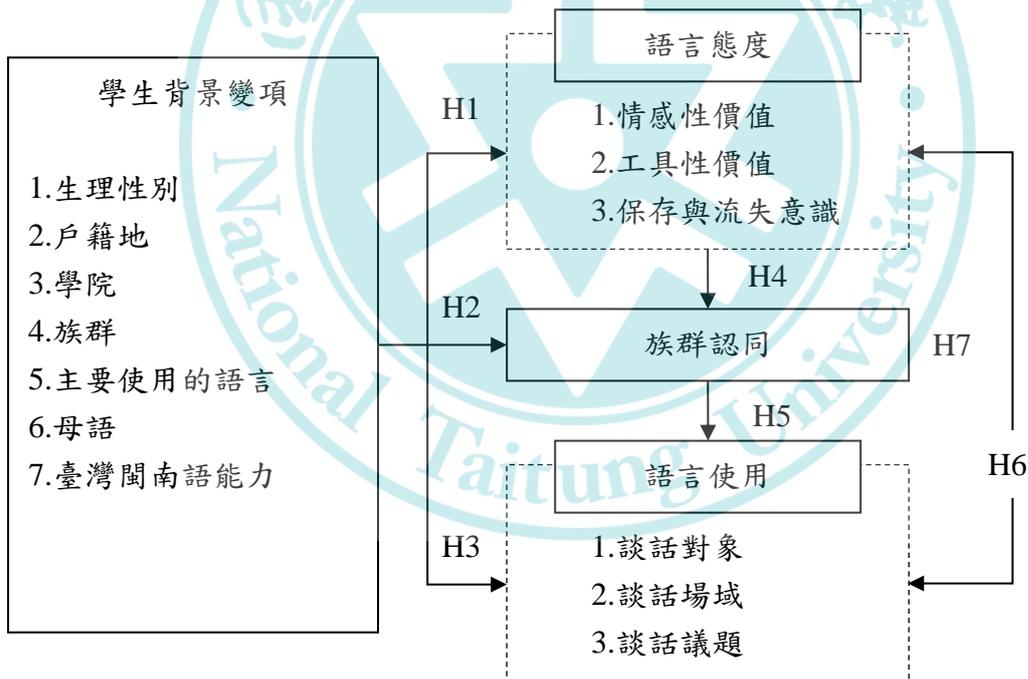


圖 4 本研究架構圖

依據第二章文獻分析推論，人們的語言態度和語言使用具有關聯性，原則上越認同一個語言，越會使用該語言，對於一個語言的態度評價越高，則越有可能使用該語言。不過，綜觀上述相關研究，發現語言態度和語言使用之間也會受到不同的時空背景及語言政策影響而呈現正相關或負相關，例如：在國語政策之下，壓縮了使用臺灣閩南語的環境，然而人們對臺灣閩南語的語言態度呈正向，所以

自發性地在家庭、社區維持臺灣閩南語的使用，以維護自己的母語，此時的語言態度和語言使用之間呈現正相關；而在國語政策實行多年之後，即便人們對於臺灣閩南語的態度呈正向，也未必會在生活中使用該語言，這時便產生語言態度和語言使用的落差。在這演變過程中，本文欲探討的是就本研究的研究對象而言，語言態度和語言使用之間呈現什麼樣的關係？而族群認同在這之中是否得以扮演中介的角色，亦即正向的語言態度加上正向的族群認同，是否能提升語言使用？

## 二、研究對象

本文將研究對象年齡層設定為國小受過本土語言教學的大學生(出生約介於2002-2003年)，因為此一年齡層的學生在國小階段，正好歷經本土語言列為國民小學必修課程的時期，並且是鄉土語言課程改名為本土語言課程的初始年(2008)，故而這些學生可謂是受過本土語言課程的第一屆學生，加之，本土語言教育實施至今已20年，探詢這群大學生對於本土語言的態度與評價，或可作為檢驗本土語言教學的成果，所以選定其為研究母群體。至於本土語言的範疇以臺灣閩南語為例，區域則以臺東大學為研究範圍。

## 三、研究假設

依據圖4之概念框架，本文首先探討不同的學生背景變項對語言態度、族群認同和語言使用是否有所不同，接著分析語言態度與族群認同之間的關聯，最後分析語言態度與族群認同和語言使用之間的關係。提出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一：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對語言態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 1-1 不同生理性別的學生對語言態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 1-2 不同戶籍地的學生對語言態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 1-3 不同學院的學生對語言態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 1-4 不同族群的學生對語言態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 1-5 主要使用的語言不同的學生對語言態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 1-6 不同母語的學生對語言態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 1-7 不同臺灣閩南語能力的學生對語言態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二：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對族群認同有顯著差異。**

假設 2-1 不同生理性別的學生對族群認同有顯著差異。

假設 2-2 不同戶籍地的學生對族群認同有顯著差異。

假設 2-3 不同學院的學生對族群認同有顯著差異。

假設 2-4 不同族群的學生對族群認同有顯著差異。

假設 2-5 主要使用的語言不同的學生對族群認同有顯著差異。

假設 2-6 不同母語的學生對族群認同有顯著差異。

假設 2-7 不同臺灣閩南語能力的學生對族群認同有顯著差異。

**假設三：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對語言使用有顯著差異。**

假設 3-1 不同生理性別的學生對語言使用有顯著差異。

- 假設 3-2 不同戶籍地的學生對語言使用有顯著差異。
- 假設 3-3 不同學院的學生對語言使用有顯著差異。
- 假設 3-4 不同族群的學生對語言使用有顯著差異。
- 假設 3-5 主要使用的語言不同的學生對語言使用有顯著差異。
- 假設 3-6 不同母語的學生對語言使用有顯著差異。
- 假設 3-7 不同臺灣閩南語能力的學生對語言使用有顯著差異。
- 假設四：語言態度與族群認同具有正相關。
- 假設五：族群認同與語言使用具有正相關。
- 假設六：語言態度與語言使用具有正相關。
- 假設七：族群認同在語言態度與語言使用之間具中介效果。

##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東大學學生對臺灣閩南語的態度、族群認同和使用情況，社會背景為本土語言教育政策實施期間，針對研究主題廣泛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與理論，進行整理與分析作為本文研究之基礎，研究方法採量化研究，透過發放問卷取得研究對象對於語言態度、族群認同和語言使用的態度取向與認知及使用情形，最後將有效問卷透過 SPSS 統計軟體分析結果，並提出解釋與建議，以下分別說明研究方法與流程：

### 一、研究方法

####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透過蒐集國內外相關學術研究、論文期刊、書籍等，以探討社會大眾對臺灣閩南語的使用及態度，針對語言態度、族群認同及語言使用相關研究相互探討，以此探求臺灣閩南語可能的保存與發展的途徑。

#### (二)歷史研究法

本研究採用歷史研究法，從歷史的角度了解臺灣語言政策的變遷，首要重視臺灣閩南語政策的發展，並且藉由串連歷史發展的脈絡，解讀社會變遷與臺灣閩南語的發展。本研究依據史實發生的年代順序（chronological order）依序呈現特定的時空背景，蒐集的歷史資料以文字記載為主。首先，廣泛蒐集各種相關的資料，包括政府的出版物、調查報告、當時的報紙書籍、期刊等。接著對於蒐集到的資料進行考證，確認蒐集到的資料是否可用。最後歸納整理所蒐集到的資料，力求客觀的拼湊歷史的實際情況，最後詮釋並提出結論。

#### (三)問卷調查研究法

本文採用問卷調查以收集受訪者之意見、感受及認知等看法，並採立意取樣針對臺東大學的學生發放問卷，抽樣原則為距離本土語言課程施行元年

(2008)最近的學生，即出生年介於 2002 至 2003 年的學生為主，以臺東大學而言，介於此區間的學生數為 955 人。抽樣調查並採取便利抽樣，將問卷製成電子表單，在信心水準 95%，抽樣誤差 $\pm 5$  的情況需要 274 份樣本，經由學校老師及學生的幫助於課堂上發放問卷，於 2022 年 3 月 24 日至 2022 年 5 月 7 日進行發放與回收程序，總計發放 300 份問卷，有效回收 234 份，問卷回收率達 70%，接著整理問卷將明顯誤答、重複填答同一選項之無效問卷刪除，總計扣除 6 份，有效問卷 228 份，抽樣調查內容繪製如表 8。

本研究問卷設計分為六大部分，包括：「基本資料、語言態度、族群認同、語言使用、對於國小階段本土語言課程之看法、保存與推廣應用之綜合題目」。

表 8 抽樣調查表

國立臺東大學大一新生	
母體數	955
抽樣誤差	$\pm 5$
信心水準	95%
回收樣本數	234
有效樣本數	228

## 二、研究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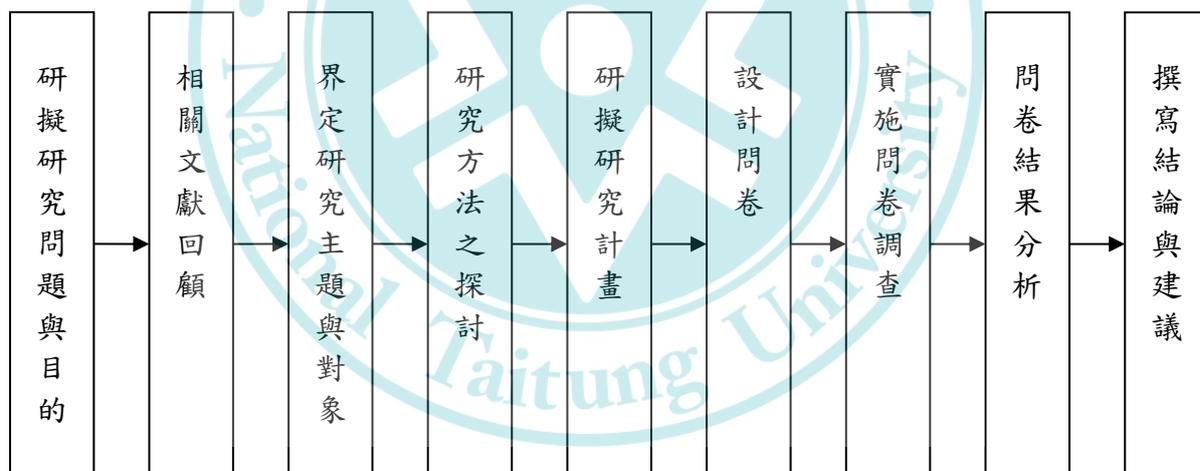


圖 5 本研究流程圖

### 第三節 研究工具

衡量語言態度有兩種常見的形式，第一種為直接法 (direct-method)，主要透過問卷或訪談的方式，或者以觀察法，選擇參與或不參與的方式來觀察，而第二種是間接法 (indirect-method) 主要是透過 match-guise 的實驗設計 (盧佩芋, 2021)，此種測量方式是由研究者邀請不同族群背景，而且都能流利說雙語之人，各自以雙語朗讀同樣的內容，並將之錄音，讓受試者在聽完錄音之後評估每一段錄音裡說話者的教育程度、家庭社經背景等評價。而本研究採第一種直接法，以問卷的方式來了解受訪者的語言態度，雖然可以直接知道受訪者的態度，但必須要考慮受訪者的回答是否一致，故需要謹慎的設計問卷題目。因此，本研究參考有關語言能力和語言使用、語言態度及保存等研究設計問卷題項，例如：參考鄭安秀 (2010) 以不同場合使用語言情況來探悉語言使用；王明柔 (2010) 以屏東某國小為例分析國小學童在本土語言課程之下對語言態度及母語的認知；有關語言態度和語言使用各面向及族群認同，則是綜合參考自蔡仲茵 (2014)、楊真宜 (2018)、蘇鳳蘭 (2019)、蘇鳳蘭與張學謙 (2021)、盧佩芋 (2021) 等研究設計。

本文旨在探詢臺東大學學生對於臺灣閩南語語言態度、族群認同與語言使用情況，並希望藉此探討發展臺灣閩南語保存、推廣應用與族群認同的相關議題與可能形式，依據前述待答問題與研究假設，圍繞著本研究的核心議題將問卷分為六大部分，依序為：(一)基本資料(二)語言態度(三)族群認同(四)語言使用(五)本土語言課程認知(六)保存與推廣應用之綜合題目。本問卷除了針對核心議題語言態度、族群認同與語言使用規劃製成量表之外，有鑑於本文將研究對象設定為接受過本土語言教育課程實行初期的學生，為了解本土語言教育政策歷經20年後，學生對於本土語言教學之看法，因此，亦將相關題目製成問卷量表，並為了發展及探詢臺灣閩南語保存、推廣應用的可能形式，因此編了相關綜合性的題目，期望在最後能做成總結並對臺灣閩南語的發展與保存提出建議。以下就問卷六大部分依序說明：

#### 一、基本資料

首先問卷的第一部分為填答者的基本資料如：生理性別、戶籍地、就讀學院、族群、慣用的語言等。此部分參考學者黃宣範對台北市居民所進行的問卷調查方式 (黃宣範, 1993)，以及鄭安秀 (2010) 的問卷設計，讓受訪者自行定義自身的母語，並進一步詢問其最先學會的語言 (第一習得語言) 是什麼，以此了解受訪者自我母語的認定與自身族群的關係，以及母語和最先學會的語言是否有所差異。基本資料的調查是期盼獲得受訪者的族群背景以及平時主要使用的語言，並輔以父母的語言使用情況，以此作為基礎，接續觀察學生在語言態度、族群認同和語言使用的變化，有關第一部分基本資料的問卷題目整理如表 9。

表 9 受訪者基本資料對應問卷題目

	題目
基本資料	1.生理性別
	2.戶籍地
	3.就讀學院
	4.父親族群
	5.母親族群
	6.自我認定的族群
	7.父親主要使用的語言
	8.母親主要使用的語言
	9.自己主要使用的語言
	10.母語
	11.臺灣閩南語的能力
	12.最先接觸或學會的語言(第一語言習得)
參考來源	王明柔(2010)、楊真宜(2018)、蔡仲茵(2014)、蘇鳳蘭與張學謙(2021)、盧佩芋(2021)

綜上所述，茲依照本研究主軸，依序說明語言態度、族群認同及語言使用三大構面之問卷量表，以及語言態度和語言使用兩個構面項下各面向之題目設計，最後為了探討臺灣閩南語發展的可能形式，因此以本土語言課程態度面向，作為建議之參考依據：

## 二、語言態度量表

本研究之量表皆以李克特5點量表編製而成，由最低分1分至最高分5分，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沒意見、同意、非常同意，請填答者依個人主觀認知回答，在語言態度構面分為三個面向：情感性價值、工具性價值及流失與保存意識，問卷設計參考自 Gardner 與 Lambert(1972)的工具性動機、情感性動機，與蘇鳳蘭(2019)的問卷設計，有關本問卷語言態度構面之面向與對應題目如表 10。

表 10 語言態度量表之面向與對應問卷題目

面向	題目
情感性價值	1.我認為臺灣閩南語很好聽
	2.我認為臺灣閩南語很親切
	3.我認為臺灣閩南語很有趣
	4.我認為臺灣閩南語很粗俗*
	5.我認為會臺灣閩南語是沒有價值的*
	6.我在公共場合使用臺灣閩南語很自在
	7.我認為臺灣閩南語較能表達自己的想法
	8.我認為臺灣閩南語是很有文化的語言
	9.我因為自己會講臺灣閩南語而感到自豪
	10.我認為臺灣閩南語是老一輩的人所講的語言*
	11.我認為講臺灣閩南語有國語口音很尷尬*

工具性價值	12.我認為會講臺灣閩南語對就業很有幫助
	13.我認為會講臺灣閩南語對學習其他語言有幫助
	14.我認為會講臺灣閩南語跟別人溝通比較方便
保存與 流失意識	15.我覺得臺灣閩南語有流失的危險
	16.我認為保存臺灣閩南語很重要
	17.我認為應該有更多學習臺灣閩南語的機會
參考來源	蘇鳳蘭(2019)、盧佩芋(2021)、王明柔(2010)、蔡仲茵(2014)
*反向題	

上表為依據相關理論與文獻研究製成的語言態度構面，總計 17 題，以 5 點量表尺度來評估受訪者對臺灣閩南語的語言態度傾向為正向或負向。其中情感性價值的第 4 題、第 5 題、第 10 題與第 11 題為反向題，接著在語言工具性價值面向上，藉由對就業、對學習及對溝通之實用性作為題目設定，來了解學生對臺灣閩南語功能之肯定與否，最後以詢問對臺灣閩南語的流失意識和保存態度，了解學生對臺灣閩南語現況的解讀及對於保存持何種態度，以為後續分析族群認同和語言使用的初步研析。

### 三、族群認同量表

有關族群認同構面，同樣運用李克特 5 點量表尺度，主要探討學生認為語言和族群之間的關係為何，換言之，即是在探討臺灣閩南語是否與學生之族群認同有關，使用臺灣閩南語是否能提升該語言社群成員的族群認同，研究者整理此部份之問卷題目如下表 11。

表 11 族群認同量表與對應問卷題目

構面	題目
族群認同	1.我認為閩南人應該要會說臺灣閩南語
	2.我認為臺灣閩南語有助於了解自己的族群文化
	3.我認為說臺灣閩南語有助於提升族群認同
	4.我認為尊重一個族群的語言代表尊重他們的文化
	5.我會努力保護自己的臺灣閩南語
	6.我樂於傳承臺灣閩南語
	7.我想多學點臺灣閩南語
參考來源	蘇鳳蘭(2019)、王明柔(2010)、盧佩芋(2021)

由於族群認同是否和語言有關聯，學界上存有不同見解，一說認為語言是族群和文化的象徵，兩者存在密不可分之關係，一說則認為語言和族群之間的關係極其複雜，無法僅以說話者所使用的語言來推論其所屬族群或族群意識，也就是說語言和族群不一定是絕對關係，因此，本研究藉由族群認同量表，來探詢臺東大學學生對臺灣閩南語的認知，希望藉此了解不同族群對臺灣閩南語的認知，進一步可得知族群和語言之間的關係，以及學生對語言是否代表一個族群和文化的認知為何，同時將研究結果連結下一階段語言使用的情形來探討。

#### 四、語言使用量表

此一部分參考Fishman的語域理論，其指出人們語言的選擇常會隨著對象、場合及話題產生變化。因此，本研究以不同的談話對象、談話地點及談話議題來詢問受訪者使用臺灣閩南語的情況，並以此分析受試者在與不同對象、不同地點、不同議題之下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程度，語言使用對應之問卷題目如表 12。

表 12 語言使用量表與對應問卷題目

面向	題目
談話對象	1.您與父親交談，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2.您與母親交談，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3.您與祖父母交談，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4.您與兄弟姊妹交談，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5.您與老師交談，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6.您與同學交談，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7.您與好朋友交談，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8.您與鄰居交談，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9.您與陌生人交談，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談話場域	1.您在家裡，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2.您在學校，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3.您在傳統市場或夜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4.您在百貨公司或便利商店，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5.您在寺廟或教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談話議題	1.您在討論學校功課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2.您在談論食衣住行的話題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3.您在唱歌或聽歌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參考來源	蔡仲茵(2014)、楊真宜(2018)、鄭安秀(2010)

以上藉由區分使用對象、場合及交談語境，來觀察臺東大學學生的臺灣閩南語使用情況，從而分析學生在與哪些對象交談、哪種場合、哪種議題較會說或較不會說臺灣閩南語，也可觀察臺灣閩南語的使用是否呈現遞減現象。

#### 五、本土語言課程認知

此部分一樣是以李克特量表詢問學生對國小階段本土語言課程之認知，藉此了解本土語言課程是否能促進學生使用本土語言，增進其本土語言的能力，甚而更加了解本土文化、喜歡本土語言，題項整理如表 13。

表 13 本土語言課程認知量表對應問卷題目

主題	題目
本土語言課程 認知	1.我覺得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常使用本土語言
	2.我覺得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聽得懂本土語言
	3.我覺得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會說本土語言
	4.我覺得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了解本土文化
	5.我覺得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喜歡本土語言
參考來源	楊真宜(2018)

#### 六、保存與推廣應用之綜合題目

此部分有關填答者是否認為臺灣閩南語處於流失而需要保存，以及受訪者認為什麼原因會讓人們選擇使用臺灣閩南語，又是哪些因素讓人們不說臺灣閩南語，另外藉由詢問在語言傳承中最具影響力、負有最大責任的單位是政府、社區、學校還是家庭，以此歸納受訪者認為對臺灣閩南語保存與傳承最有幫助的單位，藉由本項次整理分析臺灣閩南語可能的應用推廣形式，綜合性對應題目如下表 14。

表 14 保存與推廣應用之綜合題目

主題	題目
保存與推廣應用 之綜合題目	1.您認為目前臺灣閩南語在臺灣的使用情形如何
	2.您認為人們選擇使用臺灣閩南語的因素有哪些
	3.您認為導致人們不說臺灣閩南語的因素有哪些
	4.您認為哪個單位在語言傳承中負有最大的責任
	5.您認為哪個單位在語言傳承中最具影響力
參考來源	盧佩芊(2021)

綜上所述，研究者依據語言態度、族群認同、語言使用之研究構面，分別參考相關文獻編製成每一構面之題目，從而構成問卷之量表，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記分，對題目之同意程度從「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沒意見」、「同意」到「非常同意」，依序編碼為1分、2分、3分、4分、5分，受試者得分越高，表示對於臺灣閩南語之語言態度越正向，並由語言態度接續探討族群認同及語言使用情況，接著依據研究對象之特性，針對受過本土語言教育的學生詢問其對於該課程之看法，最後為了能進一步提出對臺灣閩南語保存之建議，所以規劃關於臺灣閩南語傳承與推廣之相關題目，以完成本研究之問卷。

## 第四節 資料分析方法

### 一、研究工具之信度考驗

#### (一)描述統計評估法：

利用題目平均數及評估標準差來衡量題目之優劣，題目平均數越趨近平均值 2.5 為理想值，而標準差則越大越好，偏態數值越接近 0 越理想，若偏態絕對值高於 1，則應考慮刪除。

#### (二)極端組T檢定：

將回收之問卷所有受試者填答之問卷得分，以 73%區分高分組與 27%低分組，之後進行 t 檢定，若 t 值的絕對值高於 0.3 且達顯著，表示該題目具有良好的鑑別力，相反的，若 t 值未顯著且絕對值低於 0.3，則表示不具有鑑別力，應考慮將該題刪除（邱皓政，2022）。

#### (三)信度分析：

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alpha$  係數作為檢定內部一致性信度的衡量標準，了解問卷量表所測得分數是否具一致性與穩定性，當信度係數值越接近 1，表示量表或測量的信度越高（吳明隆、張毓仁，2011）。Cronbach's  $\alpha$  係數是為了計算題項之間相互關聯的程度，為使問卷有可靠性與穩定性，根據 Cuieford 所提出之取捨標準，Cronbach's  $\alpha$  值大於 0.7 屬高信度，若小於 0.35 為低信度，應予以拒絕，若達 0.6 為可接受的範圍。因此，總量表的信度係數需大於 0.7 才符合標準，各分量表應在 0.6 之上，若信度係數落在 0.5 以下則刪除該題以提高信度。本研究量表經內部一致性分析發現，各題項分項對總項的相關係數均大於 0.5，Cronbach's  $\alpha$  信度均大於 0.7 的標準，符合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以下將依上述所說明，對本研究各量表進行信度檢視。

#### 1.語言態度量表

本研究所採用的「語言態度量表」各題項之信度分析值介於 0.864~0.889 之間，總體內部一致性信度值達 0.879，該量表信度係數大於 0.7，表示本量表有高信度，各題之信度分析詳如表 15。

表 15 語言態度構面之信度分析

衡量題目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alpha$ 值	Cronbach's $\alpha$ 值
<b>情感性價值</b>		
1.我認為臺灣閩南語很好聽	.866	.879
2.我認為臺灣閩南語很親切	.866	
3.我認為臺灣閩南語很有趣	.866	

4.我認為臺灣閩南語很粗俗	.881	
5.我認為會臺灣閩南語是沒有價值的	.872	
6.我在公共場合使用臺灣閩南語很自在	.870	
7.我認為臺灣閩南語較能表達自己的想法	.871	
8.我認為臺灣閩南語是很有文化的語言	.867	
9.我因為自己會講臺灣閩南語而感到自豪	.864	
10.我認為臺灣閩南語是老一輩的人所講的語言	.889	
11.我認為講臺灣閩南語有國語口音很尷尬	.882	
<b>工具性價值</b>		
12.我認為會講臺灣閩南語對就業很有幫助	.873	.879
13.我認為會講臺灣閩南語對學習其他語言有幫助	.873	
14.我認為會講臺灣閩南語跟別人溝通比較方便	.875	
<b>保存與流失意識</b>		
15.我覺得臺灣閩南語有流失的危險	.881	.879
16.我認為保存臺灣閩南語很重要	.866	
17.我認為應該有更多學習臺灣閩南語的機會	.867	

## 2. 族群認同量表

本研究之「族群認同量表」各題目之信度分析值介於 0.877~0.902 之間，總體內部一致性信度值達 0.903，該量表信度係數大於 0.7，表示本量表有高信度，各題之信度分析詳如表 16。

表 16 族群認同構面之信度分析

衡量題目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alpha$ 值	Cronbach's $\alpha$ 值
1.我認為閩南人應該要會說臺灣閩南語	.901	.903
2.我認為臺灣閩南語有助於了解自己的族群文化	.888	
3.我認為說臺灣閩南語有助於提升族群認同	.887	
4.我認為尊重一個族群的語言代表尊重他們的文化	.902	
5.我會努力保護自己的臺灣閩南語	.880	
6.我樂於傳承臺灣閩南語	.877	
7.我想多學點臺灣閩南語	.883	

### 3. 語言使用量表

本研究之「語言使用量表」各題目之信度分析值介於 0.847~0.871 之間，總體內部一致性信度值達 0.864，該量表信度係數大於 0.7，表示本量表有高信度，各題之信度分析繪製如表 17。

表 17 語言使用構面之信度分析

衡量題目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alpha$ 值	Cronbach's $\alpha$ 值
1.與父親交談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850	.864
2.與母親交談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847	
3.與祖父母交談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857	
4.與兄弟姊妹交談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866	
5.與老師交談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861	
6.與同學交談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855	
7.與好朋友交談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851	
8.與鄰居交談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866	
9.與陌生人交談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871	
10.在家裡，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848	
11.在學校，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855	
12.在傳統市場或夜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849	
13.在百貨公司、便利商店，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859	
14.在寺廟或教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855	
15.在討論學校功課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858	
16.在談論食衣住行的話題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851	
17.在唱歌或聽歌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858	

### 4. 本土語言課程量表

本研究之「本土語言課程量表」各題目之信度分析值介於 0.913~0.927 之間，總體內部一致性信度值達 0.937，該量表信度係數大於 0.7，表示本量表有高信度，各題之信度分析繪製詳表 18。

表 18 本土語言課程量表之信度分析

衡量題目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alpha$ 值	Cronbach's $\alpha$ 值
1.我覺得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常使用本土語言	.927	.937

2.我覺得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聽得懂本土語言	.922	
3.我覺得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會說本土語言	.913	
4.我覺得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了解本土文化	.927	
5.我覺得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喜歡本土語言	.925	

## 二、研究工具之效度考驗

關於本研究工具之效度評量，旁徵博引自通過信效度考驗，並獲得文獻上支持的相關研究之各個量表，並經過文獻理論之探討，歸納整理最適合本研究所欲測量的項目，以此為基礎建構本研究之問卷。另為了避免問卷調查可能產生的共同方法變異情形，因此在問卷設計上，採用受訪者資訊隱匿法，讓受訪者以匿名方式填答問卷，減低填答者之疑慮；運用題項隨機配置法，將不同主題之題目隨機放置，並在語言態度構面上設計反向題，在後續有效問卷資料處理時，刪除填答均為正向、負向或無意見者，另外在回覆選項上也運用隨機配置的方式，將前後之回覆選項交錯；最後透過題項文字組織法，修改容易造成混淆或疑惑之文字，利用前述幾種方式以降低共同方法變異之產生。經過相關係數檢驗本研究三大構面是否具有關聯，並結合前述信度分析，以檢驗各構面具有區隔效度，詳如表 19。

表 19 語言態度、族群認同、語言使用構面相關分析與區隔效度

相關係數/信度		語言態度構面	族群認同構面	語言使用構面
Pearson 相關	語言態度構面	<b>.879</b>	-	-
	族群認同構面	.795**	<b>.903</b>	-
	語言使用構面	.433**	.410**	<b>.864</b>
** p<0.01				

從表 19 相關係數結果得知，本研究每個構面均有達顯著性，表示彼此具有關聯性，每個構面之信度也大於0.7，所以具有高信度，而且每構面自己的單一信度大於構面之間彼此兩兩相關的係數，代表本研究使用的研究變數是有區隔效度，各個構面皆有相關，但又有所區隔，因此既有信度也有效度。

## 三、資料處理

本研究問卷回收後，首先進行問卷檢核，由於採用網路問卷設定每一題皆須回覆，因此可避免填答者漏填問題，接著將內容明顯誤填的問卷視為無效問卷，經整理後，刪除無效問卷，將資料編碼並登錄於統計軟體上（SPSS 17.0）進行統計分析。完成編碼登錄後再進行校對、修正，以確認編碼正確。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使用不同的分析方法，統計分析方法有如下列：

###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運用次數分配、百分比、比較平均數及標準差，對樣本特性進行描述，或描述各大題資料的分布情形。

## (二)獨立樣本 T 檢定

運用獨立樣本 T 檢定以比較兩個不同的群體在本研究三大構面上是否具有顯著差異。

##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本研究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三組以上之群體是否有差異。

## (四)相關分析

採用 Pearson 積差相關係數分析來檢驗，以了解各構面之間的關聯性及方向性，並以此驗證本研究的假設四至假設六是否具有正相關(陳正昌，2021)。

## (五)層級迴歸分析

為了解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以及變項間相互的影響力，本研究以層級迴歸進一步分析檢驗族群認同在語言態度和語言使用之間是否存在中介效果，並依據 Baron 和 Kenny (1986) 所提出的四大原則，來檢驗族群認同是否滿足中介效果之條件。



##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節段落安排為：第一節問卷樣本描述與描述性統計結果；第二節背景變項對「語言態度」、「族群認同」與「語言使用」之差異性分析，並探討語言態度、族群認同及語言使用三者的關係；接著第三節是大學生對本土語言課程之態度分析以及綜合題項之分析。

### 第一節 問卷樣本描述與描述性統計結果

本研究透過學校教授及臺東大學學生的幫助於課堂上發放網路問卷，總共發放 300 份問卷，去除無效問卷後，所得有效問卷 228 份。本小節將分析參與問卷的填答者之背景資料，針對背景變項進行次數分配及統計百分比繪製如表 20。

#### 一、問卷樣本描述

有關受訪者背景資料總計有以下項目：1.生理性別 2.戶籍地 3.就讀學院 4.父親族群 5.母親族群 6.受訪者之族群 7.父親主要使用的語言 8.母親主要使用的語言 9.受訪者主要使用的語言 10.受訪者之母語 11.受訪者臺灣閩南語的能力 12.受訪者最先學會的語言。以上為受訪者之背景資料，本節將呈現所有背景資料的情況，惟本研究詢問受訪者之背景係為利後續進行分析，藉由獲得之基礎訊息來發展最適切本研究意旨的分析，爰本研究將依據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萃取相關背景資料將「學生背景變項」整理設定為：1.生理性別 2.戶籍地 3.學院 4.受訪者族群 5.受訪者主要使用的語言 6.受訪者之母語 7.受訪者臺灣閩南語能力，為後續接著進行「語言態度」、「族群認同」與「語言使用」三大構面不同背景變項之分析。

表 20 背景變項次數分配表

題目	選項	次數	%	
生理性別	男	121	53.1	
	女	107	46.9	
戶籍地	北部	新北市	18	7.9
		臺北市	13	5.7
		桃園市	15	6.6
		基隆市	4	1.8
		新竹市	3	1.3
		新竹縣	1	.4
		宜蘭縣	6	2.6
	中部	臺中市	12	5.3
		苗栗縣	2	.9
		彰化縣	12	5.3
		南投縣	1	.4
		雲林縣	7	3.1
	南部	臺南市	31	13.6
		高雄市	57	25.0
		嘉義縣	5	2.2

		屏東縣	19	8.3
	東部及 金馬	臺東縣	17	7.5
		花蓮縣	3	1.3
		金門縣	2	.9
就讀學院		師範學院	73	32.0
		人文學院	51	22.4
		理工學院	104	45.6
父親族群		閩南	183	80.3
		客家	15	6.6
		外省	13	5.7
		原住民	8	3.5
		其他	9	3.9
母親族群		閩南	155	68.0
		客家	15	6.6
		外省	23	10.1
		原住民	8	3.5
		其他	27	11.8
自己的族群		閩南	179	78.5
		客家	10	4.4
		外省	7	3.1
		原住民	10	4.4
		其他	22	9.6
父親主要使用語言		臺灣閩南語	61	26.8
		國語	162	71.1
		原住民語	1	.4
		其他	4	1.8
母親主要使用語言		臺灣閩南語	40	17.5
		國語	179	78.5
		原住民語	1	.4
		其他	8	3.5
主要使用的語言		國語	220	96.5
		臺灣閩南語	8	3.5
母語		國語	171	75.0
		臺灣閩南語	49	21.5
		客語	4	1.8
		原住民語	4	1.8
臺灣閩南語能力		聽和說都不太會	14	6.1
		聽得懂但不會說	28	12.3
		勉強可溝通但有困難	65	28.5
		可與人聊天	80	35.1
		聽和說都很流利	41	18.0

最先學會的語言	臺灣閩南語	51	22.4
	國語	175	76.8
	客語	1	.4
	其他	1	.4

(一)生理性別—本次填答者以男性居多，佔 53.1%

本研究有效之 228 份問卷中，男性填答者佔 53.1%，總共有 121 人；女性填答者佔 46.9%，總共 107 人，問卷樣本之性別分析詳如表 21。

表 21 樣本特性-生理性別

樣本特性	次數	百分比(%)
男	121	53.1
女	107	46.9
總計	228	100

(二)戶籍地—本次填答者以南部居多，佔 49.1%

本研究詢問戶籍地之目的是為了瞭解不同戶籍地之學生，對於語言態度、族群認同及語言使用是否有所差異，另外，由於臺東大學的學生多數來自於南部，因此，本題也可以用來檢測本研究之樣本是否有符合臺東大學之母群特性，以檢驗本研究是否具有代表性，從表 22 可知學生大多來自南部，總共有 112 人，佔 49.1%，有符合臺東大學生源特性。

表 22 樣本特性-戶籍地

樣本特性	次數	百分比(%)
北部	60	26.3
中部	34	14.9
南部	112	49.1
東部及金馬	22	9.7
總計	228	100

(三)就讀學院—本次填答者以理工學院居多，佔 45.6%

臺東大學分為理工、師範及人文學院，本項次以詢問學生就讀學院來了解受訪者就讀學院之分布狀況，詳如表 23，填答次數依序為理工、師範及人文學院。

表 23 樣本特性-就讀學院

樣本特性	次數	百分比(%)
理工學院	104	45.6
師範學院	73	32.0
人文學院	51	22.4
總計	228	100

(四)父親族群—本次填答者以閩南族群居多，佔 80.3%

本研究以臺灣四大族群（閩南、外省、客家、原住民）為主，詢問受訪者父親所屬的族群，敘述統計顯示如表 24，父親所屬的族群依序排列為閩南 183 人（80.3%）、客家 15 人（6.6%）、外省 13 人（5.7%）、其他 9 人（3.9%）及原住民 8 人（3.5%），得知父親的族群以閩南人最多。至於受訪者填答「其他」的原因是不清楚父親所屬的族群，或是認為同屬於兩種族群、漢人，詳如表格中的備註。

表 24 樣本特性-父親族群

樣本特性	次數	百分比(%)
閩南	183	80.3
客家	15	6.6
外省	13	5.7
原住民	8	3.5
其他*	9	3.9
總計	228	100

\*福佬客1、同屬外省和閩南1、漢人2、不清楚5

(五)母親族群—本次填答者以閩南族群居多，佔 68%

本研究描述性分析結果顯示母親的族群，同樣是以閩南族群最多，總數有 155 人（68%），接著依序排列為其他 27 人（11.8%）、外省 23 人（10.1%）、客家 15 人（6.6%）、原住民 8 人（3.5%），詳如表 25，至於受訪者填答「其他」的原因是由於受訪者的母親有多數是新住民，也有受訪者回答不清楚或認為同屬於兩種族群、屬於漢人，詳見於表格的備註。

表 25 樣本特性-母親族群

樣本特性	次數	百分比(%)
閩南	155	68.0
客家	15	6.6
外省	23	10.1
原住民	8	3.5
其他*	27	11.8
總計	228	100

\*同屬外省和閩南1、漢人2、緬甸2、印尼2、不清楚5、新住民6、越南9

(六)受訪者族群—本次填答者以閩南族群居多，佔 78.5%

依表 26 顯示的結果，受訪者認為自己所屬的族群，與前述父母親族群得到相同的結果，均是以閩南族群居多，得知受訪者對自我族群的認同有 179 人認定是閩南，佔總數 78.5%，接著依比例排列為其他 22 人(9.6%)、客家 10 人(4.4%)、原住民 10 人(4.4%)、外省 7 人(3.1%)。其中 22 位選擇「其他」選項的受訪者，多數的原因是因為父母各自屬於不同族群，因此不清楚自我的族群歸屬，或認為同屬於兩種族群，另有部分受訪者認為自己是漢人、臺灣人、新二代者，詳如表格的備註。

表 26 樣本特性-受訪者族群

樣本特性	次數	百分比(%)
閩南	179	78.5
客家	10	4.4
外省	7	3.1
原住民	10	4.4
其他*	22	9.6
總計	228	100

\*福佬客1、同屬外省和閩南1、新二代1、中越混血1、無明顯族群意識1、漢人2、同屬閩南和客家4、台灣人4、不清楚7

(七)父親主要使用語言—本次填答者以國語居多，佔 71.1%

從研究結果可知受訪者父親大部分是以國語為主要語言，雖然在前述分析得出父親為閩南族群者佔多數，總共是 183 人，然而在語言使用上則是以國語為多數，總計 162 人(71.1%)，平時最常以臺灣閩南語溝通者為 61 人，佔 26.8% (其中 59 人屬閩南族群；2 人為非閩南族群)，詳如表 27 及表 28。從描述性分析結果得知，臺灣閩南語的流失在父輩已有跡可循，因為即使父親為閩南族群，但日常生活中卻不一定會說閩南族群的語言—臺灣閩南語(母語)，而是以國語作為主要溝通的語言。

表 27 樣本特性-父親主要使用語言

樣本特性	次數	百分比(%)
臺灣閩南語	61	26.8
國語	162	71.1
原住民語	1	.4
其他*	4	1.8
總計	228	100

\*不清楚1、客語國語1、國語和臺灣閩南語各半1、跟我對話使用國語多，跟同齡或長輩則臺灣閩南語多1

表 28 父親主要使用語言與族群交叉分析表

主要使用語言/族群	閩南	非閩南	總和
臺灣閩南語	59	2	61
國語	122	40	162
原住民語	-	1	1
其他	2	2	4
總和	183	45	228

從表 27、表 28 的結果推論，因過往國語政策，導致 50、60 年代的中年人逐漸喪失會說母語的能力，再加上嚴厲禁止說母語的時期，使得母語沒有生存環境，因而讓這一代的中年人從不敢說母語到不會說母語，家庭代間傳承也逐漸失去傳承母語的能力。

(八)母親主要使用語言—本次填答者以國語居多，佔 78.5%

多數受訪者母親主要使用的語言是國語，從前述母親所屬族群敘述性結果可知，母親屬於閩南族群者有 155 人，而從本題分析結果得知，僅有 40 人較常會說臺灣閩南語，其中閩南族群有 33 位、7 名是非閩南族群，詳見表 29、表 30，此項結果也符合前述的推論，50、60 年代的中年人說臺灣閩南語的情形已有下滑的趨勢，研究顯示閩南族群不見得會以母語為主要溝通語言，也代表著臺灣閩南語的社群成員與實際閩南人口有很大的落差，實際上，不論是哪一個族群，主要使用的語言幾乎是國語而非自己族群的語言。

表 29 樣本特性-母親主要使用語言

樣本特性	次數	百分比(%)
臺灣閩南語	40	17.5
國語	179	78.5
原住民語	1	.4
其他*	8	3.5
總計	228	100

\*閩南語國語1、印尼語1、不清楚1、國語越南語1、越南語3、跟我對話使用國語多，跟同齡或長輩則臺灣閩南語多1

表 30 母親主要使用語言與族群交叉分析表

主要使用語言/族群	閩南	非閩南	總和
臺灣閩南語	33	7	40
國語	119	60	179
原住民語	1	0	1
其他	2	6	8
總和	155	73	228

(九)自己主要使用語言—本次填答者以國語居多，佔 96.5%

本題目結果顯示非常有趣的結果，大部分的受訪者主要使用語言均為國語，而其他語言除了臺灣閩南語有 8 人填答之外，便沒有人再填答其他語言了。由表 31 可知，國語是多數人主要使用、最熟悉的語言，這也呼應了鄭安秀 2010 年的研究結果，青年層選擇的語言以華語為主，國語在臺灣社會已是強勢語言。綜合觀察受訪者主要使用的語言和上述父母親主要使用的語言，可知臺灣閩南語面臨代間傳遞的危機，國語仍穩居強勢語言地位，人們以臺灣閩南語和他人交談的比例隨著年齡逐漸下滑，而其他本土語言則是面臨更嚴峻的消逝危機。

表 31 樣本特性-自己主要使用語言

樣本特性	次數	百分比(%)
國語	220	96.5
臺灣閩南語	8	3.5
客語	-	-
原住民語	-	-
其他	-	-
總計	228	100

(十)母語—本次填答者以國語居多，佔 75%

本題所欲了解的是受訪者對自我母語的認知情形，依表 32 結果顯示，有 171 人認定的母語為國語，而臺灣閩南語為母語者有 49 人，客語和原住民語各有 4 人。就前述受訪者的族群填答情況有 179 人為閩南族群、外省 7、其他 22 人，客家和原住民各 10 人，閩南族群 179 人當中只有 47 人認為自己的母語是臺灣閩南語，詳如表 33 可發現學生自我族群認定和母語的認知有所差距，在母語的認知上，無論身為哪一種族群皆有轉移至認定國語為母語的情況，而族群認同為外省人的受訪者則是未見有國語之外的母語認同，但可以發現閩南人族群不一定將臺灣閩南語視為母語，呈現族群認同和母語認同的落差，因此，閩南族群對族群語言的認同和堅持度似乎不像外省族群那麼堅定。

表 32 樣本特性-母語

樣本特性	次數	百分比(%)
國語	171	75.0
臺灣閩南語	49	21.5
客語	4	1.8
原住民語	4	1.8
其他	-	-
總計	228	100

表 33 受訪者族群與母語交叉分析表

母語/族群	閩南	非閩南	總和
國語	131	40	171
臺灣閩南語	47	2	49
客語	1	3	4
原住民語	-	4	4
其他	-	-	-
總和	179	49	228

(十一)臺灣閩南語的能力

有關臺灣閩南語的能力選項係由受訪者自評臺灣閩南語聽和說的能力，編碼分數依序為：聽和說都不太會(1分)、聽得懂但不會說(2分)、勉強可溝通但有困難(3分)、可與人聊天(4分)、聽和說都很流利(5分)。按照敘述性統計結果由答題次數多到少依序排列為：可與人聊天(80人，佔35.1%)、勉強可溝通但有困難(65人，佔28.5%)、聽和說都很流利(41人，佔18%)、聽得懂但不會說(28人，佔12.3%)、聽和說都不太會(14人，佔6.1%)，詳見表34。

表 34 樣本特性-臺灣閩南語的能力

樣本特性	次數	百分比(%)
可與人聊天	80	35.1
勉強可溝通但有困難	65	28.5
聽和說都很流利	41	18.0
聽得懂但不會說	28	12.3
聽和說都不太會	14	6.1
總計	228	100

Bishop (1987) 提出，在 5 點量表中，中立點為 3，若由 3 往右表示朝正向發展，反之若由 3 往左則表示朝負面發展，運用此觀點來分析本題，將選項聽和說都不太會(1分)、聽得懂但不會說(2分)、勉強可溝通但有困難(3分)歸類為「不流利組」；可與人聊天(4分)、聽和說都很流利(5分)為「流利組」。從答題結果有 107 人屬於「不流利組」；而有 121 人屬於「流利組」，可知受訪者對自我臺灣閩南語能力的評估大多介於「勉強可溝通但有困難」至「聽和說都很流利」之間。從這份結果可知受訪者對自己的臺灣閩南語能力評價偏正向，並且多數皆具有基本的聽和說的能力，只有少部分是聽不太懂也不太會說，雖然此種自評的方式沒辦法像語言測驗可以檢驗受訪者對語言的「聽說讀寫」能力，但是透過自我評估可以了解受訪者對語言能力的掌握和自信程度。

(十二)最先學會的語言—本次填答者以國語居多，佔 76.8%

在這裡藉由詢問受訪者最先接觸或學會的語言，意即受訪者之第一習得語言，用來分析第一語言和母語是否有差別，結果顯示如表 35，有 175 人(76.8%)最先接觸的語言是國語，排名第二的是臺灣閩南語 51(22.4%)，客家語和其他語言各佔 0.4%，而原住民語則是無人填答。

表 35 樣本特性-最先學會的語言

樣本特性	次數	百分比(%)
國語	175	76.8
臺灣閩南語	51	22.4
客語	1	.4
其他	1	.4
原住民語	-	-
總計	228	100

接下來以族群和最先學會的語言交叉分析表來觀察，無論是閩南族群或是非閩南族群，其所接觸的第一語言幾乎都是國語，其中閩南族群最先學會臺灣閩南語的比例為 26.3%；閩南族群最先學會國語的比例為 73.7%，如表 36，由於人類的第一語言習得通常是先從自己的照顧者身上學習到的，因此，家庭是最先接觸或語言習得的首要場所，由此題項的結果可知，受訪者不分族群習得的第一語言，大多數是國語，其中能夠自然習得原住民語或客家語的程度最低，這也代表該語言流失的情形最嚴重，相比之下臺灣閩南語雖較無明顯流失的危險，但是也面臨著傳承的斷層。

表 36 最先學會的語言與族群交叉分析表

最先學會的語言/族群	閩南	非閩南	總和
國語	132	43	175
臺灣閩南語	47	4	51
客語	-	1	1
其他	-	1	1
原住民語	-	-	-
總和	179	49	228

再接續觀察母語和最先學會的語言，以了解受訪者母語和第一語言的狀況，詳如表 37。受訪者認為母語是國語的人數有 171 人，其中有 148 人最先習得國語(86.5%)、22 人習得臺灣閩南語(12.9%)、1 人習得其他語言(0.6%)。而認為母語是臺灣閩南語者有 49 人，當中有 28 人最先接觸或學會臺灣閩南語(57.1%)，21 人最先學會國語(42.9%)，表示受訪者認為兩者有所不同，閩南人不一定會以臺灣閩南語當做自己的母語，又第一語言習得是國語，表示其從小到大接觸到最自然的語言環境即是國語，因此最常使用、最熟悉的語言通常不會是臺灣閩南語，只有少部分閩南人認為臺灣閩南語為其母語，同時也是他們最先接觸或學會的語言，這項研究結果不禁令人思考臺灣閩南語的語言社群成員在何處，由於國語在社會、學校及家庭皆具有優勢地位，因此壓縮了臺灣閩南語的空間，就越年輕的世

代而言，從小到大在家裡以及學校所接觸到的語言幾乎是國語，因此難以有機會學習和使用其他語言，能在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者更是微乎其微。

表 37 母語與最先學會的語言交叉分析表

母語/最先學會的語言	臺灣閩南語	國語	客語	其他	總和
國語	22	148	-	1	171
臺灣閩南語	28	21	-	-	49
客語	1	2	1	-	4
原住民語	-	4	-	-	4
其他	-	-	-	-	-
總計	51	175	1	1	228

## 二、描述性統計結果

本問卷填答方式採用「李克特 5 點量表」，兩端分數從 1 分到 5 分，分別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沒意見、同意、非常同意，反向題則以反向來計分，分數越高者則代表越同意題目，下茲就本研究三構面「語言態度」、「族群認同」和「語言使用」各題之填答結果分別呈現其平均數、標準差敘述性統計。

### (一)問卷各構面敘述統計

有關本研究三個構面和其面向之敘述統計整理如表 38，整體而言，本研究在族群認同構面上有較高的平均數 3.93，然而標準差較大，表示學生對族群認同的態度偏正向，但是群體間差異極大。另外，在語言態度整體構面上也得到 3.79 的平均數、標準差較低，其中在情感性價值面向上平均數 3.8，高於語言態度的整體構面，代表學生對臺灣閩南語的態度呈正向、群體間的差異較小，然而在工具性價值雖然平均數達 3.47，但是標準差大於 0.5，表示學生對臺灣閩南語的工具性價值有不同的認知。而語言使用構面則是有較低的平均差及較高的標準差，表示學生不論是和哪種對象交談、在何處談話以及談論什麼話題均很少使用臺灣閩南語，而且平均數是三個構面中最低的。

表 38 問卷各構面及面向敘述統計

構面—面向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語言態度	語言態度1-14	3.79	.53
2.語言態度—情感性價值	語言態度1-11	3.8	.57
3.語言態度—工具性價值	語言態度12-14	3.47	.75
4.語言態度—保存與流失意識	語言態度15-17	4.05	.64
5.族群認同	族群認同1-7	3.93	.68
6.語言使用	語言使用1-17	2.06	.66
7.語言使用—談話對象	語言使用1-9	2.22	.82
8.語言使用—談話場域	語言使用10-14	2	.75
9.語言使用—談話議題	語言使用15-17	1.67	.65

## (二) 語言態度敘述統計

本研究語言態度構面由情感性價值、工具性價值、保存與流生意識三個面向構成，以下將各面向及其題目之敘述性統計結果各自彙整成表格。

### 1. 語言態度-情感性價值：偏向正面肯定

大學生對臺灣閩南語的語言態度-情感性價值面向，其中每題的平均數及標準差分析結果如下表 39，當中第4、5、10、11題為反向題，因此將計分方式轉換後來看各題，以反向題第5題「我認為會臺灣閩南語是沒有價值的」得分最高，平均分數為4.36分，表示受訪者有多數人肯定臺灣閩南語的價值，排序第二的是「我認為臺灣閩南語很親切」，平均分數為4.27分，排序第三為「我認為臺灣閩南語是很有文化的語言」4.21分，而以「我認為臺灣閩南語是老一輩的人所講的語言」得分最低，平均分數為3.05分，整體而言，大學生對臺灣閩南語的情感性價值面向屬中上程度。

觀察得知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出生年約 2002-2003 年)對臺灣閩南語的語言態度並不是偏向負面的看法，反而較傾向於正面的態度，推測是因為 2000 年後出生的學生，並未經歷過國語運動時期，並且大部分的學生在國小階段已接受過本土語言教育課程，隨著本土語言教育政策的推行，及政府與民間開始推廣本土語言，再加之影視文化、流行音樂的影響，因此本土語言的負面意象已逐漸淡化，人們也日益重視本土語言，進而承認其價值，或是已將本土語言視為一種「中性的」、「地方上」的語言，並不會特別排斥，這項研究結果有助於臺灣閩南語的推廣，然而，對臺灣閩南語持有正向的態度，是否會增進大學生說該語言的意願，本研究將接續分析。

表 39 語言態度-情感性價值敘述性及排序統計表

語言態度情感性價值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我認為臺灣閩南語很好聽	3.93	.84	5
2.我認為臺灣閩南語很親切	4.27	.8	2
3.我認為臺灣閩南語很有趣	4.14	.77	4
4.我認為臺灣閩南語很粗俗	3.75	.98	7
5.我認為會臺灣閩南語是沒有價值的	4.36	.77	1
6.我在公共場合使用臺灣閩南語很自在	3.55	.99	8
7.我認為臺灣閩南語較能表達自己的想法	3.25	1.07	10
8.我認為臺灣閩南語是很有文化的語言	4.21	.72	3
9.我因為自己會講臺灣閩南語而感到自豪	3.93	.93	5
10.我認為臺灣閩南語是老一輩的人所講的語言	3.05	1.17	11
11.我認為講臺灣閩南語有國語口音很尷尬	3.38	1	9

## 2. 語言態度-工具性價值：較肯定「溝通」的功能性價值

工具性價值面向各題之平均數整理如表 40，可見每一題平均數均在 3 分以上，而內部差異也偏高，各題平均數排序如表列，平均數最高分以及差異性最大的是第 3 題「我認為會講臺灣閩南語跟別人溝通比較方便」，整體而言雖然平均數均有超過 3 分，但以整體語言態度構面而言，工具性價值的面向是最低分的。

表 40 語言態度-工具性價值敘述性及排序統計表

語言態度工具性價值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我認為會講臺灣閩南語對就業很有幫助	3.41	.93	3
2.我認為會講臺灣閩南語對學習其他語言有幫助	3.42	.94	2
3.我認為會講臺灣閩南語跟別人溝通比較方便	3.57	.98	1

## 3. 語言態度-保存與流失意識：具保存意識

本部分關注的焦點在於學生對臺灣閩南語的保存及流失意識，以了解大學生是否認為需要關注臺灣閩南語保存之議題，其重要性為何，並且大學生是否願意多學習或接觸臺灣閩南語。本面向題目的平均數與標準差整理如下表 41。由此可知，受訪對象認為臺灣閩南語的保存很重要，也面臨流失的危險，對於更多學習的機會則是表達正面的態度。然而，語言的保存與傳承若是只具有保存意識是不夠的，還須具備語言實踐的行動力才能讓語言活用於生活中。

表 41 語言態度-保存與流失意識敘述性及排序統計表

語言態度保存與流失意識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我認為臺灣閩南語有流失的危險	3.98	0.78	2
2.我認為保存臺灣閩南語很重要	4.22	0.77	1
3.我認為應該有更多學習臺灣閩南語的機會	3.96	0.86	3

## 4. 小結

綜整語言態度構面的各題，平均數最高的題目為反向題「我認為會臺灣閩南語是沒有價值的 (M=4.36)」，排序第二為「我認為臺灣閩南語親切 (M=4.27)」，排序第三為「我認為保存臺灣閩南語很重要 (M=4.22)」；最低分的是反向題「我認為臺灣閩南語是老一輩的人所講的語言 (M=3.05)」，表示受訪者對臺灣閩南語之價值持正面的評價，在對於臺灣閩南語親切與否的選項上，多數人是選擇同意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受訪者在語言保存上的態度是正向的，並且認為保存臺灣閩南語很重要，但同樣需留意的問題是，即便擁有強烈的保存意識，若沒有保存的方向與具體實踐，也很難達到語言保存的目標，因此後續還需觀察語言被使用的頻度及語言社群成員對自己族群語言使用的堅持度。

### (三) 族群認同敘述統計-族群認同和語言仍有關聯

接續分析族群認同繪製敘述統計如表 42，其中最低分的題目是「我認為閩南人應該要會說臺灣閩南語」平均數 3.60，同時該題的離散程度也是最大的；此構面中最高分的是「我認為尊重一個族群的語言代表尊重他們的文化」平均數 4.35；第二高分的是「我認為臺灣閩南語有助於了解自己的族群文化」平均數 4.02；第三名是「我認為說臺灣閩南語有助於提升族群認同」平均數 3.95。由此可知，受訪者認為族群認同和語言仍有一定程度的關聯，然而，對於選項閩南人應該要會說臺灣閩南語的平均數是最低的，表示受訪者對於該題的同意程度較低，從本研究樣本特性得知，多數受訪者認為自己屬於閩南族群，但卻不常使用臺灣閩南語，且有高達 7 成對母語的認知並非是臺灣閩南語，又最先學會或接觸的語言也非臺灣閩南語，因此推論，對於題目：「閩南人應該要會說臺灣閩南語」的認同感會較低，產生這種結果可能是受訪者最先接觸或學會的語言是國語、在家庭中父母較少跟受訪者說臺灣閩南語、從小到大最常使用國語等因素導致。此外，族群認同構面的研究結果顯示，「我想多學點臺灣閩南語」、「我樂於傳承臺灣閩南語」兩題的平均數分別為倒數第 2 名、倒數第 3 名，代表受訪者在保存臺灣閩南語的實踐上態度較不積極，這也透露著臺灣閩南語傳承的隱憂，閩南族群對臺灣閩南語的使用程度不高，看似對使用自己母語的堅持度也不高，因此產生族群認同和母語認同的落差，以及使用母語的程度、母語的能力呈現下降的趨勢。

表 42 族群認同敘述性及排序統計表

族群認同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我認為閩南人應該要會說臺灣閩南語	3.60	.97	7
2.我認為臺灣閩南語有助於了解自己的族群文化	4.02	.8	2
3.我認為說臺灣閩南語有助於提升族群認同	3.95	.87	3
4.我認為尊重一個族群的語言代表尊重他們的文化	4.35	.68	1
5.我會努力保護自己的臺灣閩南語	3.89	.83	4
6.我樂於傳承臺灣閩南語	3.87	.87	5
7.我想多學點臺灣閩南語	3.84	.94	6

### (四) 語言使用敘述統計

語言使用構面係由「談話對象」、「談話場域」及「談話議題」三個面向所構成。用以了解受訪者的語言使用情形，並觀察受訪者最會與誰以臺灣閩南語對話，在哪種場合最有可能使用臺灣閩南語，以及在談論什麼議題時會使用臺灣閩南語。有關談話對象之各題平均數與排序製成表 43。

#### 1. 語言使用-談話對象

從表格中可見，受訪者唯有與祖父母交談的平均數高於3 (M=3.64)，其餘談話對象選項介於1.44~2.7之間，代表受訪者使用臺灣閩南語與他人對話的頻率均偏低。

表 43 語言使用-談話對象敘述性及排序統計表

語言使用-談話對象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您與父親交談，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2.36	1.3	3
2.您與母親交談，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2.11	1.21	5
3.您與祖父母交談，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3.64	1.55	1
4.您與兄弟姊妹交談，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2.19	1.64	4
5.您與老師交談，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1.44	1.04	9
6.您與同學交談，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1.76	.96	8
7.您與好朋友交談，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1.92	.94	6
8.您與鄰居交談，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2.7	1.84	2
9.您與陌生人交談，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1.85	1.5	7

進一步整理受訪者與說話對象使用臺灣閩南語的程度比例可得知，比對選項「幾乎全講」與「交談對象」的回應顯示，得到最高比例的是「與祖父母交談」(39%，89人)、其次為「與父親交談」(5.7%，13人)、再來是「與母親交談」(4.4%，10人)，研究顯示大學生在與祖父母交談時比較會使用到臺灣閩南語，並且雖然跟雙親也會使用臺灣閩南語，但頻率已明顯降低許多，呈現臺灣閩南語在祖父母那一代的使用程度較高，而在父母輩使用程度較低，而且父母跟子女交談也多以國語為主，所以臺灣閩南語在轉頭之間即消失了，可見在世代間臺灣閩南語使用的程度呈遞減情形，這也意味著語言的世代隔閡，世代傳承的遞減持續至今。接著看到選項「幾乎不講」發現跟老師(73.7%，168人)和陌生人(61%，139人)以及兄弟姐妹(46.1%，105人)不以臺灣閩南語溝通的比例最高，此外跟同學之間也幾乎不講臺灣閩南語(44.3%，101人)，由此可知，學生在與老師、平輩、晚輩對話時很少說臺灣閩南語，跟陌生人也是幾乎不講，表示受訪者習慣以國語溝通，只有在與會說臺灣閩南語的家庭成員溝通時比較會使用到臺灣閩南語，交談對象使用臺灣閩南語程度比例整理成表 44：

表 44 不同談話對象使用臺灣閩南語比例

對象/頻率	幾乎不講		偶爾說 但不多		大約使用 一半比例		使用一半 比例以上		幾乎全講		無該說話 對象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父親	63	27.6	86	37.7	42	18.4	16	7.0	13	5.7	8	3.5
母親	80	35.1	91	39.9	31	13.6	10	4.4	10	4.4	6	2.6
祖父母	26	11.4	42	18.4	32	14.0	27	11.8	89	39.0	12	5.3
兄弟姊妹	105	46.1	70	30.7	15	6.6	7	3.1	4	1.8	27	11.8
老師	168	73.7	46	20.2	5	2.2	-	-	-	-	9	3.9
同學	101	44.3	100	43.9	18	7.9	3	1.3	1	0.4	5	2.2
好朋友	78	34.2	111	48.7	26	11.4	7	3.1	4	1.8	2	0.9
鄰居	81	35.5	57	25.0	28	12.3	14	6.1	7	3.1	41	18.0
陌生人	139	61.0	54	23.7	11	4.8	1	0.4	1	0.4	22	9.6

## 2. 語言使用-談話場域

談話場域之各題平均數與排序繪製成表 45，各題之平均數介於 1.34~2.5，其中平均數最高的是在傳統市場或夜市 (M=2.5)、其次為在家裡 (M=2.35)、第三為寺廟或教堂 (M=2.08)，表示在各場域使用臺灣閩南語的機率皆不高，比較之下，在非正式場合較會使用臺灣閩南語，反之，在正式場合則較不會使用臺灣閩南語。

表 45 語言使用-談話場域敘述性及排序統計表

語言使用-談話場域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您在家裡，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2.35	1.07	2
2.您在學校，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1.76	.72	4
3.您在傳統市場或夜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2.5	1.17	1
4.您在百貨公司或便利商店，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1.34	.61	5
5.您在寺廟或教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2.08	1.14	3

此一結果符合鄭安秀 (2010) 的研究，在傳統市場或夜市等偏非正式的場合或語境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情況較多，相對的，在百貨公司或便利商店較偏正式的場合，絕大多數的人選擇使用華語，約佔總數的七成，閩南語僅佔二成，兩者存有明顯差距。進一步整理受訪者在不同場合使用臺灣閩南語的程度比例如下表 46：

表 46 不同談話場合使用臺灣閩南語比例

場合/頻率	幾乎不講		偶爾說 但不多		大約使用一半 比例		使用一半比例 以上		幾乎全講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家裡	49	21.5	98	43.0	42	18.4	31	13.6	8	3.5
學校	83	36.4	125	54.8	14	6.1	4	1.8	2	0.9
傳統市場或夜市	46	20.2	86	37.7	50	21.9	29	12.7	17	7.5
百貨公司、便利商店	165	72.4	51	22.4	10	4.4	2	0.9	-	-
寺廟或教堂	88	38.6	76	33.3	32	14.0	22	9.6	10	4.4

由上表可看到，在傳統市場或夜市以及在家裡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比較高，而在百貨公司、便利商店和學校則最不會使用臺灣閩南語，推測因為人會依據自身對環境情況的觀察，以及使用的情境和對象來隨之調整當下使用的語言，因此，在正式的場合選擇說國語居多，而在較偏非正式的場合則會選擇使用臺灣閩南語。

### 3. 語言使用-談話議題

將談話議題各題目平均數整理成表 47，本面向的平均數介於1.34~1.94之間，整體平均數低於「談話對象」及「談話場域」，代表受訪者不論是在談論較具專業或嚴肅的議題（學校功課）或休閒娛樂的議題（食衣住行）時對臺灣閩南語的使用率皆低，而題目在聽歌或唱歌時得到最高的平均數。

表 47 語言使用-談話議題敘述性及排序統計表

語言使用-談話議題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您在討論學校功課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1.34	.58	3
2.您在談論食衣住行的話題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1.74	.88	2
3.您在唱歌或聽歌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	1.94	.9	1

接著探討有關交談議題，受訪者在不同的交談情境之下使用臺灣閩南語的程度如下表 48：

表 48 不同議題場合使用臺灣閩南語比例

議題/頻率	幾乎不講		偶爾說 但不多		大約使用一 半比例		使用一半比 例以上		幾乎全講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討論學校功課	162	71.1	57	25.0	7	3.1	2	0.9	-	-
談論食衣住行的 的話題	105	46.1	93	40.8	17	7.5	10	4.4	3	1.3
唱歌或聽歌	78	34.2	104	45.6	29	12.7	15	6.6	2	0.9

在上述的語境，所得結果依然不太會使用臺灣閩南語，不過可以看到在唱歌或聽歌時使用的頻率較高，這表示年輕人還是會聽臺灣閩南語的音樂作品，也就是說流行音樂或影視文化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但受訪者對於語言使用的選擇，已大幅以國語為主了。無論是在談論何種議題的情況下，使用臺灣閩南語的程度都偏低，尤其在學校這個場域更是不太會使用到臺灣閩南語，不僅是因為學校多以國語為主要教學語言，也因為學校屬於正式場合，並且在學校的交談對象多為老師或同儕，而在上一題交談對象的分析結果已知用臺灣閩南語與老師交談的比例最低，幾乎是不講，在與同輩之間也甚少使用臺灣閩南語，代表著受訪者已經很習慣使用國語，並且思考模式也以國語為主。

### 4. 小結

根據語言使用構面敘述統計呈現的結果，推論受訪者在生活中不太習慣說臺灣閩南語，所以除了在傳統市場或夜市、家裡較有可能使用臺灣閩南語之外，在交談對象只有和祖父母說話時才比較會使用臺灣閩南語，此一現象亦符合人們會依據和自己說話的對象所使用的語言來選擇自己要說哪種語言，有人會選擇說不同的語言以表示區隔，而有人會選擇說和對方相同的語言，以方便溝通或表示親切。從整體語言態度趨向正面的結果，來推測受訪

者不排斥使用臺灣閩南語，只是慣用語為國語，生活中較無臺灣閩南語使用的環境，因此不常使用該語言，接著依據閩南族群應該要會說閩南語的填答情況，推測受訪者不太會因為身為閩南族群而有意識的選用臺灣閩南語，但是受訪者對臺灣閩南語的流失和保存意識是高的，並且在尊重族群文化的態度也是正面的。從而推論，未來臺灣閩南語的發展除了持續推廣之外，更要創造語用的空間，才不致讓年輕一代的人因為沒有說話對象、場域而越來越不會說臺灣閩南語。

## 第二節 背景變項對語言態度、族群認同及語言使用之分析

本節驗證假設一：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對語言態度有顯著差異、假設二：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對族群認同有顯著差異、假設三：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對語言使用有顯著差異。依據研究主題與樣本特性將可以分為兩組的背景變項進行分類，分組原則為「閩南」、「非閩南」，而自變項「主要使用的語言」因為填答回覆情況僅有國語及臺灣閩南語，所以也依此分為兩組，各組別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是否有顯著差異，而兩組以上的組別（戶籍地、學院），則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有顯著的部分再經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

### 一、語言態度之差異性分析

#### (一)獨立樣本T檢定

依據不同背景的自變項：1.生理性別2.族群3.主要使用的語言4.母語5.臺灣閩南語能力，與依變項語言態度進行T檢定，整理如下表 49、表 50、表 51、表 52、表 53，從以上表格可得知，只有生理性別對語言態度沒有呈現顯著差異，而其他背景變項組別如：「族群」、「主要使用的語言」、「母語」及「臺灣閩南語能力」均達顯著差異，表示閩南族群的平均數皆顯著大於非閩南族群，代表閩南族群比起非閩南族群對臺灣閩南語的語言態度肯定的程度較高。

表 49 生理性別-語言態度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分組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b>語言態度</b>				
男	3.75	.58	-1.145	.253
女	3.83	.47		
<b>語言態度-情感性價值</b>				
男	3.77	.62	-1.023	.308
女	3.84	.51		
<b>語言態度-工具性價值</b>				
男	3.45	.8	-.430	.668
女	3.49	.7		
<b>語言態度-保存與流失意識</b>				
男	3.99	.7	-1.499	.135
女	4.12	.56		
*p<0.05, ** p<0.01, ***p<0.001				

表 50 族群-語言態度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語言態度				
閩南族群	3.83	.49	2.089	.038*
非閩南族群	3.65	.64		
語言態度-情感性價值				
閩南族群	3.84	.54	1.615	.111
非閩南族群	3.67	.66		
語言態度-工具性價值				
閩南族群	3.49	.74	.756	.450
非閩南族群	3.39	.78		
語言態度-保存與流失意識				
閩南族群	4.12	.56	2.412	.019*
非閩南族群	3.82	.83		
*p<0.05, ** p<0.01, ***p<0.001				

表 51 主要使用的語言-語言態度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語言態度				
慣用國語	3.77	.52	-3.387	.001***
慣用臺灣閩南語	4.4	.25		
語言態度-情感性價值				
慣用國語	3.78	.57	-2.817	.005**
慣用臺灣閩南語	4.35	.3		
語言態度-工具性價值				
慣用國語	3.44	.74	-3.235	.001***
慣用臺灣閩南語	4.29	.42		
語言態度-保存與流失意識				
慣用國語	4.03	.64	.346	.006**
慣用臺灣閩南語	4.67	.47		
*p<0.05, ** p<0.01, ***p<0.001				

表 52 母語-語言態度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語言態度				
母語非臺灣閩南語	3.72	.54	-3.638	.000***
母語是臺灣閩南語	4.03	.44		
語言態度-情感性價值				
母語非臺灣閩南語	3.73	.58	-4.093	.000***
母語是臺灣閩南語	4.05	.44		
語言態度-工具性價值				
母語非臺灣閩南語	3.41	.74	-2.348	.020*
母語是臺灣閩南語	3.69	.75		

語言態度-保存與流失意識				
母語非臺灣閩南語	3.99	.64	-2.817	.005**
母語是臺灣閩南語	4.28	.59		
*p<0.05, ** p<0.01, ***p<0.001				

表 53 臺灣閩南語能力-語言態度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語言態度				
臺灣閩南語能力流利	3.96	.48	5.460	.000***
臺灣閩南語能力不流利	3.6	.52		
語言態度-情感性價值				
臺灣閩南語能力流利	3.99	.51	5.585	.000***
臺灣閩南語能力不流利	3.59	.56		
語言態度-工具性價值				
臺灣閩南語能力流利	3.63	.74	3.487	.001***
臺灣閩南語能力不流利	3.29	.72		
語言態度-保存與流失意識				
臺灣閩南語能力流利	4.17	.55	3.051	.003**
臺灣閩南語能力不流利	3.92	.71		
*p<0.05, ** p<0.01, ***p<0.001				

從以上表格可見，閩南族群在語言態度整體構面及保存與流失意識有較高的評價與認知；最常使用臺灣閩南語者在語言態度各面向上持正面的態度均顯著大於非臺灣閩南語使用者；母語為臺灣閩南語者對臺灣閩南語各面向的態度皆顯著大於非母語者；在臺灣閩南語能力上，呈現語言能力越佳者對語言的態度越正面。根據蘇鳳蘭 2019 年的研究顯示語言能力和語言態度高度相關，臺灣閩南語語言能力越差者越不支持該語言，因此，若學生對自我臺灣閩南語的能力越趨於正向，則越有可能支持臺灣閩南語，在本研究中也呈現這個情況。

## (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

依據學生不同的背景變項：1.戶籍地 2.學院，與依變項語言態度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並針對有顯著的組別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整理分析結果如表 54、表 55，分析得出不同的學院對於語言態度沒有差異，而不同戶籍地在「工具性價值」面向上達顯著差異(p<0.05)，事後檢定得出南部對工具性價值的肯定顯著高於北部，本研究以詢問臺灣閩南語對「就業」、「學習其他語言」、「與他人溝通」來了解受訪者對臺灣閩南語工具性價值的評價，而研究得出南部的學生對於此項的肯定明顯高於北部的學生，推測是因為歷史與文化的因素，南部的生活環境較有機會接觸到說臺灣閩南語者，也有許多工作場合以說臺灣閩南語為主，因此南部的學生較肯定此項價值。

表 54 戶籍地-語言態度 ANOVA 結果

不同戶籍地在語言態度構面之變異數分析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P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b>語言態度</b>				
北部(a)	3.63	.52	F=2.624/p=.051	
中部(b)	3.84	.56		
南部(c)	3.86	.51		
東部及金馬(d)	3.8	.55		
<b>語言態度-情感性價值</b>				
北部(a)	3.65	.57	F=2.298/p=.078	
中部(b)	3.9	.62		
南部(c)	3.86	.54		
東部及金馬(d)	3.75	.6		
<b>語言態度-工具性價值</b>				
北部(a)	3.25	.71	F=3.613/p=.014*	c > a
中部(b)	3.32	.79		
南部(c)	3.6	.71		
東部及金馬(d)	3.62	.87		
<b>語言態度-保存與流失意識</b>				
北部(a)	3.92	.69	F=1.341/p=.262	
中部(b)	4.1	.58		
南部(c)	4.09	.63		
東部及金馬(d)	4.17	.62		
*p<0.05, **p<0.01, ***p<0.001				

表 55 學院-語言態度 ANOVA 結果

不同學院在語言態度構面之變異數分析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P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b>語言態度</b>				
師範學院(a)	3.89	.46	F=2.707/p=.069	
人文學院(b)	3.68	.55		
理工學院(c)	3.77	.56		
<b>語言態度-情感性價值</b>				
師範學院(a)	3.92	.47	F=2.850/p=.060	
人文學院(b)	3.69	.6		
理工學院(c)	3.77	.61		
<b>語言態度-工具性價值</b>				
師範學院(a)	3.52	.75	F=.634/p=.532	
人文學院(b)	3.37	.72		
理工學院(c)	3.48	.77		

語言態度-保存與流失意識				
師範學院(a)	4.16	0.58	F=1.884/p=.154	
人文學院(b)	3.95	0.64		
理工學院(c)	4.03	0.67		
*p<0.05, ** p<0.01, ***p<0.001				

### (三)小結－語言態度差異性分析

綜上所述，本研究假設一：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對臺灣閩南語的語言態度有顯著差異，其中不同的戶籍地(假設 1-2)、不同族群(假設 1-4)、主要使用的語言不同(假設 1-5)、不同的母語(假設 1-6)及臺灣閩南語能力的不同(假設 1-7)成立，而在假設 1-1(不同生理性別)、1-3(不同學院)不成立。換言之，是否為閩南族群、母語是否為臺灣閩南語、最常使用的語言是否為臺灣閩南語以及該語言的能力高低均在 T 檢定呈現顯著差異，以閩南族群顯著大於非閩南族群。經由 ANOVA 分析得出戶籍地的顯著差異在於工具性價值面向，來自南部的學生比北部的學生更認同臺灣閩南語的工具性價值。由此推論，在本研究中族群意識對語言態度似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惟此影響尚待後續分析才得以釐清，而在地區呈現的差異，也可初步得知語言環境的重要性。

### 二、族群認同之差異性分析

本段落驗證假設二：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對族群認同有顯著差異。將可以分為兩組的背景變項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是否有顯著差異，而兩組以上的組別，則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有顯著的部分再經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

#### (一)獨立樣本T檢定

不同背景變項對族群認同的檢定結果如表 56、表 57、表 58、表 59、表 60，可見不論是生理性別、族群、主要使用的語言、母語、臺灣閩南語能力組別在族群認同上皆有顯著差異。有關族群認同的題目為：1.我認為閩南人應該要會說臺灣閩南語2.我認為臺灣閩南語有助於了解自己的族群文化3.我認為說臺灣閩南語有助於提升族群認同4.我認為尊重一個族群的語言代表尊重他們的文化5.我會努力保護自己的臺灣閩南語6.我樂於傳承臺灣閩南語7.我想多學點臺灣閩南語。由獨立樣本T檢定得知，「女生」、「閩南族群」、「母語為臺灣閩南語」、「慣用臺灣閩南語者」、「臺灣閩南語能力較好者」對於族群認同的認知較高，也代表著對傳承臺灣閩南語的態度較為積極。

表 56 生理性別-族群認同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族群認同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男	3.84	.74	-2.112	.036*
女	4.03	.59		
*p<0.05, ** p<0.01, ***p<0.001				

表 57 族群-族群認同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族群認同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閩南族群	3.99	.64	2.238	.029*
非閩南族群	3.72	.78		
*p<0.05, ** p<0.01, ***p<0.001				

表 58 最常使用的語言-族群認同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族群認同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慣用國語	3.9	.67	-3.643	.000***
慣用臺灣閩南語	4.77	.37		
*p<0.05, ** p<0.01, ***p<0.001				

表 59 母語-族群認同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族群認同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母語非臺灣閩南語	3.83	.66	-4.476	.000***
母語是臺灣閩南語	4.3	.62		
*p<0.05, ** p<0.01, ***p<0.001				

表 60 臺灣閩南語能力-族群認同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族群認同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臺灣閩南語能力流利	4.1	.6	4.218	.000***
臺灣閩南語能力不流利	3.74	.71		
*p<0.05, ** p<0.01, ***p<0.001				

## (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

經由表 61、表 62 得知組別:地區及學院在族群認同上並沒有產生差異,而平均數皆在 3 分以上,由上述分析結果得知,本研究假設 2-2 不同戶籍地的學生對族群認同有顯著差異不成立;研究假設 2-3 不同學院的學生對族群認同有顯著差異也不成立。

表 61 戶籍地-族群認同 ANOVA 結果

不同戶籍地在族群認同構面之變異數分析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P值	Scheffe事後比較
族群認同				
北部(a)	3.76	.67	F=1.922/p=.127	
中部(b)	3.97	.63		
南部(c)	3.98	.68		
東部及金馬(d)	4.09	.72		
*p<0.05, ** p<0.01, ***p<0.001				

表 62 學院-族群認同 ANOVA 結果

不同學院在族群認同構面之變異數分析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P值	Scheffe事後比較
<b>族群認同</b>				
師範學院(a)	4.05	.62	F=.215/p=.118	
人文學院(b)	3.80	.67		
理工學院(c)	3.91	.71		
*p<0.05, ** p<0.01, ***p<0.001				

### 三、語言使用之差異性分析

本段落驗證假設三：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對語言使用有顯著差異。將可以分為兩組的背景變項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是否有顯著差異，而兩組以上的組別，則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有顯著的部分再經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

#### (一)獨立樣本T檢定

語言使用構面由談話「對象」、「場域」、「議題」組成，經獨立樣本T檢定檢驗結果如下表 63、表 64、表 65、表 66、表 67，除了生理性別在語言使用各個構面、族群類別在語言談話對象上無顯著差異之外，其餘組別均達顯著差異。由此可知，雖然全體受訪者在語言使用構面上的得分普遍偏低，但是身為閩南族群或將臺灣閩南語視為母語、慣用語言為臺灣閩南語者以及臺灣閩南語能力較佳者，平常在與不同對象交談、不同場合及談論不同議題時，比較會使用到臺灣閩南語。

表 63 生理性別-語言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語言使用				
男	2.09	.70	.656	.512
女	2.03	.6		
<b>語言使用-談話對象</b>				
男	2.24	.85	.509	.677
女	2.2	.78		
<b>語言使用-談話場域</b>				
男	2.04	.82	.100	.486
女	1.97	.68		
<b>語言使用-談話議題</b>				
男	1.71	.68	.153	.400
女	1.64	.61		
*p<0.05, ** p<0.01, ***p<0.001				

表 64 族群-語言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語言使用				
閩南族群	2.13	.63	3.194	.002**
非閩南族群	1.8	.69		

語言使用-談話對象				
閩南族群	2.27	.71	1.290	.202
非閩南族群	2.05	1.12		
語言使用-談話場域				
閩南族群	2.13	.74	4.979	.000***
非閩南族群	1.55	.61		
語言使用-談話議題				
閩南族群	1.73	.67	2.615	.010**
非閩南族群	1.46	.51		
*p<0.05, ** p<0.01, ***p<0.001				

表 65 最常使用的語言-語言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語言使用				
慣用國語	2.02	.63	-5.196	.000***
慣用臺灣閩南語	3.18	.46		
語言使用-談話對象				
慣用國語	2.18	.79	-4.440	.000***
慣用臺灣閩南語	3.43	.48		
語言使用-談話場域				
慣用國語	1.96	.73	-4.780	.000***
慣用臺灣閩南語	3.2	.53		
語言使用-談話議題				
慣用國語	1.65	.63	-3.381	.001***
慣用臺灣閩南語	2.42	.56		
*p<0.05, ** p<0.01, ***p<0.001				

表 66 母語-語言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語言使用				
母語非臺灣閩南語	1.95	.59	-4.248	.000***
母語是臺灣閩南語	2.45	.76		
語言使用-談話對象				
母語非臺灣閩南語	2.12	.8	-3.717	.000***
母語是臺灣閩南語	2.59	.78		
語言使用-談話場域				
母語非臺灣閩南語	1.89	.68	-4.119	.000***
母語是臺灣閩南語	2.43	.85		
語言使用-談話議題				
母語非臺灣閩南語	1.57	.52	-3.571	.001***
母語是臺灣閩南語	2.05	.89		
*p<0.05, ** p<0.01, ***p<0.001				

表 67 臺灣閩南語能力-語言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

語言使用				
臺灣閩南語能力流利	2.37	.63	8.929	.000***
臺灣閩南語能力不流利	1.71	.49		
語言使用-談話對象				
臺灣閩南語能力流利	2.5	.75	5.996	.000***
臺灣閩南語能力不流利	1.9	.77		
語言使用-談話場域				
臺灣閩南語能力流利	2.41	.73	10.675	.000***
臺灣閩南語能力不流利	1.55	.47		
語言使用-談話議題				
臺灣閩南語能力流利	1.91	.73	6.715	.000***
臺灣閩南語能力不流利	1.4	.39		
*p<0.05, ** p<0.01, ***p<0.001				

(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

探討不同區域、不同學院的學生在語言使用上是否有所差異，所得結果繪製如表 68、表 69，顯示在學院別沒有顯著差異，在「談話場域」面向上有顯著差異，經事後檢定有顯著差異的部分在於「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為中部>北部」；「南部>北部」，表示來自中部的學生平時較會說臺灣閩南語，而來自北部的學生較不會說；比起北部的學生，來自南部的學生更常使用臺灣閩南語，此結果也呼應著本研究在語言態度—工具性價值面向上所得之結果，由於來自南部的學生較肯定臺灣閩南語的工具性價值，也表示著較肯定臺灣閩南語的功能，因此來自南部的學生使用臺灣閩南語的可能性也比較高。

表 68 戶籍地-語言使用 ANOVA 結果

不同戶籍地在語言使用構面之變異數分析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P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語言使用				
北部(a)	1.88	.64	F=2.469/p=.063	
中部(b)	2.2	.6		
南部(c)	2.13	.65		
東部及金馬(d)	1.98	.74		
語言使用-談話對象				
北部(a)	2.11	.94	F=.670/p=.571	
中部(b)	2.35	.67		
南部(c)	2.23	.69		
東部及金馬(d)	2.27	1.19		

語言使用-談話場域				
北部(a)	1.68	.61	F=7.240/p=.000**	b> a ; c> a
中部(b)	2.19	.61		
南部(c)	2.16	.81		
東部及金馬(d)	1.78	.7		
語言使用-談話議題				
北部(a)	1.55	.56	F=2.284/p=.080	
中部(b)	1.76	.68		
南部(c)	1.75	.68		
東部及金馬(d)	1.47	.6		
*p<0.05 , ** p<0.01 , ***p<0.001				

表 69 學院-語言使用 ANOVA 結果

不同學院在語言使用構面之變異數分析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P值	Scheffe事後比較
語言使用				
師範學院(a)	2.12	.64	F=.811/p=.446	
人文學院(b)	2.09	.64		
理工學院(c)	2	.68		
語言使用-談話對象				
師範學院(a)	2.31	.86	F=.790/p=.455	
人文學院(b)	2.23	.68		
理工學院(c)	2.15	.85		
語言使用-談話場域				
師範學院(a)	2.02	.71	F=.473/p=.624	
人文學院(b)	2.08	.77		
理工學院(c)	1.96	.78		
語言使用-談話議題				
師範學院(a)	1.73	.62	F=.785/p=.457	
人文學院(b)	1.72	.65		
理工學院(c)	1.62	.66		
*p<0.05 , ** p<0.01 , ***p<0.001				

承上所述，本研究假設三：「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對語言使用有顯著差異」，除了假設 3-1（不同生理性別）及假設 3-3（不同學院）的假設不成立之外，假設 3-2（不同戶籍地）、3-4（不同族群）、3-5（主要使用的語言不同）及 3-6（不同母語）及 3-7（不同臺灣閩南語能力）均成立。除此之外，個人的語言能力也會影響到語言使用意願，如果是自己越熟悉、越流利的語言，則越有可能會使用該語言，如同周曼華(2012)的研究結果本土語言能力較佳的學童，對本土語言的認同感和學習態度，會表現得比較積極，也較能重視本土語言的重要性。因此得知，培養本土語言的能力也是保存臺灣閩南語應關注的重點之一，而在本研究當中，

也可見自評臺灣閩南語能力較佳者，在日常生活中有較高的頻率會以臺灣閩南語和他人溝通。

### (三)小結－語言使用差異性分析

Fishman (1991) 強調家庭對於語言傳承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Romaine (1989) 也指出，雖然造成語言轉移的因素很多，但最主要因素之一是父母無意將母語傳承給下一代，理由包括：母語的社會地位低落、異族通婚、缺少政府的支援以及年輕世代語言學習情況不佳等(陳淑嬌，2007)。從本研究前述分析可推知，臺灣閩南語被大學生使用的程度不高，不管是在使用對象、場域和議題的使用率均低，唯有在與祖父母和父母說話時仍有少數會使用臺灣閩南語，因此得知，與家庭成員溝通是使用臺灣閩南語的原因之一，而家庭雖然是母語傳承的重要場域，但是受訪者普遍於家庭內使用的程度不高。

### 四、語言態度、族群認同及語言使用之分析

本段落將運用相關分析以觀察本研究「語言態度」、「族群認同」和「語言使用」各構面之間的方向性，以驗證本研究假設四：語言態度與族群認同具有正相關、假設五：族群認同與語言使用具有正相關及假設六：語言態度與語言使用具有正相關。接著以迴歸分析檢驗各構面之間相關性是否具有解釋力，接續以層級迴歸分析探討假設七：族群認同在語言態度及語言使用之間扮演的角色。

#### (一)相關分析

有關語言態度、族群認同及語言使用以 Pearson 相關分析所得結果如表 70，從表中相關係數可得知，語言態度構面與族群認同構面呈正相關， $r$  值為 0.795 ( $p < 0.01$ )；族群認同構面和語言使用構面呈正相關， $r$  值為 0.410 ( $p < 0.01$ )；語言態度構面和語言使用構面呈正相關， $r$  值為 0.433 ( $p < 0.01$ )。

表 70 語言態度、族群認同及語言使用相關分析

相關係數		語言態度構面	族群認同構面	語言使用構面
Pearson 相關	語言態度構面	-	-	-
	族群認同構面	.795**	-	-
	語言使用構面	.433**	.410**	-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由上述相關分析得知，本研究「語言態度」、「族群認同」及「語言使用」三個構面均為顯著正相關，因此本研究的 H4：語言態度與族群認同具有正相關、H5：族群認同與語言使用具有正相關，及 H6：語言態度與語言使用具有正相關均成立。表示受訪者對臺灣閩南語的態度越正向，則對於族群認同的認知也越趨正向，對於語言使用的頻率也較高。

## (二)層級迴歸分析

為使本研究各變項(構面)間的脈絡更清晰,研究者依據文獻探討及往例研究,針對本研究各構面間的關係進行推演,以驗證本研究 H7:族群認同在語言態度與語言使用之間具中介效果是否成立。依據學者 Baron 和 Kenny (1986) 之理論,中介效果要成立有以下條件:

- 一、自變項對中介變項需具有顯著影響
- 二、中介變項對依變項需具有顯著影響
- 三、自變項對依變項需具有顯著影響
- 四、當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同時投入迴歸式後,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關係變得不顯著或削弱。若為不顯著,則中介變項具有完全中介效果,若為削弱,則中介變項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為更了解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關係,依據上述理論及文獻探討為基礎,驗證族群認同是否具有中介效果,而可為適當的中介變項,爰提出本研究層級迴歸分析之條件假設並繪製分析架構如圖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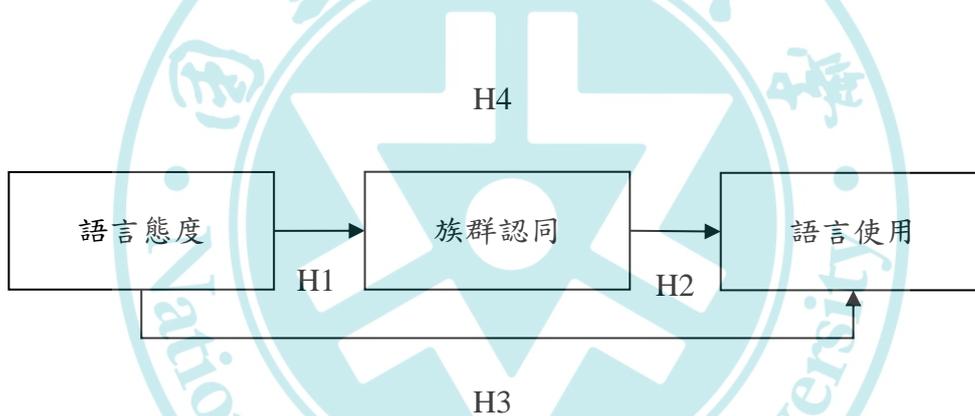


圖 6 層級迴歸分析架構圖

- 條件一、語言態度對族群認同具正向且顯著影響。
- 條件二、族群認同對語言使用具正向且顯著影響。
- 條件三、語言態度對語言使用具正向且顯著影響。
- 條件四、族群認同在語言態度及語言使用之間具中介效果。

依據前述假設進行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71:

表 71 層級迴歸條件一至三檢驗結果

迴歸模式	自變項/依變項	$\beta$	t 值	F 值	$R^2$	VIF
條件一	語言態度/族群認同	.795	19.71***	388.38***	.631	1
條件二	族群認同/語言使用	.410	6.76***	45.69***	.165	1
條件三	語言態度/語言使用	.433	7.23***	52.24***	.184	1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由上述分析得出語言態度對族群認同的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  值為 0.795 ( $p < 0.001$ )，解釋力為 63.1%，代表層級迴歸分析條件一：「語言態度對族群認同具正向且顯著影響」成立；而族群認同對語言使用的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  值為 0.410 ( $p < 0.001$ )，解釋力則較低為 16.5%，表示層級迴歸分析條件二：「族群認同對語言使用具正向且顯著影響」的假設得到支持；語言態度對語言使用的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  值為 0.433 ( $p < 0.001$ )，解釋力為 18.4%，表示層級迴歸分析條件三：「語言態度對語言使用具正向且顯著影響」的假設獲得支持。由是可知，層級迴歸分析條件一、條件二、條件三均成立，其中最具解釋力的是語言態度對族群認同(63.1%)、第二是語言態度對語言使用(18.4%)、最後是族群認同對語言使用(16.5%)。接著檢驗條件四是否滿足，結果如表 72，由此可知，在層級迴歸中，第一層語言態度對語言使用的迴歸係數值為 0.433 ( $p < 0.001$ )，而在第二層置入中介變項族群認同後，語言態度對語言使用的迴歸係數值削弱為 0.291 ( $p = 0.003$ )，且 VIF 值均小於 10，表示此迴歸模型共線性不大，具有一定程度的預測、解釋力，因此得到分析 H7：族群認同在語言態度與語言使用之間具部分中介效果。

表 72 層級迴歸條件四檢驗結果

模式	依變項	$\beta$	t值	p	VIF	
1	語言態度構面	語言使用	.433	7.227	.000	1
2	語言態度構面	語言使用	.291	2.964	.003	2.718
	族群認同構面		.178	1.813	.071	2.718

## 五、結論

總結第四章第二節，將背景變項對各變項之差異性分析整理如下表 73，背景變項「生理性別」在「族群認同」上呈現女性更有族群認同意識。背景變項「戶籍地」在「工具性價值」呈現來自南部的學生更加肯定此價值，並在「談話場域」呈現區域性的差別，來自北部的學生在不同場合以臺灣閩南語溝通的比例均低於來自中部及南部的學生。背景變項「學院」則是沒有任何顯著差異。背景變項「族群」在語言態度、族群認同及語言使用三大依變項中，閩南族群均顯著大於非閩南族群，表示閩南族群在語言態度和族群認同層面上的肯定或認同程度皆大於非閩南族群，並且閩南族群較常會以臺灣閩南語溝通。背景變項「主要使用的語言」在三個依變項中，慣用臺灣閩南語者均顯著大於非慣用臺灣閩南語者，代表慣用臺灣閩南語者對臺灣閩南語的語言態度較為正向，在族群認同的程度也較高，也較常使用臺灣閩南語。背景變項「母語」，呈現母語若是臺灣閩南語者在語言態度、族群認同和語言使用上均顯著大於母語不是臺灣閩南語者。背景變項「臺灣閩南語能力」呈現的結果是，臺灣閩南語較流利者在三大依變項中均顯著大於臺灣閩南語不流利者。

表 73 背景變項對各變項之差異性分析結果

背景變項	語言態度	族群認同	語言使用
生理性別	沒有顯著差異	女 > 男	沒有顯著差異
戶籍地	工具性價值 南 > 北	沒有顯著差異	談話場域 中 > 北；南 > 北
學院	沒有顯著差異	沒有顯著差異	沒有顯著差異
族群	1. 語言態度整體構面 2. 保存與流失意識面向 閩南 > 非閩南	閩南 > 非閩南	1. 語言使用整體構面 2. 談話場域 3. 談話議題 閩南 > 非閩南
主要使用語言	1. 語言態度整體構面 2. 情感性價值面向 3. 工具性價值面向 4. 保存與流失意識面向 慣用臺灣閩南語 > 非慣用	閩南 > 非閩南	1. 語言使用整體構面 2. 談話對象 3. 談話場域 4. 談話議題 慣用臺灣閩南語 > 非慣用
母語	1. 語言態度整體構面 2. 情感性價值面向 3. 工具性價值面向 4. 保存與流失意識面向 母語是臺灣閩南語 > 母語非臺灣閩南語	閩南 > 非閩南	1. 語言使用整體構面 2. 談話對象 3. 談話場域 4. 談話議題 母語是臺灣閩南語 > 母語非臺灣閩南語
臺灣閩南語能力	1. 語言態度整體構面 2. 情感性價值面向 3. 工具性價值面向 4. 保存與流失意識面向 臺灣閩南語能力流利 > 不流利	流利 > 不流利	1. 語言使用整體構面 2. 談話對象 3. 談話場域 4. 談話議題 臺灣閩南語能力流利 > 不流利

### 第三節 本土語言課程態度及綜合題項討論

有鑑於本研究將研究對象界定為本土語言課程施行初期的學生，由於這項特性，本研究特別設計本土語言課程量表以詢問受訪者對於本土語言課程之看法，以了解研究對象接觸過本土語言課程後，對於本土語言的態度與使用行為是否有所改變，以作為下一章結論與建議之參考。

#### 一、本土語言課程態度

本文參考楊真宜(2018)的研究設計問卷題目，以受訪者自評接受過本土語言課程後，本土語言之語言使用及語言能力是否增加，以及在文化認同和情感態度上是否增加正向的情感，問卷題目與探討主題整理如下圖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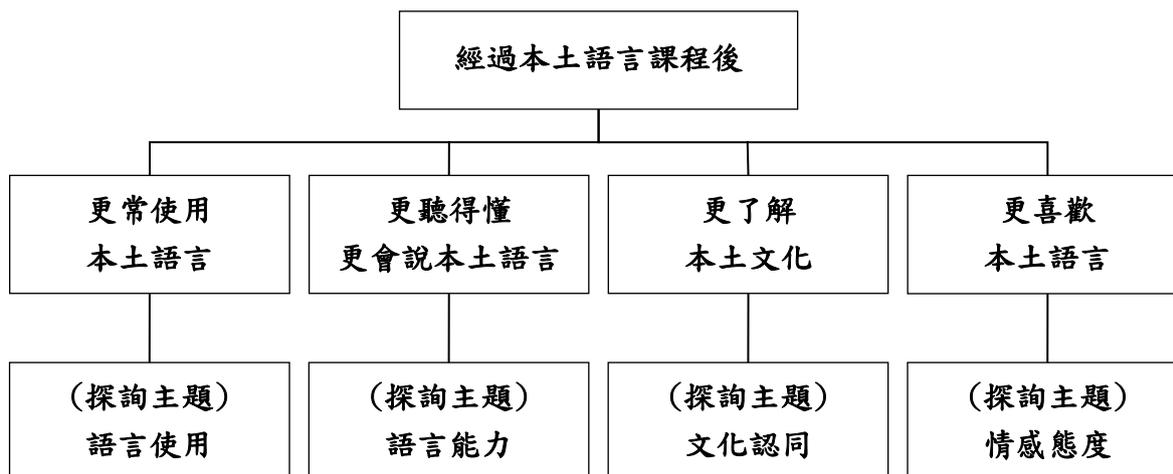


圖 7 本土語言課程問卷題目與主題架構圖

本研究回收問卷中，總共有 201 位表示曾於國小階段接受過本土語言課程，分析本土語言課程量表所得結果如表 74 所示，受訪學生整體平均數為 3.43，各題的平均數落在 3.17~3.59 之間，由分數高低可了解受訪者認為本土語言課程讓他們更聽得懂本土語言>更了解本土文化>更會說本土語言>更喜歡本土語言>更常使用本土語言，整體構面的平均數是 3.43，標準差 0.94，可見受訪者對本土語言課程的態度往正向發展。

表 74 本土語言課程整體量表與各題敘述性及排序統計表

本土語言課程整體量表	平均數	標準差	
	3.43	.94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我覺得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常使用本土語言	3.17	1.1	5
2.我覺得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聽得懂本土語言	3.59	1.02	1
3.我覺得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會說本土語言	3.43	1.08	3
4.我覺得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了解本土文化	3.55	1.06	2
5.我覺得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喜歡本土語言	3.42	.98	4

以下繪製每題答題情況，以更加清楚呈現填答者對上過本土語言課程之後在是否「促進本土語言使用」、「增加本土語言能力」、「增進本土文化認知」及「增進本土語言正向情感」的看法：

(一)促進本土語言使用情形－多數沒意見，略偏往負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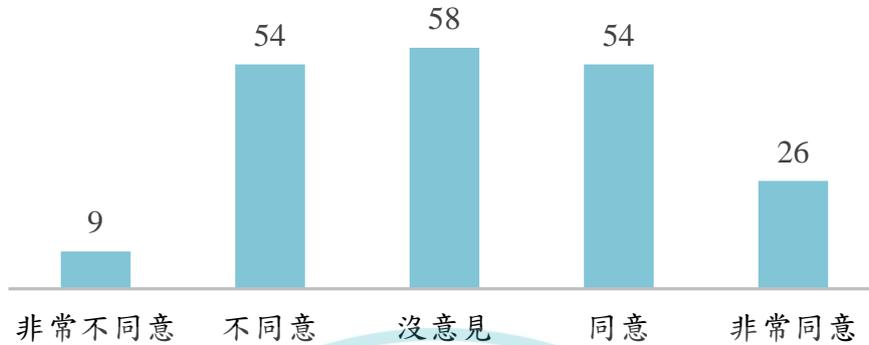


圖 8 受訪者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常使用本土語言之情形

從圖 8 可知，受訪者在接受過本土語言課程後，對臺灣閩南語的使用仍不高，並且在這一題中，非常不同意者 9 人(4.4%)、不同意者 54 人(26.9%)、沒意見者 58 人(28.9%)、同意者 54 人(26.9%)、非常同意者有 26 人(12.9%)。可得而知，對於「本土語言課程是否會促進受訪者更常使用本土語言」，多數人選擇沒意見，其次是選擇同意和不同意者所佔比例一樣，接著是選擇非常同意者，最後是選擇非常不同意者。結合「本土語言課程量表」各題之平均數來看，本題所得平均數為 3.17 分，是該量表得分最低的，再加上本題填答狀況整體呈現多數沒意見，以及偏往負向的情況。

(二)增加本土語言能力(聽)－多數同意



圖 9 受訪者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聽得懂本土語言之情形

從上圖 9 呈現，受訪者多數認為接受過本土語言後更聽得懂本土語言，最多人填答的選項依序為：同意 92 人(45.8%)、沒意見 44 人(21.9%)、非常同意 33 人(16.4%)、不同意 25 人(12.4%)、非常不同意 7 人(3.5%)。整體而言本題受訪者的

態度傾向肯定題意，又本題的平均數為 3.59 分，是本土語言課程量表裡平均數最高的一題。

(三)增加本土語言能力(說) — 多數同意，但沒意見比例略偏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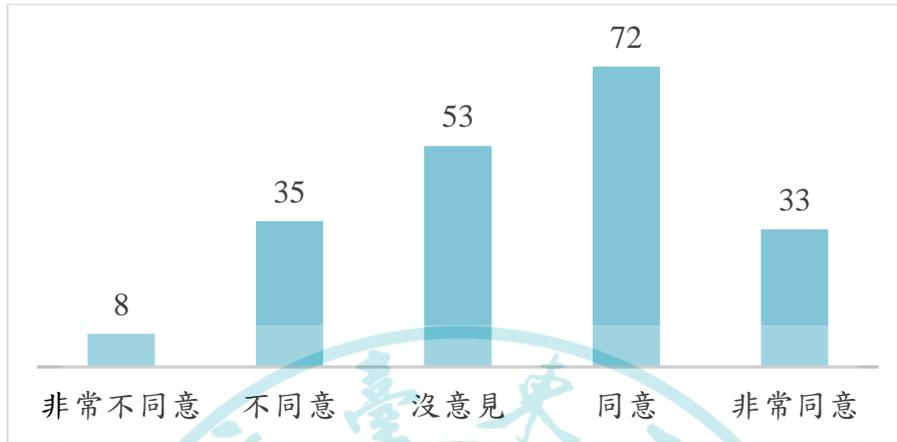


圖 10 受訪者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會說本土語言之情形

從圖 10 可知，受訪者在接受過本土語言課程後，對更會說本土語言的題項態度傾向同意，依填答結果所佔百分比多寡排序為：同意 72 人(35.8%)、沒意見 53 人(26.4%)、不同意 35 人(17.4%)、非常同意 33 人(16.4%)、非常不同意 8 人(4%)。綜合來看，本題的平均數為 3.43 偏正向，惟選擇沒意見的比例也偏高，表示有數人不願回答或對本土語言課程的認知不高。

(四)增進本土文化認知 — 多數同意，但沒意見比例略偏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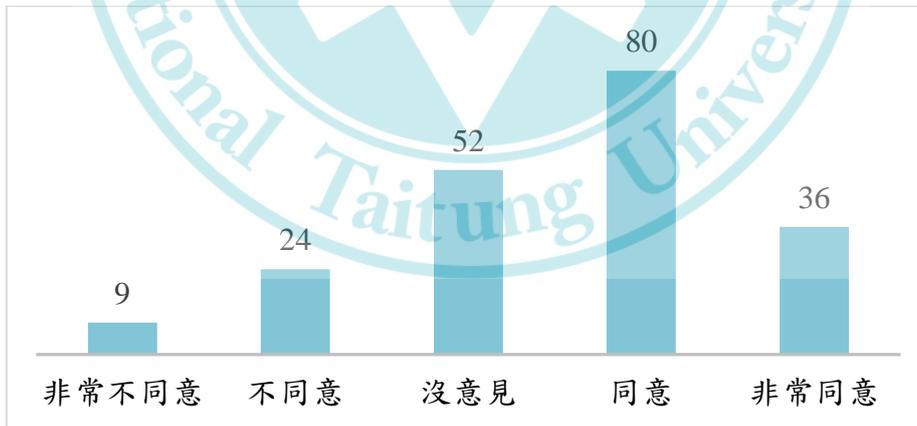


圖 11 受訪者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了解本土文化之情形

從圖 11 可觀察到，選擇沒意見的比例略偏高，各選項填答情況依多寡排序為同意 80 人(39.8%)、沒意見 52 人(25.9%)、非常同意 36 人(17.9%)、不同意 24 人(11.9%)、非常不同意 9 人(4.5%)。綜合「本土語言課程量表」整體觀之，本題平均數為 3.55 分，是「本土語言課程量表」中平均數第二高分的題目，由此得知，經過本土語言課程，可以更加了解本土文化，是得到多數受訪者支持的選項。

(五)增進本土語言正向情感—多數沒意見，略偏往正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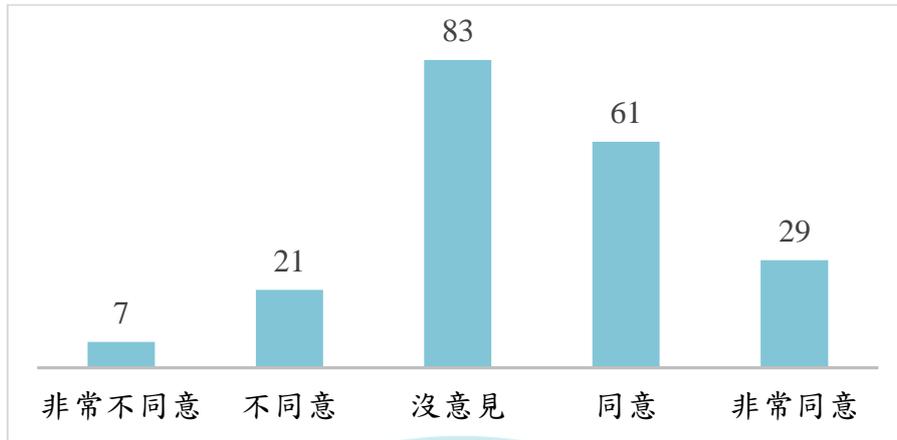


圖 12 受訪者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喜歡本土語言之情形

從圖 12 可知，經過本土語言課程是否會更喜歡本土語言，多數的受訪者選擇沒意見，推測是因為與其他選項相比之下，這一題顯得較為抽象，也有可能是受訪者不願表態，或認為語言沒有喜歡不喜歡的情感問題，因此在情感性的態度較為不明顯，反而是在工具性價值上可能有比較明確的立場。本題填答情況依多寡排序為沒意見 83 人(41.3%)、同意 61 人(30.3%)、非常同意 29 人(14.4%)、不同意 21 人(10.4%)、非常不同意 7 人(3.5%)。

綜整上述，依據 Bishop (1987)所提論點，在 5 點量表中以第 3 點為中線，往左表示對問題呈負面的反應；往右代表對問題呈正面的反應，而本研究在分析本土語言課程問題各題填答情形時，發現在題目「更常使用本土語言」與「更喜歡本土語言」的答題呈現多數人選擇「沒意見」，表示受訪者在 5 點量表中選擇站在「中立點 (3 點)」，可能是對題意沒有特別的看法，又或是不論選擇同意或不同意皆無法令其滿意，因此不願落入非負即正的選項。不表態的原因也有可能是為了避免選擇到與社會價值觀普遍較不受歡迎的答案。由於本構面填答中立選項的比例偏高，故援引陳淑嬌 (2007) 語言使用調查之做法，將之運用到受訪者對本土語言課程的看法，分析其對題目的態度傾向為「肯定」或「不肯定」，進一步將答題選項「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歸類為「態度不肯定」；沒意見歸類為「中立」；而「同意」與「非常同意」歸類為「態度肯定」。以此可以更細緻的觀察受訪者對題項持肯定或不肯定態度之強弱，詳如表 75。

表 75 本土語言課程題目答題分析

本土語言課程題目										
態度傾向	不肯定				中立		肯定			
答題狀況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沒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更常使用本土語言	9	4.5	54	26.9	58	28.9	54	26.9	26	12.9
更聽得懂本土語言	7	3.5	25	12.4	44	21.9	92	45.8	33	16.4
更會說本土語言	8	4.0	35	17.4	53	26.4	72	35.8	33	16.4
更了解本土文化	9	4.5	24	11.9	52	25.9	80	39.8	36	17.9
更喜歡本土語言	7	3.5	21	10.4	83	41.3	61	30.3	29	14.4
整體總計 N=201	40		159		290		359		157	
	199						516			

由此得知，受訪者對本土語言課程可以增加聽得懂臺灣閩南語的能力、更了解本土文化及更會說本土語言偏向肯定的正向態度，表示對受訪者而言，本土語言課程有促進其對本土文化與本土語言的認識，也就是說本土語言課程帶給學生接觸本土語言的機會，使其或多或少可以具備基礎的「聽說能力」，然而對於促進本土語言使用的頻率，以及增加學生喜愛本土語言的程度並不是非常高，代表課程與實用間存在落差，本土語言教學對於促進語言使用的成效似乎未見顯著，教學尚未達到能流暢的將語言帶回家庭，或是可以於生活中應用的程度，因此在「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會使用本土語言」的選項上，受訪者呈現偏向不肯定的態度。不過，本土語言課程可以增進認識本土文化及本土語言，依照前述結果是得到支持的，所以，自從政府在國中小學校實施本土語言政策，以學校作為復振本土語言的重要場域之後，學生對本土語言的態度傾向為正面，對文化和本土語言的認知均有提升，並有助於認識其他族群的語言和學習尊重包容多元文化的胸襟。然而，政府以本土語言教學試圖復振本土語言，但是在生活中，學生對本土語言的應用仍不足，可知即使有語言制度支持復振，本土語言仍受限於沒有使用的環境，因此增加語言被使用的頻度仍是有限。

## 二、綜合題項討論

為了更加瞭解研究對象對臺灣閩南語之現況及有關語言使用的態度，因此以下將彙整問卷有關流失意識、語言傳承之綜合性題目，以利後續提出應用推廣之建議。

首先詢問受訪者是否認為臺灣閩南語面臨流失，以了解受訪者對於臺灣閩南語現況的認知，受訪者回答整理如下表 76 及圖 13，從中得知總共有 153 人 (67.1%) 認為目前臺灣閩南語呈現衰退的現象，有 58 人 (25.4%) 認為還是很多人在使用臺灣閩南語，另有 17 人 (7.5%) 認為臺灣閩南語處於嚴重失傳的危機，因此大部分的受訪者認為臺灣閩南語正在衰退，代表受訪者具有臺灣閩南語正在流失之意識。

(一)現況認知—具流失意識

表 76 受訪者對臺灣閩南語現況認知

題目：請問您認為目前臺灣閩南語在臺灣的使用情形如何	人數	百分比
嚴重失傳的危機	17	7.5
呈現衰退的現象	153	67.1
還是很多人使用	58	2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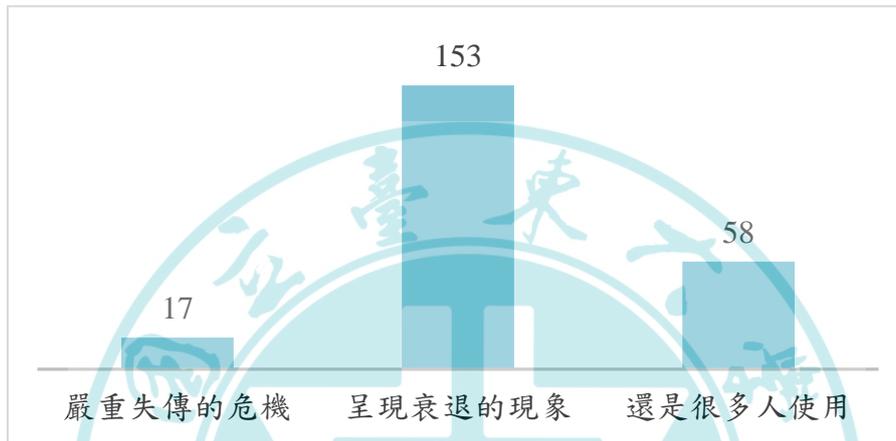


圖 13 受訪者對臺灣閩南語現況認知

(二)說臺灣閩南語的原因—與家庭成員溝通

接著探討受訪者認為人們會使用臺灣閩南語的原因，此題以複選題詢問，整理題項與答覆情況如表 77。從表中資料可看出，「與家庭成員溝通」（198位、25.4%）是得到最多受訪者認同的選項，第二是「自己習慣的語言」（190位、24.4%）、第三是「族群認同」（117位、15.0%），接續的排序為左鄰右舍的影響（107位、13.7%）、維護自己的文化（90位、11.5%）、工作需求（73位、9.4%）、最後是其他（5位、0.6%）。

表 77 說臺灣閩南語的原因答題情形

選項	題目	請問您認為人們選擇使用臺灣閩南語的因素有哪些			
		人數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與家庭成員溝通		198	25.4%	.87	.34
自己習慣的語言		190	24.4%	.83	.37
族群認同		117	15.0%	.51	.50
左鄰右舍的影響		107	13.7%	.47	.5
維護自己文化		90	11.5%	.39	.49
工作需求		73	9.4%	.32	.47
其他		5	.6%	.02	.15

綜合上述，「與家庭成員溝通」是最多人回答的選項，可知受訪者認為如果家庭成員中有人說臺灣閩南語，則其他家庭成員為了與之溝通，就會說臺灣閩南語，在本章第二節語言使用的研究結果也發現受訪者在與祖父母說話時，比較會使用臺灣閩南語，因此，在語言傳承上，家庭成員仍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如果父母親能夠多和子女說臺灣閩南語將有助於臺灣閩南語的傳承及保存。總的來說，研究結果呈現只要生活周遭還有人在使用臺灣閩南語，那麼這項語言就能生存下來的現象。至於排名第二名的選項「自己習慣的語言」，也呼應本研究自變項「臺灣閩南語能力」檢驗所得：語言能力流利者對於語言使用的頻率較高，如果對臺灣閩南語不夠熟悉，或未具備是項語言能力，則不僅要先學習這項語言才有辦法使用，甚至在不習慣使用臺灣閩南語、說不流利的情況下，認為只有老一輩的人才會有辦法說純正的臺灣閩南語，而自己臺灣閩南語能力不夠好，因此產生不敢說臺灣閩南語的想法，此種認知稱為台語純化主義 (Taigi purism) (Hsu, 2018)，若有這項認知也會影響到年輕人開口說臺灣閩南語的意願。排行第三的選項「族群認同」在本題中也獲得多數的支持，可知族群認同跟語言之間具有關聯，而在上一節也經由層級迴歸分析得出族群認同在語言態度及語言使用之間具有中介效果，由此推論，如果對自我族群的認同感高，則越有可能維護自己族群的文化及語言，有些人也會因為個人族群意識強烈，而會付諸行動實踐，諸如解嚴後各地串連起的母語運動即是案例。

### (三) 不說臺灣閩南語的原因—缺乏使用環境

分析完人們說臺灣閩南語的可能原因後，接著探討是什麼原因導致不說臺灣閩南語，同樣以複選題詢問，得到的回答如下表 78：

表 78 不說臺灣閩南語的原因答題情形

選項	題目	您認為導致人們不說臺灣閩南語的因素有哪些			
		人數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缺乏使用環境		188	27.4%	.82	.381
父母沒有跟孩子講臺灣閩南語		182	26.5%	.80	.402
本身臺灣閩南語能力不好		145	21.1%	.64	.482
學校不使用臺灣閩南語		131	19.1%	.57	.495
講臺灣閩南語很低俗		24	3.5%	.11	.308
臺灣閩南語不具有價值		11	1.6%	.05	.215
其他		5	.7%	.02	.147

本題的填答結果呈現缺乏使用環境(188位)是排名第一的原因，排名第二的是父母沒有跟孩子講臺灣閩南語(182位)，第三名則是本身臺灣閩南語能力不好(145位)，排名第四名的是學校不使用臺灣閩南語(131位)、第五名是講臺灣閩南語很低俗(24位)、第六名是臺灣閩南語不具有價值(11位)、最後是其他(5位)。

由此可知，「缺乏使用環境」是受訪者普遍認同的最大主因，推敲本研究語言態度的研究結果可發現受訪者對於臺灣閩南語的語言態度並非負面，而是呈現

正向肯定的態度，但雖然有正向的情感受訪者仍然很少使用該語言，依據本題填答的情形，顯示很少使用臺灣閩南語的原因是缺乏說話的對象與說話的環境。另外，從受訪者的背景描述可知，在家庭中，父母輩已很少說臺灣閩南語，許多閩南人的母語認同轉為國語，第一習得語言也是國語，在學校更是甚少使用臺灣閩南語。然而，家庭和學校是建立學生價值觀與培養思考能力至關重要的場所，當這些場所均不使用臺灣閩南語，學生也就不會有使用該語言的空間，並且習慣以國語為主要思考的語言，自然會習慣使用國語，若不是有溝通的需要或工作需求等原因，可能都不太會有意識的去說其他語言。因為目前的語言生態環境是以國語為強勢語言，所以各種本土語言都面臨著程度不一的流失，但是，自從破除單一語言政策後，吾人也對各項本土語言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並懂得互相尊重，因此，即使在生活中不太使用本土語言，可是在碰到說本土語言的使用者時，為了溝通方便或表敬意、親近等，有的人會選擇改說本土語言，可見語言要能存續，最重要的還是要有人說。同理，選項「學校不使用臺灣閩南語」排第四名，同樣是缺乏使用空間的因素，學校為正式場合，已有許多文獻指出在正式場合人們偏向使用華(國)語，本研究的結果亦得到相同結果，學生在學校很少會說臺灣閩南語，並且學校除了本土語言教育課程才會以本土語言授課，而且課程時間少，在其他課堂或中堂下課時間能接觸到本土語言的機會均不多。承上述，本題選項排名前兩名都是和「缺乏語言使用環境」有關，表示這是臺灣閩南語面臨傳承的最大難題，所以必須要積極創造語言使用的空間，以避免產生就算會說本土語言，但卻沒有使用空間的困境。

接續探討排名第三的選項「本身臺灣閩南語能力不好」，從本研究文獻探討以及研究結果均可得知，若是臺灣閩南語能力較差，不僅學習意願會低落，在使用臺灣閩南語的程度上也會下降；相反地，臺灣閩南語能力較佳者，學習意願較積極，也比較會使用臺灣閩南語，由此推論，加強個人對於臺灣閩南語聽、說、讀、寫四大層面的掌握度，也是臺灣閩南語在傳承和發展面向上需要傾注心力的地方。另外，在選項「臺灣閩南語不具有價值」及「講臺灣閩南語很低俗」上得到較少的支持，在母語復甦的過程或積極促進語言傳承的道路上，時常會有母語無用論者就母語的價值提出批判，而在本題項中只有 11 位認為臺灣閩南語不具有價值，由此得知，多數的受訪者仍認同臺灣閩南語具有價值，在本研究語言態度的測量結果亦得出肯定的結果。對臺灣閩南語的態度受訪者普遍趨於正向，另有部分人認為說臺灣閩南語很低俗，推測其原因可能是既有刻板印象之影響或個人不好的語言使用經驗。總之，在情感態度上，受訪者已不似先前諸多研究結果認為講臺灣閩南語是落後的，甚至受訪者對臺灣閩南語具有保存的意識，然而即使在消除負面意象並具備保存意識的情況下，受訪者仍然很少在生活中應用臺灣閩南語。

#### (四)語言傳承中負有最大責任的單位—家庭

臺灣閩南語因為漸漸失去使用的場合，導致越來越多人不太會說，這項發展並不利於語言的傳承，究竟在臺灣閩南語的傳承過程中，受訪者認為哪個單位在語言傳承中負有最大的責任，又是哪個單位最有影響力，本研究將填答情形整理如表 79。

表 79 語言傳承中負有最大責任單位之答題情形

	人數	百分比
家庭	143	62.7
政府	43	18.9
學校	28	12.3
社區	11	4.8
其他	3	1.3
總和	228	100%

從上表得知，受訪者認為在語言傳承中，「家庭」負有最大的責任(143人)，其次是政府(43人)、排名第三的是學校(28人)，表示在語言傳承的過程中，家庭仍是舉足輕重的角色，受訪者普遍傾向在家庭場域中學習母語，也就是說在非正式場合、自然的環境中學習本土語言。因此，如果家庭成員能夠開口多說本土語言，或是如果有意識的進行語言傳承，也可以減少語言流失的情形。

#### (五)語言傳承中最具影響力的單位—家庭

表 80 語言傳承中最具影響力的單位之答題情形

	人數	百分比
家庭	185	81.1
學校	18	7.9
社會團體	8	3.5
社區	7	3.1
政府	7	3.1
其他	3	1.3
總和	228	100%

本研究接著分析大學生認為對語言傳承能發揮最大影響力的是哪個單位，詳如表 80 仍是以家庭獲得最多數的填答(185人)，其次是學校(18人)，第三是社會團體(8人)，表示政府雖為語言政策的領航者，但家庭仍是受訪者認為最有影響力的單位，再次顯示受訪者認為家庭無疑是語言傳承最重要也是最有影響力的單位，因此未來臺灣閩南語的發展方向，仍需要從家庭層面做起，鼓勵父母多與孩子以臺灣閩南語對話，並且持續增進孩子保存本土語言的意識，家庭才能重新獲得傳承臺灣閩南語的能力。

##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土語言政策執行至今已 20 年，國家語言發展法也即將於 111 學年度實行，因此，本研究站在語言政策的分水嶺，將研究對象設定為本土語言教育實施第一梯的學生，以問卷調查臺東大學學生對臺灣閩南語之態度、族群認同及語言使用情形，期望藉由研究結果以提供推動本土語言復甦及臺灣閩南語推廣應用之可能形式，以下綜整本研究之發現。

###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結論

有關本研究目的為(一)了解臺東大學學生對臺灣閩南語的態度及使用情形。(二)了解語言態度、族群認同與語言使用之間的關係。(三)探討臺灣閩南語保存、推廣應用與族群認同的相關議題與可能形式。所得研究結果如下：

#### 一、語言態度層面—語言態度呈正向，不排斥臺灣閩南語

以語言態度整體構面的分析結果來看，受訪者對於語言的情感性價值、工具性價值或流失與保存意識均呈現正向的態度，尤以「情感性價值」的得分最高，表示受訪者並不排斥臺灣閩南語。相比之下，如果是閩南族群、母語為臺灣閩南語者、慣用臺灣閩南語者、該語言能力較好者，對臺灣閩南語的語言態度則會有較高的評價，顯示出語言社群成員對臺灣閩南語的態度偏向肯定。另外，在「工具性價值」面向上，來自南部的學生對此價值的肯定高於北部學生，呈現區域性的差別，得知語言環境的重要性。整體而言，多數受訪者對臺灣閩南語之語言態度不再存有負面見解，在「語言流失及保存意識」上具有高度的認知。表示本土語言教育政策走過 20 年，已經在眾人心中種下尊重多元族群、多元文化之種子，關心語言議題之社會團體或個人，紛紛致力於提升語言平等權，因此讓本土語言不再象徵社會地位低下或教育程度不足，然而，隨著遍地開花的母語運動，以及本土語言教育政策的實施，雖然大家認可本土語言的地位及價值，但卻不一定會有意識的維護本土語言或進行傳承工作，表示每一族群的語言皆是族群文化的重要資產，但卻不是每一個人所必要的，若本土語言的價值受到質疑，則更難維持本土語言的活力，因此下一節將針對本土語言的傳承與發展提出相關建言。

#### 二、語言使用層面—臺灣閩南語使用率不高，主因是缺乏使用環境

本研究結果呈現即使是在本土語言教育政策下長大的學生，其臺灣閩南語之使用率仍不高，不論是與哪種對象、場域、議題的使用程度均低，惟有在與祖父母說話、傳統市場或夜市、在家裡較有可能以臺灣閩南語溝通，但平均使用程度仍低，而且在傳統市場或夜市的使用率高於在家中的使用頻率，顯現了在家庭這個重要的母語傳承場域中，臺灣閩南語的代間傳承的功能正在減弱，而且研究結果發現，以臺灣閩南語為主要語言者隨著世代遞減，表示使用臺灣閩南語的人越來越少，語言傳承仍處於世代斷層的階段。進一步探究受訪者認為人們選擇使用或不使用臺灣閩南語之看法，得出主要原因是「使用場域不足」而導致人們甚少以臺灣閩南語溝通，其次為「父母未與子女以臺灣閩南語對話」，可見臺灣閩南語的使用場域持續在縮減，甚至危及到家庭母語傳承的重要場域。

同時，受訪者認為家庭應肩負起語言傳承的重要角色，也認為在語言傳承的過程中，家庭是最具影響力的，因此，結合前述整體語言態度趨向正面，以及受訪者對「臺灣閩南語不具價值」、「臺灣閩南語很低俗」的「低度回應」結果來推論，受訪者不否認臺灣閩南語的價值，也不認同臺灣閩南語很低俗，研究結果呈現不排斥使用臺灣閩南語，只是慣用語為國語，生活中較無臺灣閩南語使用的環境，因此不常使用該語言，然而，如果有說該語言的對象（如：祖父母）或環境（如：菜市場或家庭），那麼他們也會依據自身所處的環境來決定使用臺灣閩南語。曹逢甫（2012）的研究結果亦顯示，國中小學生很少在家庭和社區使用臺灣閩南語，由此可知，國中小學生對臺灣閩南語的日常有用性感受度不強，可能和家庭和社區中沒有臺灣閩南語的使用環境相關，因此得知，只有保存意識而沒有實際使用的情境，並沒有辦法讓語言回流或傳遞。所以，未來臺灣閩南語的發展除了持續推廣之外，更要創造語用的空間，才不致於讓年輕一代的人因為沒有說話對象和場域而越來越不會說臺灣閩南語。

### 三、族群認同層面—加強正向的語言態度和族群認同，可以增進語言使用

研究發現語言態度、族群認同及語言使用三者具有關聯，其中族群認同具有中介效果，因此，如果可以增加正向的族群認同，則可以增進語言使用，本研究觀察到閩南族群的母語認同轉移至國語，臺灣閩南語社群成員對使用族群語言的堅持度與認同似乎偏低，但對臺灣閩南語的流失和保存意識是高的，並且在尊重族群文化的態度也是正面的，其中女性、閩南族群、母語為臺灣閩南語，以及慣用臺灣閩南語者和臺灣閩南語能力較好者，對於族群認同的認知程度較高，也代表著對傳承臺灣閩南語的態度較為積極。有鑑於語言社群成員的態度是語言流傳或流失的關鍵，因此，強化社群成員對自己母語的正面態度，增加族群的認同，消除否定母語價值的認知，讓社群成員可以自然的說自己的母語，並以說母語為榮，是可以增加社群成員願意多使用母語，或是關注而有意識地去保存並傳承語言的方法。

### 四、本土語言課程增加了對本土語言的認識—教學與生活應用具有落差

從受訪者對本土語言課程量表之回應結果得知，本土語言課程可以增加他們接觸本土語言的機會，讓他們對本土語言與文化有基本的認識，並且能因此獲得基礎聽和說的能力，然而對增加喜愛本土語言的程度並不明顯，對促進使用意願的程度也低，代表本土語言教學對意識形態的澄清較有幫助，而在語言使用則較沒有影響，表示課程和實用性之間的連結度低，因此尚未能達到讓語言在生活中、社區中、家庭裡應用的程度。綜上所述，自從政府在國中小學校實施本土語言政策，學校成為語言復振的重要場域之後，學生普遍對本土語言的態度是正面的，此點有助於本土語言的發展，並且有助於培養尊重包容多元文化的胸懷，然而，本土語言教學似乎止步於課堂，學生對本土語言的應用仍不足，可知即使有語言政策的支持，但對增加語言被使用的程度仍有限。因此要如何促進本土語言在課堂後、學校外的使用程度，值得未來本土語言教學思考。

## 五、綜合題項討論—家庭是臺灣閩南語保存的契機

從受訪者對臺灣閩南語的現況認知，及其認為哪些因素使得人們說與不說臺灣閩南語的回應得知，受訪者認為臺灣閩南語正面臨著流失的危機，但因為社會的變遷，目前國（華）語是臺灣社會最通用的語言，教育體系也是採用國語為主要教學的語言，而電子媒體、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最普遍使用的語言也是國語，故受訪者認為缺乏臺灣閩南語的使用環境，雖然肯認該語言的價值，但在語言實踐的程度上仍有待加強，顯而易見的是臺灣閩南語流失的危機即是缺乏使用環境，而本研究對象也偏向於在家庭場域中自然習得臺灣閩南語，並且認為家庭是最重要也是能發揮最大影響力的語言傳承單位，以研究對象回答在哪種情形之下，人們會使用臺灣閩南語的答題狀況觀之，受訪者認為在與家庭成員溝通時最有可能使用臺灣閩南語，因此得知臺灣閩南語保存的契機是家庭，然而就研究結果而言，臺灣閩南語在家庭當中處於逐漸失傳的狀態。

### 第二節 建議

從本研究的結果發現，大學生對語言保存的態度是正向的，也不排斥使用臺灣閩南語，而且也認同臺灣閩南語的價值，但即使意識到語言面臨失傳的危機，若沒有保存應用的方向，也很難進行語言傳承，因此提出相關建議，供後續推動臺灣閩南語推廣應用決策之參考。

#### 一、增進語言使用的場域

##### (一)增加臺灣閩南語影視節目比例

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的語言活力判斷指標來看，語言要能夠達到世代的傳承，語文教育和學習讀寫所需的材料、是否使用於新的場域和媒體、語言相關的典藏數量和質量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所以，研究者認為語言的傳承不能單憑口耳相傳，如果能用文字記載下來，則能拉長語言的時間維度與拓展使用的空間，透過文字也能將先人的智慧流傳後代，而透過影視節目的流傳，一方面可以讓大家在平時有更多機會接觸臺灣閩南語，一方面也可以減少文字和語音的隔閡，以免後代只見文字而不聞其聲，既能保存語音也能保存文字。

有鑑於研究結果顯示導致語言使用程度不足的主因為「使用場域不足」，很顯然地，語言需要有人說，才能夠在社區中流動，然而，在普遍說國語，也最易觸及國語的環境中，已經習慣說國語的閩南人，要轉換說話的模式，實誠是件難事。因此，研究者認為臺灣閩南語要發展傳承的方式，除了是鼓勵說、鼓勵學和創造語用環境之外，還要超越語音的流傳，透過創造優質的臺灣閩南語頻道、文藝及音樂作品，藉由影視文化的軟實力將臺灣閩南語的歷史文化傳承發展，運用新興的媒介和世界友人接軌也不失是個好方法。而在政府層面上，可以增加臺灣閩南語製播節目的比例，讓人們可以在不同時間點看得到、聽得見臺灣閩南語，可以先藉由創設優質的臺灣閩南語頻道，以臺灣閩南語製播戲劇和節目，而在創作內容上除了可以介紹諺語及文化

外，也可增加生活實用性的對話，結合現代生活以豐富臺灣閩南語辭彙量，讓語言出現在生活中，能夠成為自然的語言環境。

## (二)創造連結家庭、社區、學校的使用環境

從語言復振的語言觀點來看，本土語言應先進行意識形態澄清，也就是先由破除低階或是負面的意向，並且產生認同母語價值的觀念做起，而本文以臺東大學學生為例，透過問卷調查所得結果為，多數大學生對於臺灣閩南語的態度為正向，亦承認臺灣閩南語的價值，並認為臺灣閩南語正處在衰退的狀態，由此來看，推行本土語言教育政策已達到 Fishman 所言意識形態澄清的作用，而且多數學生表示願意多學點臺灣閩南語，或為傳承盡份心力，然而在本研究中發現一件問題，即是「沒有語言使用的環境」，此一問題是本研究對象認為導致人們不再使用臺灣閩南語的原因，因此積極創造語用的可能，以及讓語言能夠活用的生活中，仍是各界應共同努力的方向。

張學謙(2020)提出的整合式的復振模式強調母語教育並非在學校進行即能達到世代傳承，而是在學校進行母語教學，進而在社區擴展，最後達到母語返家，完成世代傳承。即所謂應該建立起語言回流的機制，本文亦認為本土語言復振的場所不應侷限於學校，社區和家庭的連結也很重要。然而，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認為家庭是語言傳承最重要且最具影響力的單位，社區的重要性反而顯得薄弱，鑑於現今工商社會越來越發達，各個社區內人與人之間的聯繫越趨薄弱，儘管社區力量強大到可以串連起挨家挨戶，但若沒有穩定運作的組織，也無法發揮社區的影響力。因此，研究者以為社區的概念或許可以擴散到社群的概念，由一群關心本土語言教學政策、本土語言傳承議題的人為核心社群成員將臺灣閩南語的推廣、應用和保存擴散，並結合社區和公部門的資源，形成穩固具整合性的網絡，而非只是議題網絡形式，結構較為鬆散，而無法持續穩定的關注或推動。

## 二、深化本土語言教學—加強學生臺灣閩南語的基本能力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2003) 以 1.語言人口使用的多寡 2.語言是否能達到世代傳承 3.社群人口中說母語的比例 4.語言使用的場域與功能 5.是否使用於新場域與媒體 6.語文教育與學習讀寫所需的材料 7.政府對語言的態度與政策 8.社群成員對自己母語的態度 9.語言相關典藏的數量與質量。提出語言活力的評估，以此來判斷語言的存亡等級。以臺灣閩南語現況而言，雖然使用的人數比起原住民語、客家語的人數還多，但是人數多並不代表該語言不需要維護或保存，從本研究也能看出，閩南人族群以國語作為母語者多，意味著即使閩南族群的人數較多，但真正會使用臺灣閩南語者少，語言社群成員隨著世代正在逐漸減少。

鑑於現今社會環境多以國語為主，越年輕的一代越不會說臺灣閩南語，慶幸的是有了本土語言教育課程以及家庭中尚有祖父母輩較常使用臺灣閩南語，因此本研究的大學生尚還具備「聽」的能力，然而在「說」的能力和使用程度上則顯為不足，研究顯示多數大學生認為沒有使用臺灣閩南語的環

境，導致不會說臺灣閩南語，而在上過本土語言課程後，所增加的是能夠聽懂的能力，在說的能力上仍欠佳，的確語言在沒有適用的環境之下，人們自然沒有用到臺灣閩南語的需求，即使會說也無用武之地，不常說的語言，久了之後就會變得不熟悉，漸漸地即失去該語言的能力。對於加強語言的基本能力，除了以課堂學習，以及運用語言認證、語文競賽或文學創作等方式來激勵人們學習，也可以藉由鼓勵學校說故事媽媽以臺灣閩南語向學童說故事，或在學校、公共空間等牆面設計有關本土語言之寓言或字詞等，以輕鬆自然的方式出現在人們的生活周遭，以此增加接觸到臺灣閩南語的機會，或是引起想了解的好奇心，而不應以生硬的教學模式，導致學生排斥學習的心態，因為最有成效的學習便是自然習得。

### 三、健全語言傳承機制並強化臺灣閩南語語言功能

#### (一) 建立臺灣閩南語文物館

臺灣閩南語的流逝就像一些舊有的節慶儀式或傳統的技藝，隨著時代的演進逐漸消失，就像以往逢年過節時，家家戶戶都會炊年糕，然而，當代社會懂得做年糕的人已越來越少，甚至認為過年不需吃年糕。又譬如：寺廟是人類宗教信仰的中心，而在提倡環保寺廟後，許多宮廟開始推行減香活動，因此越來越多人不再拿香拜拜，但是，人們的信仰還在，因此人還是會進到寺廟，只是不焚香燒紙而已。同樣的道理，臺灣閩南語文化館的創立是為了讓臺灣閩南語在歷史的洪流下得到保存與流傳的空間，更進一步能納入有關臺灣閩南語的習俗與文化，就像寺廟是信仰的中心一樣，臺灣閩南語文物館也能成為臺灣閩南語及文化關心者的信仰中心。同時應強化臺灣閩南語的語言功能，由於研究結果顯示在工具性的價值面向上，受訪者較肯定溝通的功能，表示如果能夠強化臺灣閩南語的溝通功能，那麼這項語言持續被使用的機率也會較高。而當語言在面臨失傳的危機時，我們不僅要去思考失傳的原因，試著提出可以促進傳承、語言復甦的方式，還要思考未來的發展方向，如果在推行維護與保存的腳步，比不上流失的速度時，我們能做的或許是思考怎麼讓它留傳下去，讓將來同樣關心這項議題的人，可以有根可循。

#### (二) 建立世代傳遞的樞紐

因為本土語言課程在學校的重要性程度仍較低，若要再增加學生的學習負擔，恐怕會導致對本土語言更深的抗拒。是以，本文認為在學校進行的本土語言教學，首重的部分應在於提升族群文化、母語認知及母語傳承的意識，培養學生尊重各族群語言及文化，且能勇於說自己的語言，激發其對本土語言的好奇，可以透過營造沉浸式教學場所、開發生活化教學所需的方法和教材、強化口語練習，教學內容應貼近學生生活，讓學生不僅在課堂上可以接觸學習到臺灣閩南語，在課餘後也有接觸或使用得到臺灣閩南語的空間，建立起語言可以回流至家庭的機制，由於中年層仍為母語傳承的重要樞紐，因此，激發中年層向子女說母語的意願也極為重要，可以藉由辦理親子活動、巡迴講座等，鼓勵家庭共同參與，並且應讓家庭長輩知道和子女說母語是極具意義的事情，因為即使是簡單的說幾句話，也都是母語延續的力量，從中

不僅能讓孩子認識到自己的母語，也能在自然而然的環境中學習母語，減少其認為本土語言教育課程是額外的語言學習負擔，從而減輕孩子對學習本土語言的抗拒和壓力，其實也能達到家長與子女間的雙向學習，因為經歷國語政策年代的家長，多數因為對母語的生疏而無法教自己的小孩說母語，並且在高壓禁制說母語的時空背景之下成長，甚至產生對母語認同的否定，而藉由和子女說母語，或許可以讓他們重拾對自己母語的認同，重新評價母語的價值。

總而言之，語言蘊涵著族群的文化與世代傳承的生命經驗，具有表徵意義，同時也具有溝通的功能，而臺灣閩南語在發展上，因為歷時兩次單一語言政策而逐漸失傳。時至今日，政府在語言政策上，雖未禁止使用臺灣閩南語，但已熟悉說通行語(臺灣華語)的閩南人，已不太會說臺灣閩南語了，而且因為臺灣閩南語在各場域中均有縮減的情形，表示臺灣閩南語的功能有降低的趨勢，因此，必須面對語言流逝的課題，在當前欠缺語言使用的環境時，可以將關注的重心放在語言文化維護的完整性，透過臺灣閩南語文物館的建立，將關心臺灣閩南語發展的人集結起來，並且有個空間可以讓臺灣閩南語得以流傳，讓後世想要了解的人可以進入這個中心來探尋。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部分

#### (一)書籍

- 王明珂(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允晨文化。
-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2)。語言政策及制定『語言公平法』之研究。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編印。
- 何大安(2007)。語言活力通說。載於鄭錦全、何大安、蕭素英、江敏華、張永利(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何容、齊鐵恨、王炬(1948)。臺灣之國語運動。臺北市：臺灣書店。
- 吳明隆、張毓仁(2011)。SPSS 與統計應用分析 II。臺北：五南。
- 李子瑄、曹逢甫(2013)。漢語語言學。頁3。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李勤岸(1993)。語言政策與臺灣獨立。收錄於語言政治與政策(施正鋒編)。頁135-137。臺北：前衛。
- 李園會(1983)。日據時代臺灣之初等教育。高雄市：復文。
- 汪知亭(1978)。臺灣教育史料新編。臺北市：臺灣商務。
- 周婉窈(1998)。臺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臺北市：聯經。
- 林呈蓉(2007)。皇民化社會的時代。臺中市：莎士比亞。
- 林宗源(1986)。濁水溪。臺北市：笠詩刊社。
- 邱皓政(2022)。量化研究與統計分析。臺北：五南圖書。
- 侯文詠(1992)。淘氣故事集。臺北市：皇冠。
- 施正鋒(1998)。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臺北：前衛。
- 洪惟仁(1992)。臺灣語言危機。臺北：前衛。
- 洪惟仁(1995)。臺灣的語言戰爭及戰略分析。收錄於第一屆臺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洪惟仁(2002)。台灣的語言政策何去何從。載於施正鋒主編，各國語言政策：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台北市：前衛。
- 張學謙(2011)。語言復振的理念與實務：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臺中市：新新臺灣文化教育基金會。
- 許佩賢(2005)。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市：遠流。
- 許維德(2013)。族群與國族認同的形成。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陳正昌(2021)。基礎統計學。臺北：五南圖書。
- 陳美如(2009)。臺灣語言教育政策之回顧與展望。高雄：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 陳淑娟(2007)。台灣語言能力及語言使用的個案研究—以閩、客雙語的大牛欄及泰雅族水田部落為例。載於鄭錦全、何大安、蕭素英、江敏華、張永利(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陳淑嬌 (2007)。臺灣語言活力研究。載於鄭錦全、何大安、蕭素英、江敏華、張永利 (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陳淑嬌、余光雄 (1997)。母語教育與語言維繫。載於董忠司 (主編)，臺灣語言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41-154 頁)。新竹師範學院。
-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 (1992)。臺灣史。臺北市：五南。
- 黃宣範 (1993)。語言、社會和族群意識—臺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臺北：文鶴出版社。
- 黃宣範 (2008)。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臺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臺北：文鶴出版社。
- 黃輝爵 (2007)。Holo 話在家庭中的傳承。載於鄭錦全、何大安、蕭素英、江敏華、張永利 (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董忠司 (2001)。福爾摩沙的烙印—臺灣閩南語概要。臺北：文建會。
- 鄒嘉彥、游汝傑 (2007)。社會語言學教程。臺北：五南圖書。
-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 (1946)。陳長官治臺一年來言論集。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
- 臺灣教育會 (2010)。臺灣教育沿革誌 (許錫慶譯)。南投：臺灣文獻館。(原著出版年：1939)。
- 趙元任 (1968)。語言問題。臺北市：臺灣商務。
- 蕭素英 (2007)。Holo 話與客家話的活力——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語言活力與瀕危度的評估準則談起。載於鄭錦全、何大安、蕭素英、江敏華、張永利 (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謝國平 (2007)。語言流失與 RLS 在臺灣。載於鄭錦全、何大安、蕭素英、江敏華、張永利 (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羅肇錦 (1990)。語言與文化。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

## (二)學位/期刊論文

- 王明柔 (2010)。國小學童本土語言認知、態度及行為傾向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屏東。
- 王順隆 (1995)。從近百年的臺灣閩南語教育探討臺灣的語言社會。臺灣文獻。46(3):153-159。
- 吳俊憲、吳錦惠 (2014)。本土語言教學成效—問題分析與因應策略。臺灣教育評論月刊，3(7):92-96。
- 吳庭宇 (2018)。七年級世代語言態度與族群認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 呂麗蓉 (1988)。臺灣地區語言態度、語言使用及族類認同之調查研究。輔仁大學碩士論文。

- 周婉窈 (1995)。臺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析論日治末期的日語運動及其問題。新史學, 6 (2), 113-161。
- 周曼華 (2012)。高雄市國小學童本土語言態度調查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未出版, 高雄。
- 林育辰 (2013)。臺灣推行國語運動對英語教育政策的啟示之研究。國立臺東大學, 教育學系教育研究碩士班碩士論文。
- 林育辰 (2021)。中華民國與日本在臺灣的國語運動之比較研究。臺東大學博士論文。
- 林佳怡 (2021)。國高中本土語必修政策所需的評量配套方案。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10(11): 26-30。
- 林振中 (2006)。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史研究—同化教育政策之批判與啟示。國民教育研究學報, 16, 109-128。
- 林瑞祥 (2004)。戰後臺灣閩南語的發展與論述。世新大學碩士論文。
- 林憶秋 (1987)。大臺北地區民眾對國語與臺灣閩南語及其使用之態度調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邱立崗 (1998)。「社會語言」初探—對語言解說的一個新架構簡介。北師文教育通訊。6 (1998.6): 97-101。
- 邱英哲 (2008)。語言流失與復振: 以高中村 Hla'alua 人為例。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臺東。
- 邱敏捷 (1998)。論日治時期臺灣語言政策。臺灣風物, 48 (3), 39-59。
- 張學謙 (2003)。回歸語言保存的基礎—以家庭、社區為主的母語復振。臺東師院學報, 14 (上), 209-228。
- 張學謙 (2008)。融入語言人權的弱勢語言教育。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 82, 17-44。
- 張學謙 (2020)。母語優先的臺灣本土語言復振教育規劃。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65 (1), 175-200。
- 許雪姬 (1991)。臺灣光復初期的語言問題, 思與言。第 29 期第 4 卷, 155-184。
- 許雅惠 (2009)。語言政策與台灣社會。網路社會學通訊。第 77 期。
- 陳宏賓 (2002)。解嚴以來 (1987~) 台灣母語教育政策制定過程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臺北。
- 陳美如 (1996)。臺灣光復後語言教育政策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未出版, 臺北。
- 陳婉琪、溫郁文。(2010)。講啥米話咁唔要緊? 語言資本對族群間職業取得差異的影響。臺灣社會學刊。44: 1-54。
- 陳淑娟 (2009)。南投語言活力消長的調查研究—中生代居民第一語言及最流利語言之比較。高雄師大學報。26: 65-80。
- 陳麗君 (2011)。臺灣大學生的語言意識。台語研究(3), 2: 4-25。
- 曾盈碩 (2019)。國民小學九年一貫本土語言課程對新北市某國小學童閩南語態度和課後使用行為影響研究。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未出版, 嘉義。

- 曾歆尹(2016)。旅遊情境融入英語教學對國小高年級學生英語學習動機與成效的影響。國立臺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東。
- 黃玉冠(1994)。鄉土教材發展與實施之分析研究—以宜蘭縣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 黃建銘(2011)。本土語言政策發展與復振的網絡分析。公共行政學報第三十九期。71-104。
- 楊真宜(2018)。台灣國中生對國語、本土語言與英語的語言能力、使用與態度之探究，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新竹。
- 葉高華(2017)。臺灣民眾的家庭語言選擇。臺灣社會學刊。62:59-111。
- 歐嬌慧(2012)。山海國小本土語言教學的批判民族誌研究—多元文化之認同語差異的解析。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蔡仲茵(2014)。北高地區大學生對國語和臺語之語言態度調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 蔡淑玲(2001)。語言使用與職業階層化的關係：比較臺灣男性的族群差異。臺灣社會學。1:65-111。
- 鄭安秀(2010)。台灣語言使用與態度初探-以台北高雄兩地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盧佩芊(2021)。越南廣東人之語言能力、態度、使用及保存-以越南胡志明市第五郡為研究範圍。國立成功大學博士論文，未出版，臺南。
- 謝麗君(1997)。戰後臺灣語言之政治分析 1945-1997。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 簡孝光(2008)。由社會語言學觀點分析台灣閩南語鄉土語言教育的成效-以基隆及台北地區為例。輔仁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 羅維仁(2015)。本土語言教育政策之批判論述分析。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 蘇鳳蘭(2019)。在語言保存或流失的十字路口徘徊：台灣國中、小學生台語語言態度調查。臺灣語文研究第十四卷第一期。

### (三)其他

- 文化部(2021)。國家語言發展會議正式大會手冊。頁 8-15。
- 台灣省政府公報(1994)。冬(73)：3-11。
-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2)。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總報告統計結果提要分析，頁 26-27。
- 吳守禮(1946)。臺灣人語言意識的側面觀。臺灣新生報，國語副刊第一期。
- 國立臺東大學校務資訊公開平台，110學年度學生生源縣市人數分布，網址：<https://irpub.nttu.edu.tw/>，檢索日期:2022年7月11日。

- 教育部 (1993a)。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臺北：教育部。
- 教育部 (1993b)。教育部公報。(224)：33-34。
- 教育部 (2000)。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臺北：教育部。
- 教育部 (2008)。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臺北：教育部。
- 教育部 (2018)。教育部本土教育實施方案。教育部。臺北。
- 教育部部史，2000，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網址：  
<https://history.moe.gov.tw/Memorabilia?yearInterval=1992%EF%BC%8D2001&page=6>，檢索日期:2022年7月6日。
- 蔣為文 (2006)。從漢字文化圈看語言文字與國家認同之關係。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學術研討會。台灣國際研究學會。6月10-11日，頁6，台北。
- 蘇鳳蘭、張學謙 (2021)。雙文社會變遷下的臺語讀寫意識形態與實踐 (III)：本土語言課程的臺語讀寫與語言活力模式。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 (編號：MOST-109-2410-H-143-017)，未出版。

## 二、英文部分

- Agheysi,R. and J.A.Fishman. (1970) .*Language Attitude Studies : A Brief Survey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139-141.
- Baker,C. (2006) *Foundation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4th ed.) . 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 Bourdieu,P.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ishop, George F. (1987) .Experiments with the middle response alternative in survey question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1: 220-232.<https://doi.org/10.1086/269030>
- Baron,R.M. and Kenny,D. (1986) .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 1173-1182. <http://dx.doi.org/10.1037/0022-3514.51.6.1173>
- Cooper,R.L. and J.A. Fishman. (1974) .’’The Study of Language Attitud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 Edwards, John.(1985). *Language, society, and identity*. Oxford: Nasil Blackwell.
- Edward, John.(1989) . *Language and Disadvantage*. 2nd edn. London: Cole and Whurr Ltd.
- Edwards, John.(1994). *Multilingualism*. London: Routledge.
- Fasold, Ralph. (1984).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 Feifel, Karl-Eugen. (1994). *Language Attitudes in Taiwan: A Social Evaluation of Language in Social Change*.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Co., Ltd.

- Fishman, J. A., Robert L. Cooper, and Roxana Ma. (1971) . *Bilingualism in the Barrio*. Bloomington: Indian University Press.
- Fishman, J. A. (1972) .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An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Approach to Language in Society*.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 Fishman, J. A. (1991) .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Fishman, J. A. (1996) . What do you lose when you lose your language? In G. Cantoni (Ed.), *Stabilizing indigenous languages* (pp.71-81). Flagstaff, AZ: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 Fishman, J. A., ed. (1999) .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Ethnic Ident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rdner, R.C. and E. Lambert (1972)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 Giles, Howard (1973) Accent Mobility: A Model and Some Data.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5: 87-105.
- Giles, Howard, R. Y. Bourhis, and D. M. Taylor (1977) Toward a Theory of Language in Ethnic Group Relations. In *Language, Ethnic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Howard Giles ed., ( pp.308-318). London and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Giles, Howard, and J. Coupland (1991) *The Contexts of Accommodation Theory: Dimensions of Applied Sociolinguistics*. (pp.25-26).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ugen, *Language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Actes du Xe Congres. International des Linguistes, Bucarest, (1969) , 701-709.
- Hornberger, Nancy H. (1988). Language ideology in Quechua communities of Puno, Peru.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30.2: 214-235.
- Hsu, Hui-Ju. (2018). The entanglement of emotion and reality: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aiwanese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Taigi.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9.1: 76-91.
- Ianos, M. A., Huguet, A., Janés, J. & Lapresta, C. (2017) . Can language attitudes be improved?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immigrant students in Catalonia (Spa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0(3): 331-345.
- King, Kendall A. (1999).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heritage language edu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1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March 6-9, 1999, Stamford.

- Kroskrity, Paul V. (2015). Designing a dictionary for an endangered language community: lexicographical deliberations, language ideological clarifications. *Language Documentation & Conservation* 9: 140-157.
- Lo Bianco, J. (2011). What “saving” languages might tell us about “teaching” them. *Babel*, 45(2/3), 41-50.
- Nahir, M. (1988).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great leap” in the Hebrew revival. In C. B. Paulston (Ed.),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bilingualism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pp. 273-295). New York, NY: Greenwood Press.
- Romaine, Suzanne. 1989. *Bilingualism*. Oxford: Blackwell.
- Sallabank, J. (2013). Can majority support save an endangered language? A case study of language attitudes in Guernsey.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4(4): 332-347.
- Sandel, Todd L. (2003). Linguistic Capital in Taiwan: The KMT’s Mandarin language policy and its perceived impact on language practices of bilingual Mandarin and Tai-gi speakers. *Language in Society* 32: 523-551.
- Saville-Troike, M. (2003).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An Introduction* (3rd ed).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 UNESCO. (2003). 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 UNESCO documents approved by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Expert Meeting on the UNESCO Programme *Safeguarding of Endangered Languages*, Paris, 10-12 March.
- Van den Berg (1986)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Use in Taiwan*. Taipei, Taiwan : Crane.
- Woolard, Kathryn A. (1992). Language ideology: issues and approaches. *Pragmatics* 2.3: 235-250.
- Young, Russell. (1988).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 among the Chinese on Taiwan*.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Co., Ltd.

## 附錄：本土語言教育政策下對臺灣閩南語語言態度、語言使用與族群認同之問卷

您好：

這份問卷目的在於了解您對臺灣閩南語的態度、使用情況及族群認同，本問卷純係學術性研究，請依據您的實際情形填答即可。本研究採不記名方式，研究內容僅供學術使用，絕不對外披露，敬請放心填答。您的協助對本研究具有極大貢獻，在此致上誠摯謝意。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柯志昌 博士

研究生：江惇元 謹敬

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 一、基本資料

- 1.生理性別：男 女
- 2.戶籍地：\_\_\_\_\_
- 3.就讀學院：\_\_\_\_\_
- 4.請問您父親所屬的族群：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其他(請填寫)\_\_\_\_\_
- 5.請問您母親所屬的族群：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其他(請填寫)\_\_\_\_\_
- 6.請問您所屬的族群：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其他(請填寫)\_\_\_\_\_
- 7.請問您父親主要使用的語言：  
臺灣閩南語國語客語原住民語其他(請填寫)\_\_\_\_\_
- 8.請問您母親主要使用的語言  
臺灣閩南語國語客語原住民語其他(請填寫)\_\_\_\_\_
- 9.請問您最常使用、最熟悉的語言是？  
國語 臺灣閩南語 客語 原住民語 其他(請填寫)\_\_\_\_\_
- 10.請問您的母語是什麼？  
國語 臺灣閩南語 客語 原住民語 其他(請填寫)\_\_\_\_\_
- 11.請問您的臺灣閩南語能力如何？（請依照您個人的感受及實際狀況填答）

聽和說都不 太會	聽得懂 但不會說	勉強可溝通 但有困難	可與人聊天	聽和說都很 流利
1	2	3	4	5
- 12.請問您最先接觸或學會的語言：  
臺灣閩南語國語客語原住民語其他(請填寫)\_\_\_\_\_

## 二、語言態度

請針對您對臺灣閩南語的看法，勾選適合的選項

	1 非常 不同意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 同意
我認為臺灣閩南語很好聽					
我認為臺灣閩南語很親切					
我認為臺灣閩南語很有趣					
我認為臺灣閩南語很粗俗					
我認為會臺灣閩南語是沒有價值的					
我在公共場合使用臺灣閩南語很自在					
我認為臺灣閩南語較能表達自己的想法					
我認為臺灣閩南語是很有文化的語言					
我因為自己會講臺灣閩南語而感到自豪					
我認為臺灣閩南語是老一輩的人所講的語言					
我認為講臺灣閩南語有國語口音很尷尬					
我認為會講臺灣閩南語對就業很有幫助					
我認為會講臺灣閩南語對學習其他語言有幫助					
我認為會講臺灣閩南語跟別人溝通比較方便					
我認為臺灣閩南語有流失的危險					
我認為保存臺灣閩南語很重要					
我認為應該有更多學習臺灣閩南語的機會					

## 三、族群認同

請針對您對臺灣閩南語的看法，勾選適合的選項

	1 非常 不同意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 同意
我認為閩南人應該要會說臺灣閩南語					
我認為臺灣閩南語有助於了解自己的族群文化					
我認為說臺灣閩南語有助於提升族群認同					
我認為尊重一個族群的語言代表尊重他們的文化					
我會努力保護自己的臺灣閩南語					
我樂於傳承臺灣閩南語					
我想多學點臺灣閩南語					

#### 四、語言使用

(一)您與下列對象交談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為何？(請在下列各題中，勾選適合的選項)

	1 幾乎 不講	2 偶爾說 但不多	3 大約使用 一半比例	4 使用一半 比例以上	5 幾乎 全講	0 無該說話 對象
父親						
母親						
祖父母						
兄弟姊妹						
老師						
同學						
好朋友						
鄰居						
陌生人						

(二)您在下列場合時，使用臺灣閩南語的頻率為何？(請在下列各題中，勾選適合的選項)

	1 幾乎 不講	2 偶爾說 但不多	3 大約使用 一半比例	4 使用一半 比例以上	5 幾乎 全講
家裡					
學校					
傳統市場或夜市					
百貨公司、便利商店					
寺廟或教堂					
在討論學校功課時					
談論食衣住行的話題時					
唱歌或聽歌時					

五、對於國小階段本土語言課程的看法

1. 請問您是否上過本土語言課程：是 否

2. 請針對您國小階段上過的本土語言課程，勾選適合的選項

	1 非常 不同意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 同意
我覺得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常使用本土語言					
我覺得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聽得懂本土語言					
我覺得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會說本土語言					
我覺得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了解本土文化					
我覺得上了本土語言課程後，更喜歡本土語言					

六、保存與推廣應用綜合題目

- 請問您認為目前臺灣閩南語在臺灣的使用情形如何？  
還是很多人使用 呈現衰退的現象 嚴重失傳的危機
- 請問您認為人們選擇使用臺灣閩南語的因素有哪些？（可複選）  
自己流利／習慣的語言 族群認同 與家庭成員溝通  
維護自己文化 左鄰右舍的影響 工作需求 其他(請填寫)\_\_\_\_\_
- 請問您認為導致人們不說臺灣閩南語的因素有哪些？（可複選）  
本身臺灣閩南語能力不好 父母沒有跟孩子講臺灣閩南語  
講臺灣閩南語很低俗 缺乏使用環境 學校不使用臺灣閩南語  
臺灣閩南語不具有價值 其他(請填寫)\_\_\_\_\_
- 請問您認為哪個單位在語言傳承中負有最大的責任？  
家庭 社區 政府 學校 其他(請填寫)\_\_\_\_\_
- 請問您認為哪個單位在語言傳承中最具影響力？  
家庭 社區 政府 學校 社會團體 其他(請填寫)\_\_\_\_\_

本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